# 优秀相声选



# 优秀相声选

本社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　骋


**优秀相声选**

本社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开封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33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312　定价 0.64元

# 目　录

## 单口相声



## 对口相声

## 群口相声

# 糊涂县官

张永熙　述

从前有这么一段笑话。有一个和尚，四海云游，到处为家，指着化缘维持生活，有一天在茶馆里遇见一个老道，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盘道，每人都在夸奖自己，互相都有点儿看不起，谈来谈去就谈到经卷和学问。老道说："出家最好当道士，打扮潇洒大方，我作一首诗，请你听听：

头戴道冠，身穿蓝衫，手拿拂尘，亚似神仙。"

和尚说："你不象神仙，神仙没有象你这样的，你看我才象真神仙呢，我也作一首诗：

吃斋行善，常把经念，身披偏衫，好象罗汉。

我看你是：

长发不便，（就是说老道的头发太长不方便）每天打扮，非男非女，实在难看。"

和尚说老道不象女的，不象男的，老道可不乐意啦。当时给和尚也作了四句：

"身披袈裟，头上无发，割掉耳朵，好象西瓜。"

嗳！这一句话可把和尚气急了，俩人越说越恼，最后还真打起来啦。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

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老道也抓和尚，抓了半天什么也没抓着，因为和尚没有头发，老道七抓八抓把和尚的耳朵抓着啦，往上一提，一张嘴“咳哧”，把和尚的鼻子咬下一块。这一下子可坏了！和尚弄得满脸都是血，茶馆里看热闹的人都围满了。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

这个说：“这是什么世道！”

那个说：“出家人打架真不象话，他们要这样，我们俗家人该怎么办哪！”

正在这个时候，地方上的衙役来了，一看两个出家人打架，还把鼻子咬下来了。见血就归刑事案子，不能私休，一定惊动官府。把和尚老道带到县衙门，偏偏又碰上了一位糊涂县官。这位县官，是用钱运动来的，上任日期不久，问了几件案子，一件也没问清楚。县官不但糊涂，并且还怕太太。

县官一听来打官司的，马上吩咐升堂。三班六房齐声“威武”一喊，县官往堂上一坐，差人们列站在两旁。县官一看堂下跪的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再看和尚满脸净是血。县官问和尚：“为什么打官司？”

和尚说：“他咬我的鼻子。”

县官又问老道：“你为什么咬他鼻子？”

这个老道不承认，说：“老爷，不是我，是他自己咬的。”

县官说：“和尚，你自己咬的，为什么反告人家？”

和尚一听，心里这个气就大啦。我自己怎么能咬自己的鼻子？忙说："老爷，我自己够不着咬哇。"

老爷一听，心想：对、对、对！自己是够不着咬，便向老道说："他自己够不着咬。"

老道说："他站在板凳上咬的。"

老爷一听认为完全有理，自己咬自己的鼻子，如果够不着，一站高点儿，那准能够着。责问和尚说：

"好大胆的和尚，站在凳子上把自己的鼻子咬下来，反要诬赖好人，来呀，拉下去重打四十！"

您看这和尚多倒霉，让人家把鼻子咬掉了，还挨了四十板子，挨了打还不算，还给押起来了，派差人跟老道上街找保，就这样马马虎虎退堂了。县官回到后宅，太太就问：

"老爷，今天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这么快就退堂了？"

县官说："太太你不知道，是两个出家人打官司，一个刁滑的和尚，自己把鼻子咬下来，不说实话，反告老道，硬说是老道咬下来的，当时我把和尚打了四十板子押起来了，老道找保释放。太太，我今天这案子审得不错吧？"

太太一听，就知道又弄错了。说道：

"老爷，自己咬自己的鼻子，天大的本事也够不着哇。"

老爷说："我也是这样问的，可是老道说和尚站在凳子上咬的。太太请想，无论够什么够不着，一站高点儿，不就够着了吗？"

太太说："站得再高也不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呀。我给你搬个凳子，你站上去咬咬自己的鼻子，试试怎么样？"

老爷有点怕太太，他真的站在凳子上了，够了半天，张着大嘴怎么样也咬不着自己的鼻子，可是他还不明白，又问道：

"太太，这个凳子是不是太矮啦？"

太太说："好吧，来，你上房去够够看。"老爷当时到了院里，登着梯子就上了房啦，站在房顶上够了半天，没够着，这才明白。

太太又生气又是乐，说："你快给我下来吧，赶快派人把老道捉回来，重新过堂。把老道重重打一顿，给和尚出出气。不然的话，老百姓也不服，说不定你这个官儿做不长啦。可是我又怕你问不清楚。这可怎么办呢？干脆这样吧！过堂的时候我躲在旁边，我跟你打哑谜，到时候听我的，叫你对老道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不好？"

老爷一听，太高兴啦。

"就这么办吧！"马上派人把老道捉回来，二次升堂，老爷早早坐在堂上，太太蹲在老爷身后，三班六房站在两边。把老道带到堂上，老道往那儿一跪，心想这回要倒霉。

老爷一拍惊堂木说："老道！和尚的鼻子是谁咬的？"

老道说："您不是问过了吗？是他自己咬的！"

老爷说："不对！他自己怎么能够得着？"

老道说："他不是站在凳子上了吗。"

老爷说："胡说，老爷我都上了房啦，也没够着哇！"

太太心想：咳！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用手一拉老爷的衣服，冲老爷伸了四个指头，这意思是打四十板子。

老爷回头一看："来呀，打老道四板。"

老道心想：老爷太恩典啦，闹了半天，才打我四板儿。自己往地上一趴，等着挨打。

太太心想：糟啦！我让他打四十，他怎么看成四板儿啦。噢，一个手指头算一板，要是伸五个指头，那就是五板，要把手一翻，那就是十板，对。又一拉老爷的衣服，伸了五个手指头，反来复去，一五、一十、十五……四十。

老爷回头一看太太的手翻来复去的，当时吩咐："把老道翻过来打。"

老道一听，这个气呀。打人还有翻过打的吗？这是什么老爷，简直是糊涂虫！站堂的也觉得不象话，可是老爷传下来话，不敢不翻，一拧老道脚脖子，真给翻过来了。

太太拉住老爷直摆手。老爷心想：摆手是怎么回事？噢！明白了。"来呀，给老道揉揉肚子。"

老道心想：我肚子又不痛，给我揉肚子干什么？

气的太太冲着老爷直咬牙，老爷一看，太太咬牙是什么意思？噢："来呀，把老道的鼻子咬下来！"

太太急得都出了汗啦，冲老爷又咬牙又摆手，又指自己，这意思是：我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儿。老爷更糊涂啦："来呀！你们别咬啦，让太太来咬吧！"

# 贼 说 话

张寿臣 述

作贼的有说话的吗？这个贼上了房，等人睡着了他好偷哇，人家老不睡，他在房上着急啦："我说你们怎么还不睡呀？睡了我好偷哇！"没有那么一个。

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您睡觉的时候对于门、窗户可也要留神，您要不留神，丢了东西，您让我负责我也不负责！"张寿臣说的没有贼，我丢东西啦！"我不管这档子事。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到什么时候留神哪？下雨天儿，刮风天儿，睡觉的时候得特别留神。这一下雨，唏哩哗啦，"好，外头下雨啦，挺大的动静，在屋里忍了吧，早点儿睡，凉快！"天热，"嗬，今儿可凉快啦！"一觉睡得踏踏实实的，醒来一瞧：全没啦！——下雨得留神。

刮风，外头有动静，呱嗒一响，是下来人啦，屋里人这么想："这风大呀，把什么给刮下来啦？不出去啦。"不出去丢东西啦！

"点灯人未睡"呀，"咳嗽心必虚"。这怎么讲哪？外头一有动静，屋里这位呀直咳嗽，贼不走啦！"咳嗽心必

虚”，他知道你胆儿小哇，外头一有动静，你屋里一咳嗽，其实你告诉那贼："你可别闹哄啊，我可胆儿小，我这就睡觉，我睡着了就不管啦，东西全是你的！”醒了全没啦！外头有动静，他开开灯，坏啦！你这一开灯啊，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哪，你屋里是怎么个人，有几口儿，有什么防备，抵得住抵不住，他全知道啦。外头一有动静，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屋里这儿说着好好的话儿，不说啦，电门"奔儿”关啦，这贼转头就跑，他知道您憋着算计他哪！

贼不说话，可也有说话的时候，这叫贼说话。怎么贼说话哪？嗬，什么事都特别！有一年哪，我们家闹贼，——那位说："你们家还闹贼？”他分什么社会呀，这是在日本占领时闹混合面儿那年，我们家里闹贼！那位说："怎么闹贼呀？”那阵跟现在不一样，您瞧我们的生活，拿我张寿臣个人说吧，如今哪您瞧我这身肉，吃得饱，睡得着哇！穿什么衣裳都能上台呀，就穿这身制服，就能上台，见谁都成，制服就是礼服哇，就行啦。那年月不行，那年月要穿这么一件上来，台底下能嚷，你得架弄着！在旧社会我们作艺的，哪怕借加一钱来哪，也得架弄着！夏天大褂就得有好几件儿，罗的，绸的。为什么哪？您想啊，上一场啊它就溻啦，再上一场，哎，溻了半截儿，您瞧多寒碜！干干净净，至少得有两件儿。到冬景天儿，皮袄，大衣，水獭帽子。一出来，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真着急，借加一钱来的！那是衣裳吗？那衣裳用处可大啦，这一件衣裳兼了好些差事，分到哪儿；走到街上，这就是便服；上哪儿去有应酬，这就是礼服；上

台，这就是行头；睡觉，这是被卧；死啦，它就是装裹，全在身上哪！出来进去的就这一身呀。家里着急，光炕席，任嘛没有！

这贼呀，他瞧上我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嘛！“张寿臣一定富裕，他要不富裕，出来能皮袄、大衣、水獭帽子吗？”嗯，他哪儿知道哇，我们家里住一间房，屋里四个旯旮空，一块炕席，睡觉压着，连被褥（音卧）都没有！我是我那身儿呀，浑身倒；我女人哪，是她那身儿——棉裤、棉袄、大棉袍儿，浑身倒！枕头都没有哇，枕着我这双靴头儿，我一只呀，我女人一只，我女人那双靴头儿她得穿着，怎么？她那双袜子都没有袜底儿啦！就那么难。

哎，闹贼！我怎么知道闹贼呀？我们住一间北房，后山炕，头冲外睡，我哪，脑袋正对着个门，戴着我那帽子，把带儿一系，省得凉啊！这天后半夜儿，就觉着凉风一吹脑门子，我睁眼一瞧哇，蹲着进来一个人，又把门关上啦。我知道是闹贼，我可没嚷，因为什么没嚷？我回头一嚷，他这么一害怕，贼人胆虚，手里拿着家伙给我一下子，中伤啊！反正我没的可丢的，你屋里摸摸没有，你走啦，不惦记我就完啦。我这么瞧着他，他过来摸，一摸我这身儿呀全穿着哪，扒呀扒不下来，揪帽子，一揪我醒啦！其实我早醒啦，靴头儿，枕着哪！我女人也那身儿，炕上就炕席。还摸，我心里说：“你还不走吗？你走了就完啦，你走了我好睡觉哇！”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犄角儿去啦，吓我一跳！怎么回事？西南犄角心哇，那儿有我的存项，是我的粮台，那儿有一个

坛子，里头装四十多斤米。日本占领的时候不是买米买不着吗？托人哪，弄了四十多斤。我这么一想啊：“没有错儿，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连坛子带米一百多斤，一来也笨，二来走街上准犯案。多一半贼都迷信，贼不走空，取个吉利——抓一把走。抓一把也就是熬碗稀饭，连干饭都吃不了，我何苦得罪你呀。你不惦记我就完啦！”

我瞧他到那儿啦，一摸呀，是个坛子。上头盖一秫秸秆儿锅盖，把锅盖搁地下啦，摸了摸里头是米。我心里说：“你还不抓点儿吗？”他站在我眼头里叉着腰想主意。贼可狠啦，狠心贼嘛！他这主意太损啦：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啦，脱下棉袄往地下一铺哇，又抱坛子。我明白啦，我心说：“好小子啊，你可损啦！你那意思把棉袄铺到这儿，把坛子抱来往那儿一倒，一倒剩坛子底儿，顶多给我留四两半斤的，你全弄走，这我可对不住你啦！”他铺完棉袄一抱坛子，我这手顺炕边儿下来啦，把袄领子逮着啦，往上一拉哪，就压在我身底下啦。我喜欢啦：“成啦，我身底下多一个褥子啦，我还瞧你的！”

他不知道哇，抱这坛子往我脑头里“哗——”这么一倒，我心里痛快啦，心说：“小子，你算拿不了走啦！我吃的时候呀费点儿水！”他把空坛子又搁那儿啦，他摸——他摸着大襟袖子一提不就走了吗？一摸没摸着，他心里纳闷呀：“怎么倒错地方啦？”把米扒拉扒拉，一摸是地。他纳闷呀：“一间屋子半拉炕，是铺这儿啦？”又一摸：“嗯？”他出声啦！摸这头也没有，“咦？”

他这么一“嗯”、“咦”，声音挺大，我女人醒啦。女人胆小，拿脚直踹我：“快起来，快起来，有贼啦！”我沉住了气啦，我说：“睡觉啊，没有贼。”一说没有贼，他答碴儿啦。“没有贼？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

# 贾 行 家

叶利中 口述　张继楼　叶利中 整理

过去在我们北京有个人，姓贾，叫行家——贾行家。怎么叫贾行家呢？无不知，百行通嘛！小的时候家里有俩钱，养得娇。又不念书，又不习武。到了二十多岁呀，父母也死啦！什么也不会，产业也败完啦！怎么办呢？幸亏好，他生了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到处骗吃骗喝。跟这个交交朋友，跟那个拜拜把兄弟。跟谁一交朋友，那就算吃上啦！死鳔。您想嘛，哪有那么多的傻子呀！吃三天，没五日，人家就明白啦：

"哎！这是吃人的呀，远着点吧！"所以我们这位贾先生，有的时候一天能吃十顿，有的时候呀，两天未必餐一回！反正饥一顿，饱一顿，没准谱呀！

后来，也算这位贾先生有运气，交上一位财主——小财主。家里有俩钱，可没田没地，三口人，指着什么呢？放个印子钱呀，倒倒手呀！过的还不错。这位姓什么呀？姓全，叫全不懂。怎么叫全不懂呢？他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事也不懂。就懂一样。懂什么呀？懂得要钱！这位全大爷有位太太，刚生了个孩子。怀抱，还吃奶哪！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这全大爷跟贾行家交上朋友啦！二位一见面，那真是恨今生相见之晚，越交越投缘。怎么哪？贾行家会说呀！他说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和，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说的这位全大爷晕头转向。简直拿贾行家当了圣人啦！全大爷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懂，没有生财之道，靠着这俩钱养家糊口，将来终久不是了局呀！现交了个好朋友——贾行家，将来可有借重之处。

自从全大爷跟贾行家磕头拜把兄弟之后呀，贾行家可得了理啦！搬到全不懂那儿住去啦！吃全不懂，喝全不懂，穿全不懂。简直说，他真是全不动啦！可是日子一多，这位全大爷也有点二愣啦！怎么？他这一家人将来还成问题哪，再加上一位贾行家，跟着足这么一吃，受不了呀！

有这么一天，全大爷找贾行家谈心：

“老二，按说咱们哥儿俩可过不着说这个，当初一个头磕地下啦！赌过咒，发过誓：有福同享，有罪同当，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可是我这个日月你是知道的呀！虽然家里有俩钱，出的多进的少。死水养鱼，越来越干呀！你得想个主意。你不是什么都内行吗？我打算做个买卖，多少不是能赚俩钱吗？我富裕点，你不是也看着高兴吗？我好你也好呀！”

贾行家一听，这话也对。自己在人家这里住了快一年啦，什么也没干！正怕别人开撵哪！这么着倒好，该自己露两手的时候来啦——他露什么呀？他跟全大爷还不是一样，半斤八两。什么也不懂呀！

“大哥，这话您要不说呀，我都要说啦！本来嘛，坐吃山空，这不是事呀！您说做个买卖，这最好，咱们留个心，看看哪儿有合适的生意倒过来。”

“对！老二，这事就交给你啦！”

第二天，贾行家到街上满处这么一转悠。您说真巧，就在他们胡同口外边有家药铺出顶。全部家具、门面，带底货，房子也是有天有地，才顶五百块钱。后边还有个小三合院，又可以住家，又可以堆货。

贾行家回来跟全大爷一商量：

“大哥，在咱们胡同口外边有家药铺出顶。前边门面，后边住家，连底货才五百块钱。房子还有天有地，这可便宜。”

全大爷一听：“嗯，是便宜。老二，可是药铺不比别的买卖呀！外行做不了呀！药铺站柜的起码得读过药性赋，懂得十八反。我……我可外行呀！”

“大哥，您放心！我祖上三辈人都是药行出身。您可不知道，药铺这生意可不容易，外行干不了！”——这倒是实话。不管什么东西，到药铺名字都不一样。比方说桔子吧！到药铺呀，就不叫桔子啦！叫什么呀？桔子的丝，叫桔络；桔子的皮呀，晒干了叫陈皮。要不怎么说，药铺这行生意外行干不了呢！

全大爷一听说贾行家说对药铺是内行，他高兴啦！马上带了五百块钱跟贾行家去接买卖。到那儿一谈就成啦！交了钱，立了字据，生意就算顶过来啦！全大爷也搬到后院住来

啦！粉刷了一下门面，漆了一下家具，换了一个招牌，叫：全记蒙事堂。又找了一个小徒弟，好在底货还够卖的，也没添货。仝大爷的东家，贾行家的掌柜的。这个生意就算开张啦！

头天开张，刚下门板，从外边进来一位：穿着蓝布裤褂白布袜子，家做的青布鞋。进门就道辛苦：

"辛苦，辛苦，掌柜的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发财！给您道喜。"

您别看贾行家没作过买卖呀，但是对生意经满熟悉。怎么？他过去尽跟这帮人混呀！

"先生，大家同喜。您用点什么呀？"

"掌柜的，我不是买药的。我是找您有点事商量商量。"

"有什么事您只管说，只要办得到的，没有不帮助的。"

"我姓陈，是个皮匠，补旧鞋的。就在您门口摆皮鞋摊。过去我就在这儿摆。现在换了东家啦，我进来跟您打个招呼。您要是叫我在这儿摆呀，我就在这儿摆。您要不叫我在这儿摆呀，我就搬搬家。我不讨您厌，早晚给您门口扫干挣喽！"

贾行家一听："噢，是这么回事！陈师傅，这没什么，你摆你的摊，没关系。咱们大家互相照应，要茶要水只管里面来倒。"

"谢谢您哪！您忙着吧！"

说完啦，这位陈师傅就出去啦！

这位陈师傅不出去了吗？从街上过来两位——亲哥俩。

大爷对老二说：

“老二，看见了没有？这儿药铺换了东家啦！”

“您怎么知道呀？”

“改了招牌啦！新开张的买卖，东西准便宜。咱们进去照顾照顾他。”

“大哥，您这不是开心吗？这是药铺呀，咱们又没生病，到药铺买什么呀？”

“我去买银朱，”——就是朱砂。“回去碾红墨，给你大侄子揞红模子。”

“对，您去。我等您！”

大爷进来啦！贾行家一看主顾来啦，赶紧站起来啦：

“先生您用点什么？”

“您给我包五分钱的银朱。”

“是，您哪！”

贾行家一回身，把货架上的小抽屉，挨着个的一拉：“得……”从头到尾把小抽屉拉完了，也没找到银朱。怎么回事呀？我们这位贾先生，既没有读过药书，也不懂得药理，每味药都认识他呀，可是他都不认识药。每个抽屉上不都贴的有药名吗？是呀，他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还能认识药名吗！干脆说，他没有找到。您别看他没有找到呀，他脸上可不能带出来。转身对这位说：

“先生，您请坐，头天开张，货不齐，我叫徒弟到库房给您取去。您受等呀！”——嘿，他们还有库房，库房设在哪儿呀？

贾行家走到柜台里边找全大爷：

“大哥，您拿十块钱。”

“干什么呀？”

“您没听见那位主顾买五分钱银珠吗？咱们柜上没货，拿十块钱进货呀！”

“啊？人家买五分钱的银珠，你怎么拿十块钱进货呀？你做的叫什么生意呀？”

“大哥，您不懂呀，这叫取个吉利呀！新开张的生意，头一个主顾，这个钱要不把他卖下来，那么丧气呀！从这起，得！保险不开张！这十块钱呀，等于咱们放鞭炮啦！”

全大爷一听：“唔，有道理！好吧，那您就拿十块钱吧！”

贾行家拿了十块钱，叫小徒弟：“去，到对门钱楼打一对银珠来，不要太重喽，一个有二钱就成啦！”

“是！掌柜的。”

“记着，让他开张发票呀！”——他怕小徒弟赚钱哪！

“是啦！”

小徒弟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啦，一会儿把银珠买来啦！连发票带找钱都交给贾行家啦！贾行家接过去，走到柜台外面：

“先生，您拿去吧，五分钱的银珠。”

这位打开纸包一看：

“嗯？一对银珠呀！掌柜的，大概您没听清楚，我买银

朱。”

“没错，是银珠。负责纯银，一点假没掺，对门银楼打来的。您要不信，您看发票还在这儿哪！”

这位一听，外行呀！心想：“有意思！这对银珠，怎么也值个七八块钱呀！五分钱？”

这位一笑，拿着就出去啦！把这件事就对他兄弟说啦：

“天底下愣会有这种事，外行开药铺。我不是买五分钱的银朱吗，他给我来了一对银珠。”

“大哥，这可真新鲜。”

“你也进去买点东西。”

“我买什么呀？”

“你去买五分钱的白芨。”

“什么叫白芨呀？”

“白芨呀，其形如姜，其性最粘，磨银朱必须用白芨。”

“对！您在这儿等会。”

二爷进去啦：

“掌柜的，您给我包五分钱的白芨。”

“好，您哪！”

贾行家又把那小抽屉从头到尾拉了一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没找着！

“先生，您坐一会，头天开张，柜上货不齐，我叫徒弟到仓库给您拿去。”——嘿！他拿全大爷那儿当了银行啦！

他又到了柜台里边啦：

“大哥，您再拿五块钱！”

“干么呀？”

“您没听到人家买白鸡吗？咱们柜上没货，拿五块钱进货呀！”

你别看这位全大爷他全不懂，赔钱他可心疼呀！

“老二，既然白鸡咱们柜上没有，这笔生意就甭做啦！张也开过啦！犯不着赔这五块钱。”

“大哥，您不懂不是。”——他楞说全不懂不懂。其实贾行家呀，他又哪儿懂呀！

“这叫作广告。您看过去刚创牌子的烟卷，一车一车的拉到街上，往下丢呀！大家抢着抽。宣传嘛！给他来只白鸡，他出去一谈，‘嘿，蒙事堂的东西可真不错，又便宜，又好！’行啦，要是告诉他没有，您到别家去买吧！药铺多的是，哪儿买不到白鸡呀！他出去到处给咱们这么一嚷嚷，‘蒙事堂那家药铺，可不能去照顾他，买什么没有什么呀！’得！咱们赔这五块钱只当刷了广告啦！作了宣传啦！”

全大爷一听：“嗯，有道理。对，你就拿五块钱吧！”——得，全不懂又尽忠五块！

贾行家叫小徒弟：“去，到菜市上买只白母鸡，不要太重，四斤多点就成啦！要白母鸡啊！”

“是喽，掌柜的。”

小徒弟急急忙忙地上菜市啦！一会儿，把白母鸡买回来啦！贾行家一看，气大啦：

“哎——我叫你买白母鸡，你看这俩黑翅膀？”

“掌柜的，就这一只是白的，那些全是黄毛呀！”

贾行家没办法，人家买白鸡，俩黑翅膀，不好交货呀！“哧哧”两把，把黑翅膀揪下来啦！走出柜台：

“先生，您拿去吧！五分钱的白鸡。”

这位一看，愣啦：

“呃，掌柜的，我买白芨呀？”

“先生，不错，是白鸡。有两黑翅膀我都给您揪下来啦！”

这位一想：“怪不得我哥哥说他是外行呢！真是外行，五分钱买只白母鸡，半只清炖，半只红烧，一家人吃，全够啦！”一笑，拿着白母鸡就出去啦！

这位刚走，又进来一位。这位买什么？买附子。就是香附子，治咳嗽的，用个梨儿，中间挖个洞儿，附子、冰糖往里边一放，压咳嗽用嘛！

“掌柜的，您给我包五分钱的附子。”

这回贾行家也不拉那小抽屉啦！他知道抽一遍也是白费事——找不到。

“先生，您坐一会，头天开张，柜上货不全，派徒弟到库房给您取去。”

这回贾行家可为难啦！这笔买卖大概要吹。银珠可以到银楼去买，白鸡可以上菜市，父子到哪儿买去呀？就说在柜上将就吧，这也有困难哪！我没结婚，小徒弟爸爸早就死啦！凑不够父子爷俩呀！“呕，有咧！我大哥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干脆，把他父子爷俩卖了吧！”——嘿！他要卖活人哪！

“大哥，您得辛苦一趟，到后院把侄儿抱来。”

“干什么呀！”

“您没听见吗？这位买五分钱的父子。我没办法呀！我没儿子，小徒弟爸爸早就死啦！只有把您父子爷俩卖啦！”

“啊——怎么把我们爷俩给卖啦？你卖活人呀！这又是讨吉利呀？是作广告呀？”

这回全不懂，懂啦！

“大哥，您不懂不是，这是个便宜呀！哪儿找这好事去呀！您爷俩跟着他一走，管吃、管住、管穿，下半辈儿没急着啦！我跟小徒弟想去还去不了哪！”

“嗯，有道理。”——还有道理哪？“这可是个便宜事呀！”——好，全不懂还是什么也不懂！

全大爷从柜台后边到后院里来啦！他搬这儿住来了嘛！到了上房，孩子正在妈怀里吃奶哪！全大爷不容分说，抢过来往前边就跑，把全大奶奶给吓了一跳：

“呦，你疯啦！孩子正吃奶哪！你抱着上那儿去呀？”

“哪儿去？卖啦！”

全大奶奶听这句话，差点咽了气！

“啊！我的孩子，可不能卖！”

“我可由不得你。哪儿找这好事去呀，管吃、管住、管穿，这一辈子没急着啦！”

全大爷抱着孩子往前边就跑。干么跑呀？他怕这位等的不耐烦，到别家买父子去啦！那他这机会不就错过去了吗？

全大爷抱着孩子往前边跑，全大奶奶一边扣衣服一边往前边追。大奶奶走到院中，一着急就摔了一个跟头，鞋也掉

啦，现蹬鞋。这么个功夫，全大爷就到前柜上啦！

“老二，来啦！”

“您跟我来。先生，您领走吧！这是五分钱的父子。”

这位一看，吓了一跳：“好嘛！一对大活人！”

“掌柜的，我买附子？”

“没错，你尽管到这条街上去打听打听，保险是亲父子爷俩。”

这位不敢领呀！这是外行开药铺呀！

“好啦，我不买啦！”

“先生，那可不行！我们这个作买卖可是一言为定，概不退货。”——嘿，他卖定啦！

正在这个时候，巧事，又进来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他买什么呀？买砂仁，就是豆蔻砂仁。天津人呀把砂仁说不清楚，说成撒仁。

“掌柜的，您给我包五分钱的撒仁。”

贾行家一听，这可没办法啦！这位买三人。东家爷俩是实啦，连我带小徒弟只有两人呀！怎么也凑不够三人啦！正在为难哪，大奶奶进来啦！

“嗨，你把孩子给我！”

贾行家一看大奶奶来啦，高兴啦！一拉大奶奶：

“大嫂，，您别要孩子啦！我们这儿正差一个，您来凑个仨人吧！先生，您掏钱吧，我们仨人跟你去。”

“啊！你们仨人跟我去，谁管饭呀？”

这二位吓得往外要跑，贾行家跟全不懂拉着不让走，非

卖不可。里边这么一嚷嚷，外边这位修皮鞋的陈皮匠不知是怎么回事哪！还以为打起来了哪！进来劝架：

“二位，二位，您看着我。怎么回事？您哪！”

这位说：“怎么回事：我买附子，他爷俩要跟我去！”

那位说：“我买砂仁，他们仨要跟我去，我管得起饭吗？”

这二位这么一说，吓得陈皮匠一身大汗，撒腿往外就跑。弄得全不懂也莫名其妙。贾行家也愣啦！他跟着追出来啦：

“陈师傅，您等等，我们作买卖，您跑什么呀？”

陈皮匠说：“我还不跑哪！等会儿来个买陈皮的，你不把我也得卖了呀！”

# 如此照相

姜 昆 李文华

甲 您这个人大概喜欢照相。

乙 你怎么看出来的？

甲 因为您的形象比较漂亮。

乙 嗯，我长得还可以。

甲 有的电影演员象您。

乙 有人说我这个和气劲儿象孙喜旺。

甲 孙喜旺没您好看。

乙 也有人说我象林道静。

甲 林……你是男的是女的？

乙 他们一夸我，我也闹不清了，反正是个演员。

甲 我看到你不少照片。

乙 我这个人爱照相。

甲 今年春天，您戴着一朵大红花照过一张相。

乙 那是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时照的。

甲 去年春节，您穿着一身崭新的制服照过一张相。

乙 那是粉碎“四人帮”，庆祝咱们第二次获得解放，心里高兴照的。

甲　五六年，您穿着一件劳动布夹克照过。

乙　那是我转业进工厂时照的。

甲　四八年，您穿过一件蓝布大褂照过一张相。

乙　我刚参加革命工作照的。

甲　二八年，您什么都没穿照过一张相。

乙　我……我什么都没穿哪？

甲　上边写着“周岁纪念。”

乙　咳，那是我刚一岁的时候。你提这个干什么？

甲　通过这个可以证明，照相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要求。

乙　对，大家都喜欢照相。

甲　它既记录了人们生活中的美好画面，又丰富了生活的内容。

乙　还有纪念意义。

甲　您那些照片除去构图优美，色调柔和以外，我发现一个最大的特点。

乙　什么特点。

甲　没有一张是哭着照的。

乙　咳，谁照相都是笑模样。

甲　我就不是。

乙　你哭着照啊？

甲　比哭还难看。

乙　什么样？

甲　什么样，呲着牙，咧着嘴，脖子冲南，眼冲北，这样。（动作）

乙　哟，怎么照得这么难看哪？

甲　你没赶上我那时候去照相馆，你要是赶那时候去，照出来比我还难看。

乙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甲　林彪、“四人帮”疯狂地篡党夺权，大刮形式主义妖风的时候。

乙　那时候也不至于照得那么难看啊！（学甲表情）

甲　谁乐意照成那样啊。可是人们的思想是非让林彪、“四人帮”都给搞乱了。

乙　对！

甲　你就拿我去的那个照相馆来说吧，大清早我去的，里边坐着好几个工作人员，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人理我。

乙　你跟人家说话得客气点。

甲　怎么客气？

乙　你这么说：“同志，劳您驾，我照张相。”

甲　你看那位“嗯……”（冲乙努嘴）

乙　这是干嘛呢？“同志，我照张相。”

甲　“嗯……”

乙　他努什么嘴啊？

甲　这还是柜台里的一位同志偷偷向我努的哪。

乙　干什么呢？

甲　顺着这方向一瞅，墙上一张纸，上边写着四个字：“顾客须知”。

乙　什么内容？

甲 我给您念念："凡到我革命照相馆，照革命照片之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高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以革命回答。此致革命敬礼。"

乙 噢，可真够"革命"的。那革命口号怎么个呼法呢？

甲 就是你说一句话，在说这句话前边得加一个帽，这个帽是一句革命口号。

乙 对，那时候兴过一阵儿。要问话时得这么问："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甲 对了，我回答你也得这样："要斗私批修。您问什么事？"

乙 "灭资兴无。我照张相。"

甲 "破私立公。照几寸的？"

乙 "革命无罪。三寸的。"

甲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乙 "突出政治。多少钱？"

甲 "立竿见影。六角三。"

乙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甲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乙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甲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乙 "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照啊？"

甲 "为公前进一步死。奔里边去。"

乙 这一迈步我就完了。

甲　“那也不许为私后退半步生。”

乙　我还回不来了。这搞的真是庸俗化啊！

甲　哎呀，那时候可不能这么说，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你要是说这么一句话，轻则是揪斗游街，重则入狱判刑。

乙　他们是疯狂镇压人民群众。

甲　外边这刚完事，我进摄影室里边对摄影师说：“摄影师，我照相。”

乙　他说什么了？

甲　“嗯……”

乙　他也努嘴儿。

甲　我往那儿一看，墙跟那站四个人。

乙　干什么呢？

甲　干这个呢：“喏……”（低头状，读书声）

乙　这是嘟囔什么啦？

甲　“嘘——”（接着念）

乙　还挺神密的。

甲　“……”（念）

乙　干什么啦？

甲　“……”（念）（捺乙头）

乙　把我也捺这儿了，咱俩这干嘛了？

甲　照相以前默诵“老三篇”。

乙　咳，照个相还得背诵“老三篇”啊？

甲　我一想这大概也是要求啊，咱也默诵吧！

乙　“老三篇”你会背吗？

甲　反正是默诵不出声，半个钟头一篇，我耗他一个半钟头。

乙　真是形式主义。

甲　背完了我又问他：“摄影师同志，我照相。”

乙　他说什么了？

甲　“嗯……”

乙　怎么又努嘴呀？

甲　我一看摄影室里还挺热闹的。

乙　人还不少。

甲　没有一个照相的。

乙　干什么呢？

甲　正在练习照相的姿势。

乙　照相有什么姿势啊？

甲　摄影师说：“同志们，凡是到我们照相馆来照相，根据上级指示，一律是标准姿势。”

乙　什么标准姿势？

甲　“我来做个样子，大家照着练，就是这样。”（做手持语录，僵硬的侧头姿势）

乙　就这姿势？

甲　全得这样。

乙　小孩哪？

甲　小孩也得这样。

乙　大娘哪？

甲　大娘也得这样。

乙　这还真够练一阵子的。

甲　那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冲着镜子也这样。练着练着觉得不对劲了：“小伙子，大娘老胳膊老腿的有点顶不住劲了，要是再练一会儿啊，大娘就不找你照了。”

乙　那找谁照啊？

甲　“找大夫照个X光看看骨头折没折？”

乙　这不是折腾老太太吗！

甲　摄影师一听可也是：“哎呀，大娘这么大岁数了。不按这标准姿势照吧，不给冲胶卷不说，我们也担风险啊！”

乙　摄影师也为难。

甲　“大娘您……要不这么着吧！”

乙　“我坐着照吧！”

甲　“可别坐着，坐着是贪图舒适享受，容易出修正主义。”

乙　“那我站不住啊！”

甲　“您站不住不要紧，我给您找件东西。”

乙　拐棍？

甲　红缨枪！

乙　拄红缨枪啊？

甲　“您别拄着。”

乙　“我拿着。”

甲　“您扛着。”

乙　扛……老太太扛红缨枪啊？

甲　“我再给您摆上个刺杀动作，相片上给您题上几个字：

‘大娘银枪刺青天’。”

乙 “嗯，刺完我上八宝山。”

甲 连着教老太太几个刺杀动作，你再看老太太……

乙 照完了？

甲 抽筋儿了。

乙 那还不抽筋儿？

甲 把老太太摆弄完了，那边有位顾客这么着就过来了。

乙 什么样？

甲 （做歪脖状）

乙 这是怎么了？

甲 从小落的毛病“摄影师同志该我照相了。”

乙 “你也照相啊？”

甲 “嗯！”

乙 “得来这个姿势。”

甲 “我也得来这姿势？”（做标准姿势）

乙 “不行，脖子得转过来。”

甲 “扎六年针都没扎过来，你凑合着照吧！”

乙 这还不好办了。

甲 “你这……哎，这么着，我给您找一本《红旗》，您歪着头学习，这样既弥补了你的生理缺陷，又突出了政治，怎么样？

乙 这主意也不错。

甲 这位顾客就照了一张这样的相。

乙 总算照出来了。

甲　照出来也不好，那位顾客连相片都不取。

乙　为什么不取？

甲　相片上没模样，就一个脑门子。

乙　花好几毛钱，照一个秃脑门儿。

甲　我一看这样，我就跟摄影师说："我们这些同志想照生活相，不加这些政治内容行不行？

乙　他说什么？

甲　"嗯……"

乙　又努嘴了。

甲　我往墙上一看，又是一张通知。

乙　又是什么内容？

甲　"本照相馆特规定二十个不照，望革命顾客遵照执行……"

乙　有哪些"不照"啊？

甲　有"逆光相不照、侧面相不照、烫发的不照、梳小辫的不照、穿花衣服不照、戴红领巾的不照、眼睛小一点不照、鼻子高点不照……"

乙　哎！这鼻子高点怎么也不照呢？

甲　鼻子……鼻子高……这大概会引起里通外国的嫌疑。

乙　嗨！这都是胡联系。

甲　我也是莫明其妙啊，我就问摄影师，他说："这同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这里边有很明显的政治原因……"

乙　什么政治原因？

甲 “这不明摆着吗！……如果……大概……也许……其实我们也稀里糊涂。”

乙 他也说不清楚了。

甲 后来我跟他一聊，他也说出点理由来。

乙 是啊，那逆光相为什么不照？

甲 逆光相发黑，象征着黑暗。

乙 戴红领巾的？

甲 那是“复旧”。

乙 穿花衣服的？

甲 那是低级趣味。

乙 烫发的？

甲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乙 梳小辫的？

甲 缺乏革命精神。

乙 梳抓髻的？

甲 政治上显得幼稚。

乙 梳纂儿的？

甲 封建主义的残余。

乙 得，那就都甭照了，以后妇女只能剃大秃瓢。

甲 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正聊着，从门外进来俩姑娘，脚蹬大马靴，腰扎武装带，一人剃一个锃光瓦亮的光头。

乙 嚯！

甲 “摄影师同志，我们俩照一张革命造反光头象。”

乙 就这形象啊？这能给照吗？

甲　照了！她们前脚出了照相馆，后脚进了疯人院了。
乙　怎么回事？
甲　俩神精病。
乙　我看正常人没有照这种相的。
甲　我一看这地方还真不错，比那电影院强多了，电影院就那八个影片来回倒，这儿一会儿工夫瞧了好几出新戏了。
乙　是有意思，还都是喜剧。
甲　不，也有悲剧。
乙　照相还有悲剧？
甲　有这么一对年轻夫妇，想照一张结婚相，笑咪咪地坐那儿了。"不许笑！上级规定照结婚相片不许嬉皮笑脸。你们为斗争而结合，为革命而结婚，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为解放他们而照结婚相。"
乙　嗨！得照出世界意义来。
甲　两人谁也不敢乐了，严严肃肃照了一张。进来时两人都是圆脸儿。
乙　出去呢？
甲　都成长脸了。
乙　怎么回事？
甲　气的啊！一出门女的还直埋怨那个男的："瞧你照相那模样，那好看吗？人家笑起来嘴角都冲上，你倒好，拧着，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咱俩头一回照相，你干嘛照成那样啊？"

乙　男同志赶快安慰一下吧！

甲　“你别哭，我也知道我那样子不好，我想照着你那模样改，我偷偷一看你啊。”

乙　怎么样？

甲　“你还不如我呢！”

乙　那就别改了！

甲　女的一听：“那行，咱们走吧！”

乙　回家吧！

甲　“上法院吧！”

乙　干嘛呀？

甲　“咱俩离了算了！”

乙　这就离了？

甲　虽然是一句气话，但是为了照相吵了一顿嘴，是不是悲剧？

乙　形式主义害人不浅啊！

甲　我一看哪，我也别看了，我赶紧走吧，

乙　怎么不照了？

甲　我早晨八点钟来的，现在下午四点半了。

乙　溜溜一天。

甲　我刚刚走到门口，又一个人把我拦住了：“嗯……”

乙　干什么？

甲　噢，下班了，顾客、职工一起跳“忠字舞”。

乙　这是晚汇报的一种形式。

甲　可我这肚子里饿得直叫唤啊！

乙　你跟人家说说，到对过食堂先吃点饭。

甲　“同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我到对过食堂买俩包子，吃完了我回来再跳，您看行不行？”

乙　买去吧！

甲　“什么出身？这本身是忠于不忠于的问题。”

乙　又上纲了。

甲　“还吃包子哪，跳完了再吃！”

乙　非跳不可了。

甲　我一想，给人家跳吧！（哼曲调）

1 5·5 | 1·3 | 2 1 6 1 | 5 — |

1 5 5 | 5·3 | 3 2 1 1 | 2 0 |

3·3 3 3 | 5·3 | 6·5 3 1 | 2 0 2 3 |

5·4 | 3 2 | 1 1 1 1 1 | 1 0 0 |

乙　你跳得还挺好啊！

甲　看出是什么意思来了吗？

乙　看出来了。

甲　这个？（动作）

乙　拿起刀枪。

甲　这个？（动作）

乙　打倒黑帮。

甲　这个？（动作）

乙　文攻武卫。

甲　这个？（动作）

乙　奔向前方。

甲　这个？（动作）

乙　这个是高瞻远瞩。

甲　不对，这个？（手搭凉棚状）

乙　放眼未来。

甲　不……这个？

乙　眼观四海？

甲　这个！

乙　眼望全球？

甲　不对！

乙　那你看什么了？

甲　我看那包子卖完没有。

乙　嗐！

# 假大空

杨 昶 陈佩元

甲 您是×××同志。

乙 是我呀！

甲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名驰宇宙。×××同志……

乙 怎么啦？

甲 满怀珠玑，胸藏锦绣，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乙 嗯，有玩艺儿。

甲 ×××同志，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字，与山河并在，同日月争辉，名标青史，永垂不朽！

乙 上台没一分钟，把我给说死了。

甲 这是拣您爱听的说嘛！

乙 拣我爱听的说？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么多句，没有一句是我爱听的。你让观众评评，你哪句话是真的？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全是假话。

甲 嗯，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乙　早就不爱听。

甲　罢了，×××同志。

乙　怎么啦？

甲　就冲这条儿，您还能进步。

乙　怎么回事？

甲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

乙　好，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

甲　那得分什么时候。

乙　什么时候？

甲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你就不行嘛！

乙　那会儿怎么啦？

甲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乙　好说假话。

甲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

乙　是啊！

甲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乙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谁呀？

甲　远的不说，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一位。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叫假大空。

乙　假大空？

甲　假大空。这个人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就他那假话说的，什么也不掺。

乙　怎么回事？

甲　那是真假！就他那大话说的，胆小的你都不敢听。

乙　怎么呢？

甲　真大！就他那空话说的，你使雷达都找不着——真空！他那废话说的，收破烂儿的都不要——真废！

乙　这假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甲　哎呀，职务可不小，是主管粮油蛋菜的主任。

乙　叫这样的人管粮油蛋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甲　那你算说对了。你瞧见我了没有？

乙　您怎么了？

甲　我就是假大空的受害者。瞧我这体格，我这身子骨儿，这都是假大空主管粮油蛋菜所造成的恶果。

乙　太瘦了，这么多年还没缓过来哪！

甲　一半年缓不过来啦。

乙　怎么啦？

甲　伤了元气喽。

乙　假大空就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甲　要没有人反映，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乙　上级还真派人来啦！

甲　假大空一听上级派人来了，把他乐坏了。

乙　乐什么？

甲　他以为这正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乙　还想往上爬呢！

甲　马上召开了一个粮油蛋菜的书记会议。

乙 干什么呀？

甲 布置工作。

乙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

甲 假大空这派头足了，我来给你学学。假大空，假大空那架子挺大，里边全是空的。

乙 哎，你这是什么毛病？

甲 这是披大衣怕掉了，蹴蹴。

乙 披着大衣哪。

甲 “大家都来了！”（学抽烟）

乙 烟掏出来了。

甲 （学喝茶）

乙 茶水端起来了。

甲 （吹茶叶）

乙 没沏开呢！

甲 “同志们！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蛋菜会议。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要谈四个问题。”

乙 头一个是什么问题？

甲 “是粮的问题。粮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乙 什么好消息？

甲 “今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要有个战斗口号。”

乙 什么口号？

甲 “我们的粮食要亩产一万斤。”

乙　多少？一亩地产一万斤哪，这也太多了。

甲　你要抽疯怎么的？一万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

乙　这还少是怎么的？

甲　“我来问你，种地靠什么？”

乙　你说靠什么？

甲　“你不懂。”

乙　我是不懂。

甲　“种地靠胆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产万斤粮就得有个万斤胆。”你有万斤胆吗？

乙　我没有。

甲　你有多大胆？

乙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

甲　所以呀，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乙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甲　“老万！”

乙　老万，谁呀？

甲　要说，寸劲儿！正好有个书记姓万。

乙　巧啦！

甲　“老万，你敢不敢当这个万斤胆呀？”

乙　他怎么说？

甲　老万一听，吓得直哆嗦，站在那儿：“我可不成，谢谢您提拔我，我当不了这万斤胆。不瞒您说，去年您搞的那亩产双吨哪，差点没把我折腾死。”

乙　是呀！

甲　“到后来我是挨家挨户地去搜粮，东拼西凑也不够四千斤哪！弄得孩子哭，老婆叫，社员们都说：这亩产双吨，还不如闹场地震哪！”

乙　把老百姓坑坏喽！

甲　“我当场批斗了几个藏粮不交分子。”

乙　这么做符合政策吗？

甲　“有的不服，我们还抓起几个来。”

乙　还抓人。

甲　“这下儿全老实啦！”

乙　那还不老实。

甲　“你猜怎么着，到后来社员都背着小口袋，一溜小跑上大队交粮。有个老太太才可乐呢！”

乙　怎么啦？

甲　“把那鸡饲料都端来啦！”

乙　你看看，群众都叫你们给害苦了。

甲　假大空一听，乐啦：“好，我就是要树你这样的典型。”

乙　还要树样板。

甲　老万一听，“别价，别树我，我树不起来，人家社员背后都骂我，他们都拿我吓唬小孩子。有个妇女悠孩子让我听见了。‘噢，宝贝，别哭了，别闹了，麻胡子来了。’那小孩还哭，‘噢，别哭喽，老万来啦！’那小孩当时就不哭了……”

乙　这老万比那麻胡子还厉害。

甲　假大空乐了：“好，我们就是要把万人恨变成万斤胆，今年要大胆提个口号。”

乙 什么口号？

甲 “你就这么提：宁可扒皮抽筋，也要亩产万斤。”

乙 纯粹是大话。

甲 “你就这么提，我保你万斤到手。”

乙 你怎么个保法？

甲 “我们还要采取措施。”

乙 什么措施？

甲 “我们每人节约一斤粮。”

乙 每人节约一斤粮？

甲 “每户节约一斤粮。”

乙 每户节约一斤粮。

甲 “不，要这么着，每人冬天节约一斤粮。”

乙 为什么冬天节约呢？

甲 “没道理能说服人吗？！”

乙 什么道理？

甲 “这是根据热涨冷缩的道理。”

乙 这叫热涨冷缩呀？

甲 “嗳！一个道理。”

乙 哼！

甲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乙 吃油的事。

甲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说明一点。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乙 是有些意见。

甲 “我们不要把眼睛光盯在几两油上，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老百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要身在西下洼，看到亚非拉；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乙 全是废话。

甲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乙 鸡蛋的问题。

甲 “鸡蛋的问题，我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乙 又什么好消息？

甲 “蛋的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喽！”

乙 怎么解决的？

甲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古今中外的鸡，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乙 那是呀！

甲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一天往外边蹦一个蛋，这玩意多急人哪！”

乙 那你想怎么办哪？

甲 “你们就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把这药给鸡注射下去，那鸡蛋在鸡肚子里，噌、噌、噌，一个接一个的往起长，有多快呀！”

乙 嗬，就跟那氽丸子似的，噌、噌，一个跟着一个下呀，谁能研究这事儿！

甲　“你们研究不出来呀，这任务交给张铁生完成。”
乙　张铁生还能研究鸡蛋，他是学兽医的。
甲　“兽医对呀，鸡不是也是兽吗！”
乙　有这么研究的吗？
甲　“下面我再谈谈菜的问题。”
乙　菜的问题。
甲　刚说到这儿，秘书拿过来一摞子电报。
乙　什么内容？
甲　其它地方要支援我们一些肉蛋菜。
乙　这是好事。
甲　假大空一看火儿了。
乙　怎么火儿了。
甲　“噌”一下子站起来了。
乙　啊？
甲　“大家来看看，这是对我们的支援吗？这不是支援，这是讽刺我们，这是讥笑我们。我们绝不依靠外援，我们绝不靠伸手向别人乞讨过日子。”
乙　怎么这么认识呢！
甲　“我说了就算，由打现在开始，一根儿肉丝儿、一片蛋皮儿、一个韭菜叶儿也不许他们运进来。”
乙　这么做合适吗？
甲　“有的地方嘛，还要支援我们一些面包。”
乙　这更好了。
甲　“更可气了。我就不信，他们的面包比我们的窝头好

吃。”

乙　当然是面包好吃。

甲　“嘿，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你说实话，面包好吃，窝头好吃？”

乙　说实话，说实话当然是面包好吃。面包那玩艺儿暄乎乎的，窝头不怎么样，反正我是不爱吃窝头哇。面包好吃！

甲　“叛徒，无产阶级的叛徒。”

乙　面包好吃就成叛徒啦！

甲　“你不要忘记，你的爸爸，你的爷爷都是吃窝头长大的，忘记了窝头就是忘记了祖宗。”

乙　有这么联系的吗？

甲　“我跟你就不一样。”

乙　你呢？

甲　“我宁肯要社会主义的窝头，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面包。”

乙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知道面包好吃。

甲　是啊，难怪你爱吃面包，因为你就象个面包。

乙　象话吗。

甲　“你不要口口不离面包，那窝头也不赖。”

乙　窝头也不赖？

甲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了。”

乙　你这窝头怎么做的？

甲　“我天天吃窝头，我这窝头这么做的。”

乙　怎么个做法？

甲　“我是用精粉、大米面、栗子面、江米面，放点牛奶、香油、白糖、青丝、玫瑰、小枣、花生仁，咬一口那才香呢！”

乙　这叫什么做法啊！

甲　“这叫粗粮细做嘛。好啦，粮油蛋菜会议就开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乙　我有意见，我提。我对粮油蛋菜会议有意见，我说两句。

甲　你先等会儿，我还有几句没说完，你等我说完了再提。

乙　那成，你说完了我再提，我有意见。

甲　“各种领导班子，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赤膊上阵，阻挡历史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啊，你有什么意见，提吧！”

乙　没有意见，没有。

甲　“提嘛，大胆提嘛！你刚才不是有意见吗？”

乙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没有意见。

甲　你的意见哪儿去啦？

乙　我的意见全吓回去了。提意见就踏上亿万只脚，象我这体格，甭说亿万只脚，踏上一只，我非娄了不可。没意见了。

甲　“好嘛，你这弯子转得挺快。大家回去作准备，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乙　白局长来了他怎么办？

甲　假大空真不含糊，第二天早七点就来到机关了。“赶紧打扫卫生，院里院外扫干净，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多写点大标语贴出去。”

乙　都写什么啦？

甲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
“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远点贴，远点贴。”贴得真够远的。

乙　贴哪儿去了？

甲　有的都贴瓦房店去啦。

乙　嗬！干嘛贴这么远啊？

甲　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人。

乙　哟，他可真会拍呀！

甲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假大空紧忙活。开始就听这边儿，“劈里啪啦……”

乙　干什么呀？

甲　放鞭炮。再瞧那边儿：“嗖，噌……”

乙　那是什么？

甲　转碟。这边儿“噌、噌、噌……”

乙　这是什么？

甲　魔术弹。

乙　什么都有。

甲　假大空也不闲着，“哧……”

乙　他放的是什么？

甲　钻天猴儿。

乙　什么都有啊！

甲　“奏乐！”

乙　还有乐队。

甲　要说假大空有两下子，也不知道打哪儿雇来一拨儿吹喇叭的。这吹喇叭的刚下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就听那边喊奏乐，这边抄起喇叭就吹。

乙　吹什么调？

甲　（学东北大秧歌调）

乙　大秧歌。

甲　假大空还带头扭。（学扭）

乙　瞧这份儿热闹。

甲　白局长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停止！”假大空非常沉着，整整衣襟，很严肃地：“热烈欢迎白局长来我处检查指导工作，欢迎大会现在开始。”

乙　还有欢迎会。

甲　假大空致欢迎词。

乙　怎么说的？还有稿啊！

甲　“长白山里战鼓响，海兰江畔红旗扬，千条江河归大海……啊，不是这稿，这是昨天开会的稿。”

乙　什么稿都有呀！

甲　“长江流水波浪翻，东风劲吹红旗展，山在欢呼海在笑，一轮红日当头照，百花盛开一片春，万紫千红气象新。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

乙　嗳，嗳，您那是白局长？

甲　这是白求恩。

乙　嗐！

甲　“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辞辛苦来检查工作，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事实证明，只要路线对了头，啥事你都不用愁。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物可以有物……”

乙　都是空话。

甲　也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话，叫假大空听见了。

乙　说什么？

甲　“哎呀！我还没有棉猴儿呢！”

乙　这回看他怎么说？

甲　“啊……是啊，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棉猴儿可以有棉猴儿。”

乙　纯粹胡说。

甲　“报告白局长，我们的口号是：举旗抓纲看路线，坚决亩产到一万，只要路线对了头，宁肯月月少吃油，粮油蛋菜全自给，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乙　假大空决心还不小。

甲　白局长说：“假大空，我问问你，你说亩产一万斤，你有那么大的把握吗？”

乙　他怎么说。

甲　“报告白局长，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困难，迎着困难上；困难如弹簧，你软它就强，困难是杆秤，你软它就硬；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我们是刀山敢冲，火海敢闯，刀山敢冲，火海敢闯……”（作动作）

乙　我说你不嫌累呀！

甲　白局长一看，这叫什么玩艺儿。“假大空，你先歇会儿。”

乙　怎么回事？

甲　打开皮包，拿出一摞子信。

乙　什么信？

甲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大部分是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你还在这儿唱喜歌呢！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乙　揭发得好。

甲　假大空一听傻了。“哎呀，今天我算遇到茬子了。”脑瓜够快的，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乙　又变了。

甲　“白局长，我太感谢您了。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我一定把您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熳撑竿跳……”

乙　撑竿跳？这叫什么词儿呀？

甲　“白局长，不瞒您说，我过去就一直这么干的。”

乙　老资格了。

甲　“我是步步高升，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给瞧出来了，看来您的水平比他们高多了。”

乙　又捧上了。

甲　“白局长，我向您表红心。”

乙　怎么表示的？

甲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我一定要高举红旗，认真看书，努力学习，搞好计划生育，除四害，讲卫生，节约粮食，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 财迷丈人

刘凯 侯跃文

甲 （唱）"含悲忍泪往前走，见一位村姑站路口。这是为何，她那里用眼来看我，我哪有心肠看姣娥……"

乙 这位怎么这么难过，同志……

甲 （唱）"含悲忍泪往前走，"

乙 同志，你先等会儿，

甲 （唱）"往前走……"

乙 别走了，再走就掉台底下去了。

甲 （白）大姐，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吧！

乙 谁是大姐，你看清楚了？我是男的。

甲 大哥，让我过去吧！

乙 上哪儿？

甲 自杀去！

乙 不行，更不能让你走了，什么事就自杀啊？

甲 为了婚姻之事。

乙 对象吹了？

甲 没有。

乙　打架了？

甲　没有。

乙　吵嘴了？

甲　没有。

乙　那因为什么？

甲　钱，人民币的没有。

乙　嗐，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到底怎么回事？

甲　我搞了一个对象。

乙　好哇。

甲　搞了六年了，结不了婚。

乙　为什么？

甲　有人不让。

乙　谁？

甲　玉皇大帝。

乙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那是神话故事里的，其实根本没这人。

甲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乙　哪儿的？

甲　我对象他们家里的。

乙　谁？

甲　她爸爸。

乙　你怎么叫他玉皇大帝呀？

甲　其实，他比真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乙　怎么？

甲　天上的玉皇，人家是皇上啊，金银珠宝有的是。我对象家里这玉皇，一个子儿没有，还穷横穷横的。天上的玉皇把七仙女要回去就完了……

乙　这老头儿呢？

甲　他要钱。

乙　要多少钱？

甲　两千块。

乙　好嘛！他要这么多钱干嘛？

甲　这事得从头说了——

乙　好，我们听听。

甲　这老头儿有仨儿子，四个闺女，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乙　儿子叫什么？

甲　大的叫仙人掌。

乙　二的？

甲　仙人球。

乙　三的？

甲　仙人鞭。

乙　多好听！

甲　不光好听，也好看。

乙　怎么呢？

甲　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

乙　四个闺女叫什么？

甲　叫凤仙、水仙、仙客来、玉兰。

乙　这玉兰不带仙字，

甲　怎么不带呀，喝过三鲜汤吗？

乙　喝过。

甲　都有什么？

乙　虾仁、海参、玉兰片。

甲　对呀，玉兰不是其中一鲜吗？

乙　那是玉兰片。

甲　对呀，玉兰这丫头片子！

乙　你怎么这么叫人家？

甲　他爸爸这么叫她。

乙　他爸爸为什么不让你们结婚呀？

甲　他爸爸封建思想太严重，对闺女戒备森严，必须由他给找婆家。玉兰和我是自由恋爱，这头一条老头儿就生着气呢。

乙　这么一说，这老头儿真跟玉皇大帝差不多少。

甲　我跟董永比可差远了。

乙　怎么？

甲　不管怎么说，人家董永还跟七仙女过了仨多月呐。

乙　你们呢？

甲　我们交朋友六年了，连一回悄悄话都没说过。

乙　为什么？

甲　坐在他们家里，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她爸爸就凑过来了："说什么呢？大点声，好话不背人。"

乙　这是干什么？

甲　怕我们俩商量怎么对付他。

乙　还有什么原因？

甲　还有就是要钱。

乙　老头儿说：“干嘛？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现在我这仨儿子都大了，都得娶媳妇儿，我得准备东西，仨儿子三份，我不能养儿子赔钱。”

乙　那怎么办呀？

甲　拿闺女换。

乙　一个闺女换多少东西。

甲　论质不等，论时不定。

乙　什么叫论质不等？

甲　闺女漂亮的多换点。

乙　论时不定呢？

甲　这会儿要是男的多、女的少，多换点。

乙　大闺女结婚时都换什么了……这话说着特别别扭，都要什么了？

甲　大姐结婚那是五〇年，老头儿给包办了一个，跟人家要的是无线电、缝纫机，外加一块手表，后来用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乙　二闺女呢？

甲　那是六二年，正赶上三年灾害，跟人家要的有半导体，自行车、手表、毛料子、外加五十斤咸带鱼、一百斤黄豆。把带鱼、黄豆自己留下，剩下的娶二儿媳妇用了。

乙　真是论时不定！三闺女呢？

甲　麻烦了。

乙　怎么？老头儿说了："大闺女不赔不赚，二闺女赚点有限。"

甲　这做买卖呢！这回该三丫头了，这里手里存货也不多了，我得……琢磨半天不知要什么好，最后一拍大腿，有了！（嘴打节奏）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老头儿旧社会要过饭，会两句太平歌词。

乙　唱的什么？

甲　（唱）"叫一声闺女听仔细，

　　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提上一提：

　　手表、电视、半导体，

　　自行车、电扇、缝纫机，

　　方桌、圆桌、带茶几，

　　西凤、三花、威士忌，

　　卤肉、烤鸭、香酥鸡。

　　这些东西准备好，

　　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乙　这是什么思想！我说这三闺女价码也太高了！

甲　老头儿说了："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生活提高了！彩礼就调价了。咱们这叫赶社会潮流，赶上那个什么毛儿、苗儿？

乙　什么毛儿？

甲　那个……对！咱们得赶上时髦儿。

乙　总算把这三闺女也换出去了。

甲　这回轮到我这儿，老头儿说了："我呀！就这么一个了，长得又比她们都漂亮，所以，这回得多要点。"

乙　要多少？

甲　"你先给个价吧。"

乙　真成做买卖了。

甲　我一想：三姐嫁出去的时候，花了一千五，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一千八行不行？老头儿冲我一乐。

乙　行了？

甲　玩去！我告诉你，少两千块钱别打算登记！

乙　干脆，我出一个主意，你们俩偷偷登记就完了。

甲　不行。

乙　怎么了？

甲　那户口本在老头儿裤腰里缝着呢。

乙　嗬，太可气了，那你们跟他讲理。

甲　讲了。

乙　怎么讲的？

甲　那天我们俩一进门，说："爸爸……"

乙　您看多好哇，媳妇还没娶，先找了一个爸爸。

甲　"爸爸，我们今天想请您看电影去。"

乙　"什么电影？"

甲　"天仙配。"

乙　"好，看看电影受教育。"

甲　"受教育，少来这套！我能跟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

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不用钱的！”

乙　那你呢？

甲　“我要钱！”玉兰在一边说话了：“爹，您这是封建残余、资产阶级思想。”

乙　批评得对。

甲　“什么？我是资产阶级？解放前我没过一天好日子，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主人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前几年无线电告诉我的。”

乙　无线电是怎么说的？

甲　“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无钱的苦，有钱的甜。”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儿，您听错了，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甲　“我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乙　就认得钱。

甲　我赶紧凑过去了，我说：“爸爸，我们俩认识六年多了，到现在也结不了婚，这些年我也攒了六、七百块钱，您先花着，等我们以后日子富裕了，再慢慢孝敬您。”

乙　这回差不多？

甲　“玩去！你跟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概不赊帐。”

乙　得。

甲　我当时一听：“玉兰，这里没法跟他讲，干脆，咱们吹了得了！”

乙　怎么啦？

甲　等我这两千块钱攒够了，……

乙　你就结婚了。

甲　我也退休了。

乙　你先别哭了，玉兰怎么说？

甲　“你看你这德性，往这一站也是个汉子了，怎么这么没骨头啊！”

乙　就是。

甲　“骨头我倒是有，就是没钱。”玉兰说：“没关系，我有主意。”

乙　她有什么办法？

甲　我给天津的二姐，唐山的三姐发个电报，就说咱爸病危，让他们速归。等她们来了，咱们跟爸爸讲理。

乙　干吗非得写病危呀？

甲　说别的人家不回来。

乙　瞧老头儿这人缘混的！

甲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我一进门，玉兰就指着一个人跟我说：“这是二姐。”我一看，嗬！人家是怎么长的？今年都四十岁了，一点不象，知道的认出是她二姐……

乙　不知道的呢？

甲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

乙　都成老太太了！

甲　可不是吗！你想想，结婚的时候借的钱，现在还没还清呢！生活上紧张，整天操心，还能不老？！

乙　三姐呢？

甲　别提了，日子更紧了。带着仨孩子，一个个都跟小老头儿似的。三姐脸都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张纸都哭的过了。

乙　怎么都这样了。

甲　都是她爸爸做的好事！

乙　大姐怎么没来呀？

甲　要说大姐舒坦了，不愁吃，不愁穿，一天到晚什么都不想……

乙　省心。

甲　死了！

乙　怎么死的？

甲　夫妻感情不合，经常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乙　父母包办有什么好处？

甲　一看人都来齐了，玉兰说："二姐三姐，我和小侯要结婚。咱爸爸非得跟人家要两千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齐了呀！就是有了钱都给了他，我们往后怎么过日子呀？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对不对？"

乙　谁说了？

甲　姐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冲老头儿开火了。

乙　这回热闹了，

甲　财迷爸爸听了！

乙　好，还要唱。

甲　二姐头一个：

（唱）"叫声爸爸你太不该，

不该将亲生女儿换钱财。
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
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乙　就是嘛！

甲　（白）三妹该你唱了。
（唱）“出嫁时，你跟人家要彩礼，
到如今我们人人一身债，
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
到现在面黄肌瘦头发白。”

乙　买卖婚姻有什么好处！

甲　（白）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唱）“姐姐们出嫁你要高价，
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
如今我和小侯要结婚，
为什么还要两千块钱？”

乙　二姐。

甲　（唱）“你这是封建思想，为啥不改。”

乙　三姐。

甲　（唱）“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

乙　玉兰。

甲　（唱）“如今新社会婚姻自主，
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送交法院，
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乙　好！

甲　老头儿一听，蹦起高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少来这套！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乙　哪学来的词？

甲　“我要钱有用。我老了，你们都结婚走了，没人管我，手里没钱行吗？”玉兰说：“您每月退休四十多块，我们每人每月再给您点，您一个人够花了。实在不行，让小侯到咱家来，我们跟您一块过，照顾您还不行吗？”

乙　男到女家，新风尚，高风格。

甲　我一听，说：“对，爸爸，只要您同意，我嫁您都行！”

乙　什么？

甲　“我嫁到您家里来都行。”

乙　好嘛，吓我一跳。

甲　老人一听，乐了：“要真那样敢情好了。其实，要那两千块钱也没多大用处。”

乙　要它干嘛？

甲　“我打算拿这钱呀……”

乙　啊？！

甲　“给你们要个后妈。”

乙　嗐！

# 昨　天

赵　忠　常宝华　钟艺兵

甲　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全有别有病，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乙　对。

甲　这两样全让我们家沾上啦。

乙　得！

甲　是又有病又没钱。

乙　噢！你们家生活怎么样？

甲　那会儿，我爸、我妈病了一对。

乙　那就得靠你喽！

甲　我还小哪。

乙　多大？

甲　才这么高。

乙　啊？！

甲　小辫儿。

乙　小辫儿啊！那怎么办？

甲　就是当点吃点。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啦……

乙　你大爷？

甲　我爸爸的哥哥。

乙　我知道。

甲　在农村给地主扛长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逼得我大爷没办法，到北京来找我爸爸啦。

乙　那你大爷找个事做吧。

甲　净失业的，哪儿找去！

乙　那做个小买卖吧！

甲　没本呀！

乙　那就得借点钱喽。

甲　借！穷人哪儿有阔朋友？孔祥熙、宋子文，这都有钱，你跟他们有交情？

乙　不认识。

甲　我们院里这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东屋里，是个磨剪子的。

乙　那是不能借。

甲　南屋里倒是个买卖人。

乙　哎，可以跟他借点儿呀！

甲　买卖小点儿。

乙　干什么的？

甲　卖挖耳勺的。

乙　太小了！

甲　西屋里王克章（“克章”读如“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乙　哎，科长有钱哪！

甲　他是卖黄历的。

乙　科长卖黄历？

甲　他叫王克章。

乙　嗐！你叫他这名字！

甲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房东老太太。

乙　跟她借俩钱吧！

甲　是啊，我大爷一去，她就知道啦，"怎么，用钱吧？甭着急，先给他十万（旧币）花着，不够再来拿！"

乙　老太太真好！

甲　"可是五分利呀！"

乙　还要利钱哪！借十万，五千块利钱。

甲　不！借十万，五万块钱利钱。

乙　阎王帐啊！

甲　我大爷接过来一点："嗯？房东，我借十万，你这是五万。""啊，对啦，我把这月利钱扣啦！"

乙　啊！这就扣啦？

甲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难过："唉！这年头没办法呀！"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钱，到时候我怎么还？他又给送回去啦。老太太一看，乐啦："嘿，借钱还是借你这样的，刚把钱拿走，下月的利钱又送来啦！"

乙　啊？！

甲　我大爷一听：啊，没动地方，这十万块钱没啦！我大爷一想，没办法，拿着五万块又回来了。这时候王克章上我们屋去啦："大爷，你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她的儿子

外号叫'伏地皇上'，谁惹得起！这年头也没办法，我倒是大学毕业了，逼的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买了一辆旧洋车，拉了两天我就吐了血啦！大爷你先拉我这车吧！”我大爷感激的不得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呀！”

乙　真有好人哪！

甲　拉车也没经验呀！净在胡同转悠，找不着座儿。打老远看见一个，背着口袋，满头大汗，那儿还寻摸着呢，我大爷跑过去啦："先生，我拉——噢，拣煤核儿的！”

乙　嗐！他坐什么车呀！

甲　转悠了一上午，也没拉上个座儿，肚子直叫唤，花五百块钱买了个窝头。

乙　五百块钱买个窝头？

甲　金圆券不值钱啊！这窝头还舍不得吃，吃半拉，那半拉搁在兜里。后来又拉到东交民巷，车刚往那儿一搁，外国巡捕、国民党警察，全过来啦："这是你来的地方吗？嗯？瞧你这打扮！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出门坐汽车，谁坐你这车？你这不是跟我找事吗？”把棒子一举，咔嚓一下，挡泥板打碎啦！我大爷捡起来，拉车就跑。

乙　嗯，不跑非挨打不可。

甲　这时候天也黑了，一想家里人还没吃饭呢。

乙　先买点儿面吧！

甲　找了个面铺，把车往边上一搁，把借的五万块钱拿出来，又拿出三斤面钱，进了面铺，“掌柜的，你给约三斤

面！”掌柜的一看：“你穷疯啦？二斤面钱买三斤？”“我那是三斤的钱哪。”“涨价啦！”

乙　嚯！涨得真快！那就买二斤吧。

甲　“口袋哪！”口袋还没带来。又到车箱里拿出两张纸，“给约二斤吧！”“二斤？一斤！”

乙　不是给的二斤钱吗？

甲　“拿纸这功夫，又涨啦！”

乙　又涨啦？

甲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这么快？”“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乙　啊？！

甲　我大爷一想：买吧！不买，这俩钱，也就够打碗浆子的啦！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托着面，由面铺出来。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手里拿着药瓶子，过来就撞！

乙　这是存心哪！

甲　把药瓶子往地下一扔，叭！碎啦。“哎，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打针的药水，美国进口的，‘斯破来梯’！”

乙　什么呀？

甲　“斯……”他也不知道。

乙　这不是存心讹人吗？

甲　“你赔！”过来就抢。我大爷说：“老总，这，这钱可不能动……”“什么叫不能动，拿过来吧！”

乙　这叫什么伤兵！

甲　我大爷这哭啊！旁边有位搭碴儿啦：“老头，你认了吧！

伤兵谁惹得起？你记住了，见了当兵的，躲着走！”“嗨！抢人没人管哪！还有说理的地方吗？！……”刚要往下说，又过来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喽：“莫谈国事！”

乙　啊，连话都不让说啦？

甲　我大爷回头再一看（一愣）……

乙　怎么啦？

甲　洋车没啦！

乙　你看这一天过的！

甲　我大爷当时往台阶上一坐，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啦。

乙　是心里难过。

甲　精神失常啦！

乙　哎哟！逼疯啦！

甲　那时候也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哎，直到解放以后，军管会的干部才把我大爷送到精神病院去。

乙　这么说，病的不轻。

甲　什么都不知道啦！一个人在一个病房，就怕见人，一见人病就更厉害。

乙　那是受刺激太深啦。

甲　医院想尽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病治好啦，脑子清醒啦，“咦！我怎么在这儿呢？不是让伤兵把我打啦？噢！把我送医院来啦！”

乙　这脑子很清醒呀！

甲　“这多咱的事哪？昨天？”

乙　昨天？！

甲　就是日子闹不清啦：大概是昨天！这么阔的医院，一天得花多少钱哪？这时候护士送饭来啦。（学护士悄悄进屋的动作）

乙　这干嘛？

甲　他不是怕见人嘛！把饭搁在那儿，刚想往回走，我大爷说："大夫，我不吃饭啦，好啦，我该出去啦！"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啦，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待会儿，院长、医生、护士长、医务主任全来啦！院长说："老大爷！你怎么不吃饭呀？""啊，不吃，我这儿还剩半拉窝头呢！"

乙　还记着那窝头呢！

甲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乙　还昨天哪！

甲　全乐啦！院长说："老大爷，不是昨天的事，你已经住了十年啦！"我大爷吓了一跳，"嗯？十年！""啊，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你看啦。你这病好啦！"我大爷心说：这是要敲竹杠啊！

乙　敲竹杠？

甲　"大夫，我可不是有钱的人哪！"院长说："老大爷，你放心吧，你在这儿看病不要钱，你在这儿多休养几天。好，我们走吧。"大伙全走啦。我大爷越想越纳闷儿：不要钱？从来也没听说过看病不要钱的！不要钱？哼，到时候一块儿算！我还得找"伏地皇上"借去？干脆，我走吧！一个人溜出来啦。

乙　哎哟，那还认识家吗？

甲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大街，一进前门，不敢走啦。

乙　怎么啦？

甲　“这不是天安门吧？是啊，不是！（问乙）是不是？

乙　问我干吗！

甲　哎，打那边过来个红领巾，让我大爷给叫住了：“哎，小少爷！”

乙　啊，小少爷！

甲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是天安门！”“这花园跟这大楼是外国人盖的？”

乙　啊？外国人盖的？

甲　小孩说：“老爷爷，这不是外国人盖的，是咱们自己盖的。”“自己？”“是咱们大家的，也有你一份。”“我哪儿有钱盖大楼呀！”

乙　嗐！

甲　小孩说：“你看，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捂小孩嘴状）“莫谈国事”！

乙　还“莫谈国事”呢！

甲　小孩也乐了：“老爷爷，咱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哎，快走吧，快走吧！”小孩行了个队礼，把我大爷吓了一跳。“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乙　嗐！这害什么怕呀！

甲　他一人出来啦，把我们可急坏啦！

乙　怎么？

甲　医院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啦。我们租了一辆小汽车，到那儿，又说他一人跑出来啦！好，医院也找，我们也找。

乙　那上哪儿找去？

甲　好找，他穿着睡衣出来的。到天安门，我一眼就看见啦。下车我就过去啦："大爷！你还认识我吗？""铁蛋！"

乙　嗨！提小名干什么！

甲　"你，你是铁蛋吗？"我说："我是铁蛋啊！""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这么一宿功夫长这么高啦？"

乙　没听说过！

甲　我说："咱们回家说吧。你上车吧！""啊？咱们坐汽车？"

乙　坐汽车也新鲜！

甲　过去哪儿坐过呀？我说："你快上车吧！我把他扶进去啦。他坐在那儿还嘀咕呢："咱们坐这玩意儿，让吗？"我说："现在都可以坐汽车！""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吃啦吗？""大爷，现在没有拉洋车的啦。""哎哟！都要了饭啦！"

乙　现在哪还有要饭的。

甲　司机同志搭碴儿啦，"大爷，过去我就是个拉洋车的。"

乙　瞧，现在人家都开汽车啦。

甲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汽车一直开到我们家门口，司机把我大爷搀下来了，送进去啦。我大爷说："谢谢你啊，兄弟！好，甭管我啦，留神车丢啦！"

乙　嗐！那丢得了吗！

甲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啦！

乙　不认识啦？

甲　也难说呀！过去家里什么样！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那屋去啦。三间北屋，又宽敞，又豁亮，屋里一堂新家具。

乙　嗯，是变样啦！

甲　我大爷看了半天："咱上这儿来干吗呀？"我说："这是咱们的家呀！""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乙　还记着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甲　我说："你忘啦？这就是房东那屋。"我大爷急啦："噢，你当了'伏地皇上'啦？你说，你怎么发的财？"

乙　这怎么叫发财？！

甲　"我跟你说，咱们人穷志不穷，咱可不能做坏事！"我说："大爷，你还记着没饭吃的时候哪？""啊，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乙　那是多少年的事儿啦？

甲　"这不是昨天……"

乙　还昨天哪！

甲　我说："大爷，你住医院已经十年啦！""十年，二十

年也不能变成这样啊！”我说：“这十年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清。你说的那‘伏地皇上’，他到了法院啦！”“那咱们就更惹不起啦！”“嗐！他被管制啦！”“啊！还有管皇上的？”我说：“你看，我们一家人全有工作啦。”我大娘在农村也入了敬老院啦，享福啦！”“享福？我做梦啊？”

乙 嗐！真事儿么！

甲 我说：“你不是做梦。”我们这儿正说着哪，王克章回来啦：“哎哟，大爷，出院啦？你还认识我么？”“王克章，我对不起你！”

乙 怎么？

甲 “我把你洋车给丢了！”王克章也乐啦：“过去的事，咱们不谈啦。现在不都挺好的么！你看我，我在建筑局啦！”“噢，上那儿卖黄历去啦？”

乙 嗐！

甲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上科长啦！”王科长说：“带大爷上街看看吧！”我一想，对！咱们街上玩玩！“哎，你先把睡衣脱罗！”

乙 噢！还穿着睡衣哪！

甲 我说：“你带着俩钱儿。”“嗨，我带钱干嘛？又花不着。”“你带着点，方便！”“好，先给我两千块钱吧！”

乙 啊？两千！

甲 “你带着这十块钱吧。”“十块钱？买个窝头还五百

呢！”“你拿着吧！这不是过去那金圆券！”

乙　对啦，这是人民币！

甲　到了王府井，刚要过马路，我大爷揪着我就往回跑：“警察来啦！”我说：“这是人民警察！”“甭管什么警察他带着棒子哪！”

乙　嗐！那是指挥汽车的。

甲　我说：“大爷，你看，警察搀着老太太，还给她拿着大包袱过马路，多好啊！”“嗯！那是他妈！”

乙　嗨，人民警察对谁都这样！

甲　我们到了百货大楼，我大爷一看：“哟，这么大买卖，怎么比瑞蚨祥还大呀？铁蛋，这是什么‘祥’呀？”我说：“这是百货大楼！”“哪个东家开的？”我说：“这是咱们大家开的！”

乙　哎，全民的嘛！

甲　我说：“你进去吧！”“嗯，进去要把咱轰出来呢？”

乙　嗐！想的真多！

甲　我说：“你看，这么多人，跟咱们一样，没人轰，进去吧！”这才进去喽。可进去一看：“哟，这么热闹，铁蛋，把钱拿住了！”

乙　怎么啦？

甲　“留神让人抢喽！”我说：“你放心吧，没有抢东西的啦！”“嗯，那么大洋车还丢哪！”他还不放心哪，走两步拿出钱来看看。

乙　过去让人抢怕啦！

甲　到了二楼，我说："给你买双鞋吧！""天桥买去吧，这儿贵！"

乙　嗐！哪儿都一个价！

甲　售货员一听买鞋，拿过来六、七双鞋。我大爷说："掌柜的，我们就买一双。"人家说："不买也没关系，你看看吧！"

乙　挑一挑嘛！

甲　我大爷试了一双："嗯，这双合适。铁蛋，给钱，快给钱！"

乙　忙什么呀？

甲　"一会儿涨价啦！"

乙　还怕涨价呢！

甲　买完了鞋，我说："你休息休息吧！"把他带到休息室去，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你坐这儿吧！"我大爷坐那儿直嘀咕（掏出兜里的钱看）："啊，在这儿呢！"（做将钱掏空了的动作）。

乙　这是怕丢啊！

甲　我说："大爷，你在这儿坐着，我给你倒碗水去！"把水倒完回来一看，我大爷跑啦。我说："大爷你跑什么？""那儿有当兵的！""嗐！那是咱们解放军同志！"

乙　那怕什么呀？

甲　"人家说的对，见了当兵的躲着走！"我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别，别说啦，追来啦！"

乙　啊？追来啦！

甲　我一看，解放军真的追来了。我大爷就跑。跑到二楼，大伙围上啦。

乙　这可热闹啦！

甲　我大爷站在那儿，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你跑什么呀？给你。""啊？"

乙　什么呀？

甲　"你把钱掉啦！"（摸口袋）"哎哟！（想接钱，又缩回手）老总，留着花吧！"

乙　这叫什么话啊！

甲　大伙全乐啦。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我们怎么能要你的钱？"我大爷感激得直掉眼泪。哎，这时候广播喇叭响啦："同志们，请注意啦，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到二楼来领！"我说："大爷，你听见了没有？你丢了什么东西都找得回来。"我大爷一听，扭头就往二楼跑。我说："大爷，你上哪儿去？""领我的洋车去！"

# 婚姻与迷信

侯宝林

甲　在过去封建社会，是重男轻女，男人可以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妇女就关在家里操作一切，扫地拾掇屋子带笼火，做菜做饭，生孩子。

乙　是呀，男性社会嘛。

甲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

乙　是呀。

甲　既然是男人地位高，你们就应该把男人都凑一块儿，找个另外地方你们就“高”去吧。

乙　脱离女性？

甲　又不行，结婚非得一男一女不可。

乙　唉！

甲　两个男人结婚你看着他别扭！

乙　啊？

甲　可从来也没有见过。

乙　根本就没有嘛。

甲　是呀，谁都是母亲生的。

乙　是呀。

甲　谁也不能说我是我父亲生的。
乙　没听说过。
甲　男女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重男轻女呢？
乙　不合理嘛。
甲　一般形容词，形容男女都有区别。
乙　什么区别？
甲　形容男人都带个大字儿，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乙　怎么说？
甲　要形容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乙　要形容妇女呢？
甲　满带个小字儿：小丫头儿、小妞儿、小女孩子、小姑娘儿，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乙　就好了。
甲　小媳妇儿！
乙　嘿！始终没脱离这个小字儿。
甲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乙　怎么说？
甲　小寡妇儿！
乙　一般说话是这样。
甲　还有，过去谁家一生孩子，大家送礼，生个男孩儿就写弄璋之喜。
乙　怎么讲？
甲　璋啊，是一种玉器，宝贵、难得，生个男孩子就如同获得

一块宝玉。

乙　要生个女孩儿呢？

甲　就写弄瓦之喜。

乙　什么瓦？

甲　砖瓦的瓦，就注定女的一生就得操作一切。

乙　怎么？

甲　弄瓦嘛，不单做菜做饭，连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乙　啊！妇女还得代理瓦匠？是那么讲吗？

甲　不是吗？

乙　也是一种器皿。

甲　噢，就是古代的陶器。

乙　唉。

甲　那要跟弄璋玉比较起来，差多了。

乙　唉！怎么说也是重男轻女。

甲　旁人不说，夫妻俩关系最密切了吧？

乙　是呀。

甲　他也不尊敬妇女，男人都这样说：我老婆、我媳妇儿、我家里的。

乙　家里的？

甲　你家里的东西多了，她算哪一类呢？

乙　真不象话。

甲　这还是白话儿，文言更讨厌了。

乙　文言？

甲　啊，文言：贱内！头上先给你来个贱字儿，这就好不了；

内子、房下、拱荆、糟糠。

乙　糟糠？

甲　好糠才二分钱一斤，糟糠更不值钱了。现在这种名词完全取消了。

乙　怎么说？

甲　都叫爱人。

乙　爱人。

甲　我要给人介绍（对观众指乙）这是我爱人。

乙　我呀？

甲　就这么比。

乙　为什么叫爱人呢？

甲　男女的结合，必须经过恋爱过程。过去的婚姻制度——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强迫婚姻——完全推翻。

乙　婚姻自由自主，自己搞对象，任何人不能干涉。

甲　搞对象一定要本人出席，派代表不行。

乙　这哪儿有派代表的？

甲　两个人，经过相当时期，彼此志同道合，携手奋斗，互相鼓励，互相照顾……订婚——结婚；美满婚姻；快乐家庭……结婚仪式要隆重，严肃，不浪费。

乙　结婚的时候得花很多钱。

甲　那是过去，在过去穷人不敢结婚。

乙　怎么？

甲　一办喜事，亲戚朋友全来了，起码吃你一礼拜。

乙　那么现在呢？

甲　省事了，我上次参加了一个婚礼，真好。礼堂布置得会场似的——大家送的祝词、礼物；领导干部给讲的话；在热烈的掌声中举行婚礼——三鞠躬；礼成；回家休息。减去多少麻烦事儿呀！

乙　真好。

甲　过去有钱的人，讲究大办喜事，撒帖请人，除去夸耀他的财富还有什么意义？有钱的人讲究文明结婚。

乙　花车乐队。

甲　不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喜事穿红的；这来一身儿白的——软缎加累丝纱的礼服，珠罗头纱、头冠、头花儿、手花儿、手套儿、腰带，银漆皮鞋，往那一站这样的——（作势），

乙　美呀！

甲　洋相！

乙　啊？

甲　再看新郎——礼服、礼帽，猛一看，跟卓别林似的。

乙　滑稽。

甲　伴娘，伴郎，四个小孩拉纱。花车到了门口儿，新娘不下车，等新郎出来冲汽车三鞠躬，汽车连头也没点。

乙　汽车不会还礼。

甲　伴娘搀着新娘一下车，一卷毡子往地上一扔，新娘得走上边，怕这套（指礼服）脏了。

乙　脏了怕什么？

甲　脏了得赔人家，全是租来的！

乙　噢，为这个！

甲　这会儿新娘倒霉了，大伙儿一通儿乱拽（zhuāi，扔的意思）！

乙　拽什么？

甲　拽纸花儿，拽纸片儿，拽纸条儿；后来发展的拽小米儿，拽高粱。

乙　嗬！

甲　还有的人淘气，弄点儿胡椒面儿，也拽；她又不是高汤，你撒胡椒面儿干什么？

乙　这不是糟塌东西吗！

甲　反正新娘倒霉！老式的更糟糕了。

乙　老式的仪式坐轿子。

甲　对了，我小时候，看娶媳妇儿的都是坐轿子。象你母亲结婚的时候儿就是坐轿子。

乙　是呀！

甲　那时候你还小哪。

乙　啊！什么？怎么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还小呢？

甲　噢，你记不清了。

乙　什么话，那阵儿还没有我哪。

甲　噢，那是我记不清了。那阵妇女更倒霉了！

乙　怎么？

甲　有一套迷信。

乙　你说说。

甲　按照北京的习惯，新娘一上轿，轿子挡了个挺严，一

点儿空气也不透，多热的天都得走马路当中，新娘得霍乱他们都不管，八个人抬个“小房子”满街上遛，好容易到男方门口了——

乙　下来休息休息。

甲　不让进去，里边儿“哐当”把大门一关，放一挂鞭炮，崩崩煞神，恐怕新娘把煞神带来。

乙　煞神什么样儿？

甲　没看见过。放完了鞭炮，开开大门，轿子搭进来，新娘刚一下轿，新郎先给个“镇物”：手拿一张弓，三支箭，嘭嘭嘭射她三箭。

乙　干吗？

甲　恐怕她是妖精。

乙　这事！

甲　多危险，这一箭要射到眼睛上怎么办？

乙　那就瞎了。

甲　要不怎么后来人都戴眼镜呢。

乙　啊！眼镜就这么留下的？

甲　再往前走，地下搁一个铁盆，里边儿有烧红了的木炭，旁边儿有一个人拿着一杯白酒。

乙　干吗？

甲　等新娘走过来，把酒往炭上一倒，火苗儿一烘！起来了。

乙　还怎么样？

甲　新娘得揪着长裤，撩着长袍儿，得迈过去。

乙 这为什么？

甲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火火炽炽，旺旺腾腾。

乙 啊！

甲 这要把衣服烧了哪？

乙 再引起火灾来！

甲 再往前走，地下搁个马鞍子，迈马鞍子咬口苹果。

乙 这又怎么回事？

甲 这叫平平安安。来到喜房门口儿，有个老太太把闲人都撵出去，让新郎、新娘、娶亲奶奶、送亲婆婆、举香的人，都放进去，把门一关。

乙 旁人要进去看看哪？

甲 里边忌属相。

乙 忌什么属相？

甲 比如今年忌猪、狗、牛。无论谁家娶媳妇，也得忌这三个。

乙 要有属这个的哪？

甲 不让进去。

乙 那她哪儿知道哇？

甲 老太太把门儿，谁要想进去看看先得告诉她："大娘，我进去看看。""你属什么的？""我属鼠的。"（自言自语）"猪、狗、牛……嗽！属鼠的，进去吧。学着点儿。"

乙 不忌他。

甲 又来一个："大娘，我也进去瞧瞧。""你属什么的？"

“我属狗的。”“去，不让狗进去。”

乙　啊？

甲　“我是属狗的，我没带着狗来。”“不行啊，忌猪、狗、牛。”

乙　噢，忌他。

甲　旁边那个小伙子属猪的也不敢说了。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跟老太太撒谎：“大娘，我进去看看行不？”“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噢，进去，在边儿上呆着。”

乙　干吗在边上呆着？

甲　黄花鱼都溜边儿嘛！结果属猪的也进去了。

乙　还是没忌了。

甲　里边儿供好了天地码儿（神纸），上好了香，两个人磕头，拜天地；拜完了天地，上床对脸儿一坐。

乙　这又干吗？

甲　这叫坐帐，可不带《斩马谡》。

乙　《失街亭》啊。

甲　吃子孙饽饽、长寿面。

乙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甲　由打女方提来一个盒子，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一个碗里是饺子，一个碗里是面。

乙　吃那个饺子？

甲　有子孙。

乙　吃那个面？

甲　能长寿。

乙　啾。

甲　还不能煮熟了。拿水泡熟了。

乙　吃生的？

甲　为借那个生字儿。他们在屋里吃，窗户外头站个小孩儿，问：“生不生？生不生？”新郎新妇第一句话得说这个字：“生”。

乙　这干吗用？

甲　往后好生小孩儿。你说这不是迷信吗？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一定得生小孩，与生面有什么关系？有生面就生？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明儿面粉公司转业改托儿所。

乙　没那个事情。

甲　纯粹迷信。呆会儿下炕分大小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见人就磕头，磕得晕头转向。

乙　简直是活人受罪！

甲　好容易盼到了晚上，客人都走了，休息吧。

乙　是呀。

甲　自己的被褥，自己没有权利动。

乙　那谁给弄呀？

甲　得请位“全合人儿”给铺床。挺好的被褥——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里儿面儿三新，那要是躺着，多舒服！可里边儿弄了好些个障碍物！

乙　那里搁什么呀？

甲　有圆圆、核桃、枣儿、栗子、花生。

乙　搁这个干吗用哪？

甲　全有迷信的说法。

乙　圆圆，怎么说？

甲　说他们夫妻“圆圆满满”。

乙　核桃？

甲　“和和美美”。

乙　枣儿跟栗子？

甲　“早立子”！

乙　怎么讲？

甲　就是早点儿生小孩儿立住。

乙　噢，花生？

甲　更理想了，也别净生男孩子，也别净生女孩儿，得花搭着那么生。

乙　嗬！

甲　你说，这不迷信吗？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搁花生她也生；你把我搁到花生地睡去，也生不了。

# 戏剧与方言

侯宝林　整理

甲　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容易，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乙　这个条件容易，谁不会说话呀？

甲　说话跟说话不同，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使对方领会了就行啦。

乙　那么说相声呢？

甲　就得用艺术语言。相声主要靠着语言表达。我们说的是北京话。

乙　是呀。

甲　可是外埠观众也听得懂，因为我们说的北京话，接近普通话，不是北京土话，是精炼的北京话。经过了提炼，经过了加工，并且，经过了消毒！

乙　消毒？

甲　啊。

乙　语言里有什么毒哇？

甲　你不懂语言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既然有不纯洁和不健康的，就有有毒

素的。

乙 噢。

甲 我们的话（对观众）您放心听，管保中不了毒！

乙 中毒？那哪儿能啊？相声的台词儿，语言得精炼。

甲 相声语言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而逻辑性强。

乙 哎。

甲 地道的北京土话说起来罗嗦，什么名词、副词、代名词、感叹词用得太多！

乙 那您举一个例子，罗嗦的北京土话怎么说？

甲 比如说，哥儿俩，住在一个院里，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夜间都睡觉啦，忽然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啦，两个人一问，一答，本来这点儿事讲几个字就能解决，要用北京土话能说得罗哩罗嗦一大堆。

乙 那怎么说？

甲 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啦："哟嗬！"

乙 "哟嗬？"

甲 啊！先来感叹词。

乙 好嘛。

甲 "哟嗬！那屋'咣当'一下子，深更（音经）半夜，这是谁出来啦？一声不言语，怪吓人的！"

乙 嗬！这一大套。

甲 回答得更罗嗦啦："啊，是我，您，哥哥，您还没歇着哪（睡觉的意思）？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您的吧，您甭害怕，您哪。"

乙 这是比那个罗嗦。

甲 这位还关照他哪："深更半夜的穿上点儿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喽。"

乙 嗬！

甲 "不要紧的，哥哥，我这儿披着衣裳哪，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吧您。"

乙 这够多少字啦？

甲 三百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个事，把它分成四句话，用十六个字。

乙 一句话用四个字？

甲 哎。

乙 您说说。

甲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啦："这是谁呀？"

乙 嗯，四个字。

甲 回答也是四个字："是我您哪。""你干吗去？""我撒泡尿。"

乙 嗯！这省事多啦。

甲 还有比这省事的呢？

乙 哪儿的话？

甲 山东话。同是四句话用十二个字就行啦。

乙 噢，三个字一句？

甲 哎，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了一问：（学山东话）"这是谁？"

乙 嗯，三个字。

甲　回答也是三个字：（学山东话）“这是我。”“上哪去？”“上便所。”

乙　这更省事啦！

甲　嗯！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　哪儿的话？

甲　上海话，也是四句话。

乙　用多少字？

甲　八个字。

乙　两个字一句。

甲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学上海话）“啥人？”“我呀。”“啥体（事）？”“撒尿。”

乙　嘿！有意思，这真省事。

甲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哪。

乙　哪儿的话？

甲　河南话。

乙　用几个字？

甲　四个字。

乙　一个字一句？

甲　哎。

乙　怎么说？

甲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了一问：（学河南话）“谁？”“我。”“咋？”“尿！”

乙　嗬，这也太省事啦！

甲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　哪儿的话？

甲　哑巴！

乙　废话，哑巴不算。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甲　是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乙　对。

甲　说相声就得用北京话。

乙　那是，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嘛。

甲　哎，可是不归土产公司卖。

乙　卖？这是地方艺术的一种。

甲　北京地方的戏曲，有相声、单弦、京戏。

乙　京戏，就带着地方名儿哪。

甲　京戏的唱、念，除了有几个字上口，大部分是北京音。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也得北京味儿，比如《空城计》……

乙　主角儿是诸葛亮。

甲　一念白是这味儿："啊？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哇！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上扎营，只恐街亭难保！"

乙　嗯！是北京味儿。

甲　本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乙　是呀，山东人。

甲　山东诸城。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我最喜欢胶东话。

乙　怎么说？

甲　都这味儿：（学山东话）“喂！我说老张，你上哪儿去啦？”“哎，我上北边儿。”“你上北边儿干什么去啦？”“上北边儿那个地场找个人。你没事吗？，咱一道去耍吧。”

乙　对！这是山东话。

甲　你听京戏，一点儿山东味也没有。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这么唱就不好听啦！诸葛亮坐大帐，拿起令箭一派将：（学山东话）“我说马谡哪去啦？”

乙　嗯？

甲　（学山东话）“马谡听令。”“是。”

乙　噢！也这味儿？

甲　（学山东话）“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呀？”“丞相你说什么？不是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交给我你就擎好儿吧！”“马谡我告诉你说，那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跟它完蛋啦！”

乙　这象话吗？

甲　京戏没有这样唱的。

乙　这样唱就不能叫京戏啦。

甲　是呀，它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全得北京味儿。

乙　是呀，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哪。

甲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人，在京戏中出现就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比如唱《古城会》。

乙　红净戏。

甲　唱“吹腔”：“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乙　对，完全是京字京味儿。

甲　念白也是这样：“马童，抬刀备马。”

乙　有劲！

甲　可是山西人说话没有这么硬，山西话好听。

乙　山西话什么味儿？

甲　晋中人说话这味儿（学晋中话）：“老王！你上哪啦？工作很好吧？没有事到我家去吃饭吧。”

乙　对！是这味儿。

甲　京戏演关云长要这味儿也不行啊。

乙　怎么？

甲　关云长一叫板这味儿（学晋中话）：“马童，抬刀备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乙　嗐！京戏没有这样唱的。

甲　地方戏都有地方色彩和方言。

乙　对。

甲　北方的地方戏，北方人都听得懂。

乙　南方的地方戏呢？

甲　那得看他用什么话演啦，要是用官话演，北方人就听得懂。用纯方言演戏，北方人就听不懂。我在上海的时候有几种戏，我就听不懂。

乙　怎么？您不懂上海话？

甲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净闹误会。

乙　怎么？

甲　人家说话我不懂啊！到理发馆去刮脸洗头，敢情名词不一样。

乙　刮脸怎么说？

甲　（学上海话）“修面”。

乙　“修面。”洗头呢？

甲　你一听就得害怕，叫“汏（音近似打）头。”

乙　（误会汏为打）打头？

甲　哎！洗什么东西都说汏。咱们说洗一洗，上海话说汏一汏。

乙　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甲　啊。

乙　比如说洗洗手绢儿？

甲　（学上海话）“汏汏绢头。”

乙　嗯？

甲　“汏汏绢头。”

乙　嗯。洗洗大褂儿？

甲　（学上海话）“汏汏长衫。”

乙　（没听清）打……？

甲　“长衫。”

乙　嗯。洗洗袜子？

甲　（学上海话）“汏汏袜（音近似麻）子。”

乙　嗯。

甲 “汏汏袜子！”北方人麻子一听就得跑！

乙 怎么？

甲 要打麻子啦！

乙 听着是象。

甲 我在上海的时候，到理发馆去刮脸，因为把话听误会啦，闹了一个笑话儿。

乙 怎么？

甲 我到理发馆，你给我（指自己脸）刮刮。

乙 您干吗比划呀？

甲 我怕他听不懂我的话。

乙 结果呢？

甲 人家乐啦！（学上海话）“好格，侬坐下（音近似屋）来。”

乙 嗯？

甲 我说，我是在屋里呀！（学上海话）“勿是，是要侬坐下来！”

乙 什么话？

甲 让我坐下。

乙 这话是不好懂。

甲 是呀，我坐下他给我刮脸，刮完脸他指着我的脑袋问我：（学上海话）“喏！侬汏一汏好哦？”

乙 （惊愕）怎么，要打您？

甲 我想解放后不准打人啦，（怀疑地）怎么刮刮脸还得打我一顿？

乙　您可以问问他呀！

甲　我问啦！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是来这里的客人都打呀？"

乙　他说什么？

甲　（学上海话）"一样格，统统汏格。"（即一样的，全都洗的。）

乙　啊！统统打？

甲　我一想统统全打，咱也别给破坏这制度哇！

乙　啊？

甲　（无可奈何地）"那就打吧！"

乙　打……。

甲　给我洗头，吹风，完了拿过镜子一照："好啦呀！"

乙　好啦？

甲　我说："你怎么不打我啦？"（学上海话）"汏过啦。"

乙　打过啦？

甲　（迟疑）"我怎么一点不疼呀？"（向乙）你说这个误会多可笑哇！

乙　不懂方言是得误会。

甲　这还不要紧，这只是生活中的问题。若是在工作中产生误会，那不知要多大的损失呀！

乙　是呀，那可糟糕啦！

甲　中国人说的话，中国人听不懂。

乙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甲　这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旧中国的经济落后和长时期的

封建割据，交通不便，所以才有这个现象。

乙　嗯。

甲　现在好啦，中国空前地统一啦，经济繁荣啦，交通也便利啦。山南海北的人能在一个岗位上工作。

乙　那也不行啊！说话彼此不懂怎么办呢？

甲　所以现在提出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呀！为了汉字将来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现在提倡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将来大家都学会了普通话就好啦。现在广播电台上说的这种话，就是普通话，这又好听，又好学。

乙　将来要是都说普通话那可好啦。要不然都说方言，你说话我不懂，我说话你不懂，多困难哪！

甲　是呀！过去我看地方戏，就有这样感觉，越剧多好哇！

乙　是好哇！

甲　你听不懂词儿也是没意思。

乙　哎，到北方来的越剧团我听得懂啊！

甲　到北方来的越剧团已经不完全是绍兴方言啦，有官话成分啦。

乙　官话？

甲　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

乙　噢。

甲　要用绍兴方言唱，你就听不懂啦！

乙　是吗？

甲　我唱几句你听是什么词儿？

乙 好！您唱唱。

甲 你听着啊：（用绍兴方言唱）“天花传布快如飞，传到东来传到西，空气之中能散布，一经染到便难医。”你说我唱的是什么？

乙 我不知道。

甲 你为什么不知道？

乙 我……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甲 因为你不懂绍兴方言。

乙 哎，对啦。

甲 还有一种苏州的曲艺，叫弹词。

乙 弹词我知道哇。

甲 你不懂苏州话，唱词就很难懂。

乙 您唱几句试试。

甲 咱们这儿北方人多，我要唱，我得先用普通话把词儿介绍一下。

乙 对。

甲 我学两句《林冲发配》。请大家注意！您要是有日记本儿，最好是您把它写下来。

乙 啊？听相声还得记录。

甲 （对观众）能记录的尽量记录，听完了以后咱们分组讨论。

乙 啊？这又不是听报告，没必要讨论！

甲 噢！（对观众）那听完以后就自由活动吧。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我唱《林冲发配》，刚一出东京那两句。

乙 什么词儿？

甲 “可恨高俅用毒谋，害得我披枷戴锁配沧州。”北京人学苏州话还很费劲，口型都得变了才象苏州音。

乙 好！您唱唱。

甲 （学唱弹词）“可恨高俅……”

乙 （听见不是“俅”字，忙问）哎，俅字儿？

甲 （讲苏州话）勿是，俅。（继续唱）“用毒谋……”

乙 谋哇？

甲 （全用苏州话）勿是，谋。“害得我披枷戴锁配沧州。”

乙 州哇？

甲 （全用苏州话）勿是，州！

乙 嗬！可真费劲。

甲 北方人学苏州话难，苏州人学北方话可不难。

乙 是吗？

甲 弹词演员都会说普通话。他们表演的时候有苏白，有京白，他们念的京白就是普通话。

乙 噢，那么唱呢？

甲 唱，是用苏州方言，地方色彩嘛。你要唱京戏用苏州话念白，准不好听。

乙 人说苏州话好听啊。

甲 那说的是苏州人讲话好听，不是说用苏州话唱京戏。

乙 噉。

甲 苏州人说话是好听。有一回我在路上走，旁边儿有两

个女同志说话儿，我一听是苏州话，真好听！

乙 您学学是怎么说的？

甲 （用苏州话）“你到啥地方去？”“大马路白相白相”。“到我此地来吃饭好吗？”“我勿去格。”

乙 是好听。

甲 可是要用苏州话唱京戏，念白准不好听。

乙 是吗？

甲 比如唱《朱砂痣》。

乙 老生戏。

甲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娇娘。”这句词儿用北京话说没有大的变化，丫头拿灯来看看娇娘。

乙 是呀。

甲 这句白要用苏州话念，字音满变啦。

乙 噢，丫头，苏州话怎么说？

甲 丫头？

乙 啊。

甲 （用苏州话）丫头。

乙 （没听清）乌豆？

甲 不是乌豆，丫头。

乙 这是叫丫头呢？

甲 对啦。

乙 掌灯怎么说？

甲 （用苏州话）拿一只灯火来。

乙　拿一只灯火来。看看？

甲　（用苏州话）看看！用京白念出好听：（学京戏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娇娘。”

乙　对，是这味儿。

甲　要用苏州话念，这句白准不好听。

乙　什么味儿？

甲　（用苏州话）“丫头你拿一只灯火来，我看看小娘子啥格面孔啊！”

# 韩复榘讲演

刘宝瑞　整理

甲　做为一个相声演员，应该是知识渊博，生活丰富，并且还要熟读历史。

乙　哎！也不是全那样。

甲　听说您的历史知识很丰富，知道的事情也很多。

乙　也就是好研究。

甲　那咱们研究研究，您说在旧中国的时候，有多少军阀？

乙　那可太多了，什么张宗昌、吴佩孚、齐燮元、阎锡山、韩复榘。

甲　这些人你都认识？

乙　我？我一个也不认识。

甲　你跟他们熟？

乙　一个也不熟。

甲　我是问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做过什么坏事？

乙　嗐！都是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甲　属哪个最坏？

乙　猪肉炖野猫，搁到锅里一个味儿。

甲　这倒是一句实话，不过他们在手段上不同，你就拿韩

复榘来说吧！

乙　韩复榘？不就是旧中国的山东省主席吗？

甲　对！民国二十年左右，他盘据山东，不到十年的光景，在他手里死了有多少人啊？

乙　哎呀！那些人都犯了什么罪了？

甲　嗐！要不怎么叫杀人的刽子手呢？他还管你犯罪不犯罪，就看他问案的时候高兴不高兴了。

乙　怎么，他还自己问案？

甲　别看他这人没什么文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过去是司法独立，可是他连司法都管，每天自己问案，问案的时候要赶上他高兴，多大的罪名也能马上释放。

乙　要不高兴呢？

甲　他要看你别扭，就算你在小胡同里撒泡尿，他给你判八个字：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乙　那就毙了？

甲　他问案时候还特别。

乙　怎么特别呢？

甲　三、五个，十个八个他不问。

乙　多少才问呐？

甲　非得百八十个，一堂哄。

乙　问完了全放了？

甲　不！有放的，有毙的。没有别的罪名，反正不是死，就是活。

乙　这叫什么办法呀？

甲　还告诉你。他这个问案，在判罪的时候还不说，哪个该放，哪个该毙呀！他不讲。

乙　那怎么定罪呢？

甲　他有个暗记儿。

乙　什么暗记儿？

甲　捋胡子，他若一捋左边的胡子，就让那些犯人站到左边，问完案这些人全部释放；他若一捋右边的胡子，让那些人都站到右边，问完案回头这些人全毙。

乙　好嘛！不定什么人倒霉呀！

甲　就是给他做事的人也不例外，有一回有个参谋长叫沙月波，打发小勤务兵给韩复榘送一封信，正赶上韩复榘那天问案，小勤务兵一喊“韩主席信”，（学山东腔）“知道了站那边等着吧！”问完案再找这送信的找不着了。

乙　哪去了？

甲　韩复榘问他下边的人：“刚才给我送信的那个人呢？”“已经毙了。”“毙了？他犯什么罪了？”“不知道。”“那为嘛毙了呢？”“看您跟他说话捋右边的胡子来着。”

乙　啊！

甲　韩复榘一听乐了：“哈哈，这小子也是该着死呀！其实我刚才不是捋胡子呢！我那是挠痒痒呢！”

乙　嘿！

甲　他给挠出一个去！

乙　你瞧这倒霉劲儿。

甲　他那奇怪的事情可多了，有一回韩复榘讲演。

乙　他讲什么呀？

甲　在旧中国的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江西扼杀革命，他怕人民起来反抗他，想出一套办法来麻醉人民。

乙　什么办法呀？

甲　叫“新生活运动”。

乙　对！我听说过“新生活运动”，里头都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甲　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乙　这是宣传封建旧礼教的。

甲　第二条走在路上帽子戴正，脖领扣齐。

乙　那个时候的假文明。

甲　还有一条叫左侧通行。

乙　什么叫左侧通行呢？

甲　就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一律靠左，叫左侧通行。韩复榘这一讲演，笑话可闹大了。

乙　那您谈一谈。

甲　讲演的这天，韩复榘坐着小汽车，直奔山东省齐鲁大学。

乙　噢！在齐鲁大学讲演。

甲　车到学校门口。糟了。

乙　怎么回事？

甲　他去讲演门口得有站岗的呀！这站岗的六点钟上的班，十一点半了韩复榘还没到呢！站岗的是又困又饿，靠着墙睡着了。韩复榘汽车到了正看见，过去就给站岗的一

个嘴巴："叫你站岗跑到这睡觉来了，真他妈的'玉不琢不成器'！"

乙　他比撰一句。

甲　这当兵的马上给韩复榘跪下了："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的这句话。""你光记住不行啊！'玉不琢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呀？""不是我这睡觉，您若遇不着就不生气了嘛！"

乙　啊！

甲　"这小子有两下子，对呀！睡觉要遇不着就不生气了；好小子，别屈了材，起来，弄个连长当吧！"他给升连长了。

乙　这叫什么事儿？

甲　韩复榘往里走，一进礼堂全体起立，韩复榘上了讲台冲大家一点头儿："诸位，各位，在齐位，"

乙　哪儿这么三位呀？

甲　"今天……是……什么天气？"

乙　什么天气？

甲　"今天就是讲演的天气，来宾十分的茂盛，敝人也实在是感冒！"

乙　感冒！

甲　"现在看来的一定不少咧！看样子大概有了五分之八啦！"

乙　这是怎么个帐呀？

甲　"来到的不说了，没来的举手吧！"

乙　那怎么举呀？

甲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

乙　训一训？

甲　“兄弟说的对不对的，大家应该……这个……互相原谅。”

乙　互相原谅？

甲　“因为兄弟和你们大家比不了，兄弟我是大老粗儿，你们大家都是从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哪！是炮筒子钻出来的，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都会说这个各国的英国话。”

乙　我瞧他不会说人话！

甲　“所以今天兄弟不准备多讲，我就先谈五个纲目。”

乙　那就不少了。

甲　“第一个纲目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命令‘新生活运动’。关于这个‘新生活运动’，敝人极表赞成，而又反对。”

乙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甲　“兄弟我反对的不是别的，在‘新生活运动’里有这么一条，叫左侧通行，它说行人一律靠左，可我就想咧！如果说行人一律靠左边的话……那右边马路上不就没人了嘛！”

乙　就那么讲啊！

甲　“这就是第一个纲目。”

乙　那么这第二个纲目呢？

甲　“第二个纲目就是当初孙总理孙中山说过两句话。”

乙　哪两句呀？

甲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知道这两句话怎么讲吗？”

乙　怎么讲啊？

甲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啊！这个孙中山孙总理说话很客气，他说当初这个革命可不是他发明的。”

乙　多新鲜呐！

甲　“是谁发明的呢？”

乙　谁呀？

甲　“当初有个当兵的，搞起来的革命。”

乙　当兵的？

甲　“对呀！这个当兵的后来升了连长了，才搞起来的革命。”

乙　怎么知道的呢？

甲　“当然知道咧！他说革命尚未成功，连长不是上尉嘛！”

乙　那是哪个尚未呀？

甲　“这个连长是谁呢？后来我才知道，据说这个连长姓于呀！”

乙　姓于？

甲　“他的名字叫之力。”

乙　之力？

甲　“对喽！在孙中山的遗嘱上写的明白，写的余致力国民

革命凡四十年，就是说在孙中山搞革命以前，有位于连长于之力已经搞了四十年了。”

乙　这都是哪儿的事呀！

甲　“这就是第二个纲目。”

乙　那么第三个纲目呢？

甲　“第三个纲目，虽然是孙中山搞革命二十年，于连长于之力又搞了四十年，”

乙　就甭提这于连长了。

甲　“但是我们中国跟外国人还是比不了，中国人比起外国人来，我们……还是……很软和的。”

乙　软和？

甲　“大家看一看，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占有租界，并且各地都有他们外国人的大使馆；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大使馆？”

乙　真是个大混蛋！

甲　“另外，（咳嗽）我说你们这个学校里，怎么搞的？”

乙　怎么了？

甲　“这个学校里头卫生不好，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开开窗户？一点都不讲究卫生。哎！既然谈到这里咧，我就附带把卫生讲讲。”

乙　全想起来了。

甲　“大家知道卫生这俩字怎么讲吗？”

乙　那谁不知道哇！

甲　“卫生嘛，就是为了活着。”

乙　这一讲我就不懂得了。

甲　“我们应该每天早晨起来，把窗子打开，把这个空气放出去，把这个卫生放进来，这样才叫卫生呢！”

乙　好嘛！

甲　“另外……这个（嘴动），就是……”（嘴再动）

乙　我说他干嘛这么五官挪位的？

甲　哪呀！他嘴巴子上落了个苍蝇。

乙　那怎么不轰啊？

甲　不敢轰啊！

乙　怎么啦？

甲　若这么一轰，不全毙了嘛。

乙　嗐！

# 妙手成患

侯宝林

甲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乙　哎。

甲　因为相声能使人发笑。

乙　对。

甲　发笑就是让大家乐，并不是听完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乙　就是逗乐儿。

甲　这对人就有很大的好处。

乙　这有什么好处？

甲　能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乙　啊，听相声有这么大好处？

甲　医学家说过……

乙　说什么？

甲　说：人听了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予言不谬也。

乙　您这儿卖药糖哪？

甲　卫生家也说过：人能每天大笑三次，生命就能延长，总

苦闷就容易衰老。

乙　这我倒听说过。

甲　这都说明：乐，对人类的好处。一般人还有个说法：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这就是说，人一乐就能年轻一点，一发愁，就能老一点。常发愁，头发就白啦。要不，你看有些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啦，怎么回事？

乙　那是少白头。

甲　那是因为他不常听相声。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乙　唉……不是这么说，笑一笑，十年少。

甲　嗯？怎么讲？

乙　一笑就少形十年。

甲　一笑就年轻十岁？

乙　啊。

甲　那谁还敢听相声呀！

乙　怎么？

甲　三十岁的小伙子来听相声，哈哈一乐，二十啦。呆会儿再一乐，十岁啦。你再说什么，他也不敢乐啦。

乙　怎么？

甲　再一乐，没啦！

乙　啊？挺大的人就没啦？

甲　不能没也成了初生小孩儿啦。

乙　初……

甲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走的时候得找保育员抱着。

乙 啊？

甲 象话吗？演完了，剧场改托儿所？

乙 没这事！

甲 这就是说乐对人有好处，相声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乙 怎么？

甲 人生有喜怒哀乐。乐打哪儿来？听相声就能乐。

乙 噢。

甲 所以说，相声也就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医疗的一部分。

乙 相声属于医疗？

甲 啊，医疗就是治病。

乙 这倒甭解释，我懂。

甲 根据国际先进经验，根据巴甫洛夫学说，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有理疗、电疗、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乙 噢，用相声治病？

甲 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相声科。

乙 噢，有病就甭找大夫啦，听相声就好啦！

甲 我说相声属于医疗一部分，不是全部分。有了病该吃药还得吃药，该打针还得打针，在他恢复健康的时候，让他听相声。

乙 噢。

甲 特别是慢性病——肺病、胃病、血压高，让他听相声，使他精神轻松愉快，最有好处。要是急性盲肠炎，赶快开刀。

乙 那听相声不听？

甲 开刀以后还先别听，等伤口长好了再听。

乙 怎么？开完刀他疼啊，听听相声可以减轻痛苦哇。

甲 那可不行，这儿（指腹部），刚缝好就听相声？哈哈一乐，这儿，啪！谁负责任？

乙 噢，开线啦！

甲 哎。所以说等伤口长好了以后再听，就没危险啦。

乙 那么将来每一个医院都得增加相声科？相声演员不够分配的！

甲 将来得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

乙 啊！

甲 相声演员也得学医。

乙 那哪儿行啊，一点儿基础没有。

甲 有行的。

乙 谁行？

甲 我。

乙 你懂医药学？

甲 懂！

乙 先说药学，你懂什么药？

甲 万应锭、益母膏、牛黄清心丸。

乙　嗐，医院里不用这药。

甲　嗯？

乙　你得懂西药。

甲　西药我也懂。

乙　懂什么？

甲　阿司匹林。

乙　我也懂。那算什么，感冒啦，吃两片儿，发点儿汗，好啦！

甲　吃两片儿？

乙　啊。

甲　多大分量？

乙　这……不知道。

甲　那行吗？零点儿五的吃两片儿，零点儿三的吃三片儿，复方儿的可以吃四片儿。阿司匹林的含量是一瓦，不能多吃。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顿儿吃二斤半也活不了。

乙　废话，有论斤吃的吗？这么说你懂点儿。

甲　内科我不行，外科我行。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找我就行。

乙　噢。

甲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治。

乙　是呀，我不敢干。我得豁得出死去？

甲　干吗死呀，得豁出疼去。

乙　疼啊？您这手术不怎么样。动手术应该让患者不知不觉。

甲　那不是手术问题，那是药的问题。

乙　噢。

甲　譬如你这儿长个疮，开刀打算不疼……

乙　啊。

甲　得用麻药。先打两瓦局部麻醉，再开刀。

乙　嗯。

甲　把脏东西弄出来，上点儿消炎药膏，或是上点儿消炎粉，纱布药棉一包，过几天就好啦。

乙　行啊，有两下子。

甲　外科，小手术我行。

乙　大手术您不行？

甲　大手术我哥哥行。

乙　你哥哥在哪个医院？

甲　在家里。

乙　私人行医？

甲　不，停职反省。

乙　因为什么？

甲　拉盲肠。

乙　出毛病啦？

甲　记性不好。

乙　这跟记性有什么关系？

甲　你不懂，大夫应该是胆大心细。

乙　那么你哥哥哪？

甲　是粗心大意。

乙　那还行啊！

甲　要不怎么出漏子哪！

乙　那还不出漏子！怎么回事，你说说。

甲　其实呀，拉盲肠在手术里是最简单的。你得过吗？

乙　没有。

甲　我给你说说这个手续：把患者送到手术室，先用蒙药蒙过去……

乙　蒙药？

甲　用哥罗芳。给患者戴个口罩，一滴一滴地用药，让他数数儿，一、二、三、四、五……

乙　怎么啦？

甲　失去知觉啦。

乙　噢。

甲　助手拿过来刀子、剪子、镊子、棉花、绷带，我哥哥拿起刀来，拉开肚皮，用镊子夹好，流血的地方用棉花擦，找着盲肠，把腐烂的弄下来，把里边弄干净了，放归原处，赶紧就缝，缝好了，等了会儿，病人恢复了知觉。

乙　这不是挺好吗？

甲　是呀。跟病人说："好好儿休养，不要动，我明天再来看你，只要不发炎，就算好啦。一礼拜就能拆线，十天就出院，安心休养吧。"

乙　这不就完了吗？

甲　走了没半点钟又回来了，非要求拆线不可！

乙　干吗刚缝上就拆呀？

甲　不拆不行。

乙　怎么？

甲　他把一卷儿绷带给落在肚子里啦！

乙　啊？那怎么办哪？

甲　非拆不可。又给病人戴上口罩儿，把病人蒙过去，把线挑开，把绷带取出来，给缝好啦，他就走啦。

乙　这就没事儿啦。

甲　没呆十分钟，又来啦。

乙　送药来啦？

甲　拆线来啦。

乙　绷带不是拿出来了吗？

甲　把剪子又落在里头啦。

乙　啊？这记性是不好。

甲　还得拆线。

乙　这病人受得了吗？

甲　病人说："好，拆吧！"

乙　还得用蒙药。

甲　病人火儿啦："甭用蒙药啦！就这么来吧！"

乙　好家伙！

甲　把线拆开，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啦，你给我安个拉锁儿吧！"

乙　干吗？

甲　再落到里头东西，拉开就随便拿啦。

乙　象话吗！

# 批　三　国

苏文茂　朱相臣 整理

甲　相声是语言和表演艺术。

乙　对。

甲　在表演和创作上，常常用一种夸张的手法。

乙　各种艺术都离不开夸张。

甲　可是夸张必须恰当，如果没有边际的夸张，就会让人家不信了，那也就失去了教育的作用。

乙　对，过火了不行。

甲　我认为有一些旧的武侠小说写得就不够好，它们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内容是荒诞的，艺术手法上是夸张过火的。比如他们要描写一个人物，说他如何能耐……

乙　怎么说呢？

甲　说他出世以来南七北六十三省，一口鱼鳞紫金刀，纵横于天下，扬子江心倒凫八百里。

乙　什么叫倒凫？

甲　就是逆水，顶着流儿能凫出八百里去。

乙　好水量。

甲　这要是顺水，再来个蛙式，一千六出去了。

乙　一千六也不止啊！是不象话。

甲　让您这么一讲，纯粹是地球安把——

乙　怎么讲？

甲　“大梨”呀！

乙　您这更夸张了。

甲　故此我说这些小说艺术性不高。

乙　是不怎么样。

甲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古典文学作品，有这么几部：

乙　都是什么？

甲　《三国》、《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部书不单在我们国内有很大影响，就是在国外也有译本。

乙　世界驰名。

甲　特别是《三国》，人人爱看。

乙　是啊，《三国》这部书可以说是百读不厌。

甲　我认为说百读不厌还不够，

乙　应当呢？

甲　应该说是永读不厌。

乙　就是说您多咱看多咱爱看。

甲　我有亲身体会，《三国》这部书我看了七百多遍，到现在还没有厌烦。

乙　您看过多少遍？

甲　七百多遍。

乙　七百多遍？！

甲　啊，我从五岁就看《三国》，八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乙　五岁看《三国》？八岁给大学讲课？唉呀！您真是神童。我们同院那孩子都十三啦，还天天尿炕呢？

甲　当然了，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乙　对。

甲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爱好者吧。

乙　应该说您是专家呀！

甲　可是这些年来我也感觉很苦闷。

乙　怎么？

甲　我总想找一位对《三国》有研究的人在一起探讨探讨，可是至今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乙　您哪，死心吧，不易找到。谁敢跟神童在一块聊《三国》呀，那不找难看吗？

甲　唉，据说……当然了，据说就不是完全可靠的事，据说您对《三国》好象是有点研究。

乙　嗳，我可不行，您可千万不要听别人的。

甲　《三国》您看过没有？

乙　您要问我看过没看过……这也难说，一个演员嘛，许我们不说这套书，不许我们不看，看是看过。

甲　您看过有多少遍哪？

乙　看过多少遍？说不上来，没有记载。看完了往脖子后一扔，就完了。

甲　那么您大概齐看过多少遍，记得不记得？

乙　大概齐！反正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我能默写。

甲　……噢？！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乙　写不好，让您见笑，这二年脑子也不行啦，眼神也稍差了。

甲　真是高人！

乙　不高，一米七。

甲　请问《三国》作者是谁？

乙　您问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

甲　行，《三国志》？

乙　陈寿。

甲　《三国演义》？

乙　罗贯中。

甲　带批带讲的您看过吗？

乙　我连小人书都看过。

甲　有一部《金批三国》看过吗？

乙　金圣叹批的，看过。

甲　毛批的？

乙　毛宗岗啊，

甲　御批的？

乙　乾隆……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喽，我就甭出国了！

甲　哟……您还出国哪？

乙　对了，许你给人家讲课不许我出国，反正咱们吹吧，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

甲　咳呀同志，您领会错了，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的确我八岁那年给人讲课，这完全是事实。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的。

乙　噢！您真给人讲过课？我认为您是吹哪，我没出过国——也别说，去年到边疆又回来了。

甲　那您也不简单啊，您是金批、毛批、御批，全看过。

乙　倒是全看过。

甲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乙　什么批？

甲　苏批，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

乙　噢！没看过。您说的日本人批的《三国》……

甲　您先等等，我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人了？

乙　您听这名字，可不是日本人吗。

甲　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乙　没有的话，中国人的名字普通都是三字，起码两字，复姓才四个字。您听这个人：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是五个字的名字。

甲　嗐！一听这位说话就知道他没什么学问。苏文茂先生您认为是五个字的名字，那就糟了，此人姓苏，名文茂，三个字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敬。

乙　噢！不是五个字的名字？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甲　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就是苏文茂。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乙　这人还活着哪？

甲　这叫什么话呀！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您想见一见这位作者吗？

乙　太想见了，我得向他学习学习。

甲　好，既然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可以见见，来握握手吧，……我就是苏文茂。

乙　噢，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甲　对，我批的《三国》看过吗？

乙　没有。

甲　咳呀！遗憾！没看过《苏批三国》你是终生遗憾，甚至死不瞑目。

乙　死不瞑目？

甲　啊，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乙　那我得赶快买一部看看。

甲　现在您可买不到。

乙　怎么？

甲　刚才新华书店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卖光了，当然印的是不少，因为需要的人太多，将来还得继续印，恐怕出版得过年了。

乙　这么说一时半会我还闭不上眼睛。

甲　您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今天趁着作者在这儿，咱们可以研究研究。

乙　我可不敢说跟您研究，主要是向您学习。

甲　别客气，反正这么说吧，你有不懂的事情，只管来问

我。

乙 唉。

甲 当然了，“万一”我要是有哪点儿不够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学习哪。

乙 咳！“万一”也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甲 当然。这么办吧，咱来个互相提问式。

乙 可以呀！

甲 我先问问您《三国》这俩字是本书的标题，当然我们写一篇文章标题很重要，它必须得概括全文，您说《三国》这俩字怎么讲？它跟内容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叫《三国》？

乙 为什么叫《三国》？魏、蜀、吴哇！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甲 依您说，魏、蜀、吴是《三国》？那就不对了，我们知道有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乙 那不行啊！他们没成事呀！

甲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为什么不叫一国？

乙 对呀……

甲 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乙 这我真答不上来了。您说为什么叫《三国》哪？

甲 就因为这部书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叫《三国》。

乙 带三字的目录多？

甲 啊！

乙 有几个带三字的目录？

甲　太多了！

乙　您说说。

甲　一翻篇儿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乙　有。

甲　最末一回也就是一百二十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乙　有。

甲　"刘玄德三顾茅庐"？

乙　有。

甲　"孔明三气周公瑾"？

乙　有。

甲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乙　有。

甲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乙　有。

甲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乙　有。

甲　"陶恭祖三让徐州"？

乙　有。

甲　"三出祁山"？

乙　有——没有，差一点儿没滑过去。"六出祁山"！

甲　嗯！二三如六哇！

乙　噢，乘法啊！

甲　"三伐中原"？

乙　“九伐中原”！

合　三三见九。

乙　他这算术还不错。

甲　带三字的不少吧？这是本书的小标题，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乙　还有什么暗扣啊？

甲　有“三丑”“三俊”“三匹驴”，“三张断三桥”“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不明”“三不知去向”……

乙　您先等一等吧！怎么？《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甲　有哇！

乙　哪三个？

甲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乙　他做过什么买卖？

甲　卖过草鞋。

乙　《三国》里有吗？

甲　有哇！那不是由曹操嘴里说的吗，“织席贩履小儿”就是刘备。织席贩履，履乃鞋也。

乙　行啦，您就甭上口了，还“鞋”哪！还谁做过买卖？

甲　第二位就是张飞。

乙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甲　卖过肉。

乙　张飞是卖肉的？

甲　啊，張飞是涿州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名叫张飞。您如果不信可以到涿州问一问，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哪。

乙　第三位，谁做过小买卖？

甲　那就是赵云。

乙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甲　卖过年糕。

乙　这可不对！据我知道赵云没卖过年糕。

甲　依你说哪？

乙　赵云是“世家子弟”。

甲　噢，依你说么，赵云是卖柿子的？

乙　唉！谁说的！——“世家子弟”就是说赵云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甲　不，卖年糕的！

乙　《三国》里有？

甲　《三国》里没有。

乙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卖年糕的呢？

甲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戏！后来在一出戏里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乙　什么戏？

甲　《天水关》收姜维，由姜维嘴里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这点儿家底给抖落出来了，后来才知道，赵云是卖年糕的。

乙　姜维是怎么唱的？

甲　姜维是这样唱的：（唱）“这一干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一辈子没有卖过别的，老卖，“老”就当“总”字讲啊……

乙　是啊，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连“驴打滚儿”都没卖过。

甲　没有。

乙　您这是“醉雷公——”

甲　这话怎么讲？

乙　“胡批（劈）”呀！姜维唱这两句赵云年岁大了，这个“迈”字不是买卖的卖，是千万的“万”字加一个“走之儿”，老迈就是老的意思；再说年高的高字是高低的高，是说赵云年岁大了，谁说他卖年糕了？

甲　不！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去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后代。

乙　我有功夫得了解了解去。刚才你说三国还有什么——三个不知道？

甲　啊，提起这个“三个不知道”，那可以说是没人知道。

乙　这也不能绝对，你问我，我就许知道。

甲　你也未必。

乙　你问吧！

甲　东吴的水军督都，姓什么叫什么？

乙　姓周名瑜字公瑾。

甲　这我们全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乙　周瑜他姥姥家？

甲　啊，也就是他外祖母家姓什么知道吗？

乙　不知道。

甲　这就是一个不知道了。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乙　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甲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乙　不知道。

甲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乙　姓张名飞字翼德。

甲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乙　你怎么净问他们姥姥家啊？

甲　唉！咱们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乙　噢！这是最主要的地方？

甲　对了！

乙　那么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哪？

甲　姓纪，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后不叫名字，姓什么叫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纪氏。故此我说周瑜的姥姥家姓纪。

乙　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甲　姓何，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乙　这《三国》里有吗？

甲　有哇！

乙　哪点儿写着哪？

甲　第五十七回，诸葛亮三气周瑜之后，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说过……

乙　说什么？

甲　“纪生瑜，何生亮”知道怎么讲吗？

乙　不知道。

甲　“纪生瑜”就是纪氏生的周瑜，“何生亮”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乙　您这是“狗带嚼子——”

甲　怎么讲？

乙　“胡勒”呀！

甲　这是什么语言哪！

乙　不错，周瑜临死时候说过这么一句“既生瑜，何生亮”。那是说既然有了我周瑜，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哪。这点儿也就是说周瑜这个人嫉妒，这句这么讲。

甲　不对，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

乙　“正根儿”都在他那儿哪！

甲　这不会错！

乙　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　张飞他姥姥家姓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乙　《三国》里有吗？

甲　没有。

乙　那你怎么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吴哪？

甲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真是‘吴氏生

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乙　噢，这么个“吴氏生飞”哪！

甲　当然了！他怎么不说“吴氏生云”哪？

乙　什么叫吴氏生云哪！

甲　我若说赵云他姥姥家姓吴，那是胡说八道！张飞他姥姥家姓吴，没错！

乙　“无事生非”这四个字不是这样讲……

甲　我这是“正根儿”！

乙　那就别抬杠了。

甲　由此可见《三国》里边的事你知道的还是太少哇！

乙　这可不怨我，你问得不对呀，你净问他姥姥家我是不知道。你若问《三国》里边主要人物的直系亲属一家一姓的人，没有我不知道的。

甲　也不见得。

乙　你问哪！

甲　诸葛亮算不算主要人物？

乙　当然算了！

甲　诸葛亮哥几个？

乙　哥三个，这我知道。

甲　诸葛亮行几？

乙　行二啊！

甲　诸葛亮的哥哥叫什么？

乙　诸葛瑾。

甲　诸葛亮的兄弟叫什么？

乙　诸葛均哪？

甲　诸葛亮他爸爸叫什么？

乙　诸葛珪呀！

甲　诸葛亮他爷爷叫什么？

乙　诸葛亮他爷爷……这不知道。

甲　诸葛亮他爷爷叫什么你不知道？

乙　不知道！

甲　告诉你，记住了，这就是《苏批三国》的精华之处。

乙　他爷爷叫什么？

甲　猪八戒。

乙　猪八戒？！

（苏文茂、马志存一九七八年元旦演出本）

# 关公战秦琼

张杰尧 口述　　侯宝林 整理

甲　现在您到剧场看戏，是艺术享受，是一种娱乐。

乙　是呀，文化生活嘛。

甲　您看剧场里多好，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设备完善，秩序良好。

乙　现在剧场都这样儿。

甲　过去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天桥有几个戏园子：共舞台、燕舞台、乐舞台——我都常去。看一天戏能把你乱死。

乙　怎么？

甲　先说戏园子门口那卖票的，还没开场呢，他就嚷："看戏吧，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有坤角，有男角；又搽胭脂又抹粉儿，又翻跟头又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啦！"

乙　玩儿命啦？

甲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花两毛钱看玩儿命的！"

乙　这叫什么玩艺儿？

甲　这就是他们的艺术广告。

乙　就这么乱?

甲　这是戏园子外边儿。

乙　到里边就好啦。

甲　比外边还乱。

乙　比……都有什么呢?

甲　有打架的。

乙　打架的?

甲　有时候楼上楼下就打起来。

乙　那为什么?

甲　楼上没有护楼板，一棵一棵的楼栏杆，什么都往下掉，掉个戏单子、手绢儿不要紧，掉了茶碗，给那位开啦!（打破头）那还不打起来!

乙　好嘛，真危险!

甲　还有乱的呢：茶房带座儿的；沏茶灌水儿的；卖报的；卖戏单儿的；卖瓜子儿的；卖糖的；卖瓜果梨桃儿的；卖饽饽点心的；让人的；找座儿的；最突出的是打手巾把儿的。

乙　对，那阵儿有"手巾把儿"。

甲　其实热天擦擦汗是好事。

乙　就是影响看戏。

甲　最讨厌的是来回扔。

乙　嗯。

甲　十多条毛巾用开水一浇，拧干了，上边撒点花露水儿，从这个角扔到那个角儿，还得有技术，讲究房梁房柱什

么也碰不着。

乙　（讽刺地）这还有技术！

甲　（学扔的动作）……

乙　跟掷标枪一样。

甲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还来个花招儿——

乙　什么花招儿？

甲　扔的这位来个“张飞骗马”。（动作）

乙　嘿！

甲　接的那位来个“苏秦背剑”。（动作）

乙　啊！那要是散了哪？

甲　那就是“天女散花”。

乙　这戏还怎么看呢？

甲　还有乱的：（学各种声音）“瞧座儿，里边儿请。”“当天的戏单儿。”“薄荷凉糖烟卷儿瓜子儿，水果糖饽饽点心。”“头儿前边儿坐嗨！”（学女人喊声）“二婶儿，我在这儿哪！”

乙　这是够乱啦！

甲　“您怎么刚来呀！”“可不是吗？您早来啦！”“啊，听了半天了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

乙　那还听得见！

甲　“您看今儿这天儿还不错，一点儿云彩都没有。哟，挺好的天儿怎么下雨啦？（往楼上看）喂，楼上的！你们孩子撒尿啦！”

乙　这就快打架啦。

甲　您说那年头儿戏园子里够多乱！
乙　有人说堂会戏还好点儿。
甲　嗐，堂会戏呀？更乱了。有一回我在山东济南看了一回堂会戏。
乙　什么人办的？
甲　大军阀韩复榘给他爸爸办生日，找了很多有名的艺人，一共唱三天，头天戏码儿就好。
乙　都是什么戏？
甲　开场《百寿图》；二出《御碑亭》。
乙　三出？
甲　红净戏——《千里走单骑》——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一直到古城训弟……
乙　好戏！
甲　《关公战秦琼》。
乙　《关公战秦琼》？
甲　关公就是关羽关云长。
乙　战哪个秦琼啊？
甲　就是那个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乙　您别说了，这俩人见不着：秦琼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甲　我听了。
乙　听了？
甲　啊。
乙　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是这么回事。《千里走单骑》唱得好，做得也好，武打也好，台下不断喝彩；唱着唱着韩复榘他爸爸站起来了（用山东话）："别唱啦，把他们管事的叫来！"

乙　什么事呀？

甲　谁也不知道哇！一会儿管事的来了："哈哈，（苦笑地）老太爷，您有什么事。"（学韩父，用山东话）"你们唱的这是么戏？"

乙　好嘛！听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戏呢！

甲　"是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学韩父）"关公是哪的人？"

乙　（学管事的）"山西蒲州人。"

甲　（学韩父）"山西人为什么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

乙　啊？

甲　（学韩父）"这是我们的地盘儿。你知道关公是谁的人吗？"

乙　不知道。

甲　（学韩父）"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乙　嗐，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学韩父）"为什么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我们山东有好汉秦琼。"

乙　关公也是英雄好汉。

甲　（学韩父）"他们俩谁本事大？"

乙　他们俩呀，没比过。

甲　（学韩父）“叫他们俩比比！”

乙　没法比。

甲　（学韩父）“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乙　啊，一个唐朝的，一个汉朝的，那能搁一块儿吗？

甲　是呀，那管事的不敢这么说呀：“是，老太爷，这出戏我们不会。”

乙　谁也不会。

甲　（学韩父）“不会？那全别唱了！全不让走，饿你们三天，不管饭，看你们会不会！”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管事的一听害怕啦：“是，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台问问。”

乙　问谁也不会呀。

甲　管事的到了后台跟大伙儿一说：“诸位老板，刚才这戏唱出漏子来啦！说咱们唱山西英雄，为什么不唱山东英雄？现在点下戏来啦：《关公战秦琼》。”

乙　问问谁会？

甲　大伙儿就火儿啦：“你撑糊涂啦！一个汉朝的，一个唐朝的，能唱得到一块儿吗？”

乙　谁也不会这出。

甲　（学管事的）“不会也得唱，他说啦，如果不唱，全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乙　这真是仗势欺人。

甲　老板一想：来二百多人，三天不管饭，真饿死几个怎么

办？给他唱！

乙　唱？没词儿呀！

甲　（学老板）“上台现编。刘备，把衣服脱了扮秦琼，扎硬靠，褶蟒，戴帅字盔。”

乙　哎，不是箭衣罗帽吗？

甲　那是什么戏？

乙　《卖马》的扮相儿。

甲　被困天堂县，那是秦琼倒霉的时候，您得照瓦岗寨那么扮，秦琼露脸的时候，天下督招讨兵马大元帅。

乙　关云长呢？

甲　还是软靠扎巾。

乙　怎么唱呢？

甲　（学老板）“秦琼头场‘点绛’，唱一场想一场。前边唱，后边想。”

乙　这叫什么艺术呢？

甲　（学老板）“告诉‘场面’，‘点绛’。”（学打锣鼓，学出场动作）“呛、呛切呛切呛。”动作特别多，走得特别慢。

乙　快点走哇！

甲　想词儿哪。

乙　对呀。

甲　演员心里火大啦：这叫什么玩艺儿啦！走到台前唱“点绛唇”：“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浩，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乙　行啦，“点绛”完啦。

甲　还得想定场诗呢！

乙　什么词儿？

甲　您听，词儿都不象话呀：“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乙　嘿，明朝的词儿。

甲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为何打汉朝？”

乙　“达达达，呛来嘁来呛！”

甲　“本帅！”

乙　“达呛！”

甲　“姓秦名琼字叔宝。”

乙　“呛台。”

甲　“混世魔王驾前为臣，官拜天下督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支人马，大战汉将关羽，众将官！”

乙　“有！”

甲　“起兵前往！”

乙　“啊——”

甲　“呛切切切……”这场戏完啦。

乙　关公怎么办呢？

甲　从下场门儿上——一手托着靠肚子，一手拿刀：（学打“水底鱼”）俺，关云长。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疆土，军士们！”

乙　“有！”

甲　“迎敌者！”（学打锣鼓）秦琼上来，俩人见面儿啦，秦琼拿着双锏：“来将通名！”“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乙　这俩人凑一块儿啦：

甲　（关问秦）“为何前来打仗？”（秦答）“为……”

乙　为什么来打仗？

甲　“我知道为什么？”演员心里一生气：“唉！……”这一“唉”，坏啦。

乙　怎么？

甲　戏台上的规矩，这算“叫板”啦！

乙　是呀。

甲　打鼓的一听：还有我哪？（学拉胡琴）

乙　唱什么呀？

甲　现编的：（唱“西皮散板”）“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乙　是呀，为什么打仗？

甲　“听了：（唱）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指韩父）他不管饭！”

乙　嗐！

# 夜 行 记

郎德澧 陈文海 蒋清奎 贾鸿彬

侯伯照 李培基原作 侯宝林 改编

乙 这回我说段相声。

甲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乙 噢，这么说您常听？

甲 最近老没听啦。

乙 您不是爱听吗？

甲 爱听是爱听啊，可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哇。

乙 剧场里边儿有什么限制呀？

甲 头样儿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乙 噢，您说这剧场里边儿不让抽烟哪？

甲 啊。

乙 这对呀。

甲 嗯？

乙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演员受得了吗？

甲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嘛。

乙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甲　这还可以，还不让乐！您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乙　不让乐？

甲　啊。

乙　哪有这个事呀？

甲　你那儿刚一乐，后边儿那位："嘘！"这……这什么意思啊？

乙　噢，当然，他打"嘘"不完全对。

甲　是啊。

乙　他是怕后边儿的词儿呀，听不见。

甲　所以这受限制啊。

乙　这不叫受限制！

甲　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乙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甲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儿，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非让你到便道上走去。

乙　你在马路上走哇？

甲　啊。

乙　那哪儿行啊？

甲　怎么啦？

乙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甲　我没拦着他走车啊。

乙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儿走，要把你撞了怎么办呢？

甲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道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乙　噢，开车的不敢撞人你就故意挡着它，那万一把你撞了，不就晚了吗？

甲　噢，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乙　那是啊。

甲　哎，就算你让我便道上走去，可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儿吧？

乙　怎么啦，民警对你态度不好啦？

甲　啊，站那儿就嚷嚷："喂——！便道走！便道走！"

"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乙　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甲　我知道他那是喊谁哪？

乙　那就是喊你哪！

甲　噢，我姓"便"，叫"道走"？！

乙　这叫什么人！

甲　你说这不叫受限制吗？要不怎么我现在没事儿不出门儿，有事儿出门儿就坐车呢。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便道上走去！

乙　你这叫抬杠！

甲　你说坐车不是？

乙　啊。

甲　照样生气！

乙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甲　那天我上火车站接人去，我一想坐公共汽车吧。

乙　嗯。

甲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乙　噢。

甲　卖票的刚要拉门儿，我一伸腿儿——

乙　上去了。

甲　车开了。

乙　那就等下趟吧。

甲　不行，我得追它！

乙　你追汽车干吗呀？

甲　我鞋在上边儿哪！

乙　谁叫你往上伸腿来着。

甲　（我说）"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儿哪！"

乙　汽车站住啦？

甲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啦。

乙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甲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乙　噢。

甲　那儿又站上八个人啦。

乙　你挨着往下排呀。

甲　我排第九个？

乙　啊。

甲　那我这鞋白追啦？

乙　谁让你追去啦？

甲　我排也不能排第九个呀！

乙　排第几个呀？

甲　头一个儿！
乙　那人家答应吗？
甲　你得跟他“对付”啊。
乙　怎么“对付”啊？
甲　（笑）“嗯，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儿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的早嘛！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乙　这不象话。
甲　哎，我说完了，那人冲我一乐（笑）。
乙　同意了？
甲　“后边儿去！”
乙　白说啦？！
甲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啦！
乙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家扣帽子了！
甲　好好好！你头喽，我后边儿。
乙　这就行了。
甲　这也不行。
乙　怎么啦？
甲　后边儿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嗨！”
乙　噢，你就站一个人后边儿啦？
甲　我一想，哪儿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乙　什么叫没涵养啊！
甲　我再跟别人“对付”。

乙 还"对付"哪？

甲 哎，万一有个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乙 你这叫瞎耽误工夫！

甲 我"对付"了半天，结果呀——

乙 加哪儿啦？

甲 一个不让。

乙 本来嘛，你又没带小孩儿，还排第九个去吧！

甲 我要排第九个就好喽！

乙 怎么呢？

甲 我排三十六啦。

乙 怎么会三十六呢？

甲 在我"对付"这工夫，后边又来了二十七个。

乙 你得穷"对付"啊。

甲 等着吧。一会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儿的一拉门儿："上不来啦，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乙 谁让你净麻烦来啦！

甲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啦，横我得先上吧？

乙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甲 谁再跟我"对付"我也不让啊。

乙 谁跟你一样啊！

甲 点根儿烟抽，一会儿车又来啦。

乙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甲 我一瞧我头一个上，刚一迈腿儿，卖票儿的把我拦住了。

乙　怎么啦？
甲　“同志，把烟卷儿掐喽！”
乙　车里头不能抽烟哪。
甲　嘿，得亏我买栗子啦。
乙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甲　吃也不行？
乙　嗯！不行。
甲　你让他站住，我下去！
乙　那没到站哪！
甲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乙　这不叫受限制。
甲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啦。
乙　嗯。
甲　下车的时候儿他还管我要票哪！
乙　多新鲜哪！
甲　我说：“给你！撕半儿拉报销！”
乙　你还报销哪？
甲　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乙　噢。
甲　我是撒腿就跑。
乙　你别跑哇。
甲　我有急事呀。

乙　那也不能跑哇。

甲　正跑着哪，对面来辆三轮儿，我往旁边儿一侧身儿，"嘀——！"后边儿又来辆汽车。

乙　那就站住吧。

甲　站住？我准知道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儿灵活，颠步拧腰，噌——！

乙　过去啦？

甲　趴下啦。

乙　哟，汽车呢？

甲　站住了。

乙　这多玄哪。

甲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哪！

乙　噢。

甲　把开车的吓坏了。

乙　那还不吓坏喽。

甲　他跟我还挺客气。

乙　说什么来着？

甲　（厉声地）"你不要命啦！"

乙　人家那是埋怨你哪。

甲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着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乙　人家有理嘛！

甲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这多危险哪！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哇，走吧！"你瞧，他怨我。

乙　可不怨你吗！

甲　到车站一瞧，人都走光了。

乙　你接的人呢？

甲　白接啦。

乙　你瞧！

甲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乙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甲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乙　嗯。

甲　（手势）花了这个整儿，这个零儿。

乙　二百八？

甲　二十八块。

乙　二十八块钱你就买车呀？！

甲　买旧的。

乙　那能骑吗？

甲　啊，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乙　骑得过儿。

甲　反正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乙　好嘛，这车要散啦！

甲　散不了，修理修理。

乙　嗯。

甲　换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乙　那可不行！

甲　嗯？

乙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甲　哎，就那么回事儿。

乙　铃拾掇好了没有？

甲　铃儿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乙　这象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甲　好在我骑得不快。

乙　嗯。

甲　从我们家到前门就得十分钟。

乙　噢，你们家就在前门附近哪？

甲　不，西四牌楼。

乙　西……由打西四牌楼到前门走十分钟？！

甲　啊。

乙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甲　那天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为赶场电影儿。

乙　看电影干吗还赶场啊？

甲　头场一点半开，去晚了就赶不上啦。

乙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甲　一点二十。

乙　噢，就剩十分钟？！

甲　等到电影院我一看表哇——

乙　一点半？

甲　四点半！

乙　四……你不是说就走了十分钟吗？

甲　是啊，我想用十分钟赶到，可半道儿上让事情给耽误了。

乙　车坏了。

甲　嗯，撞人啦。

乙　撞人啦？！

甲　啊，一共仨。

乙　撞了仨哪？！

甲　不是一回撞的。

乙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哇。

甲　要不怎么说它耽误工夫呢。

乙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

甲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啊。

乙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甲　它可乐嘛！

乙　怎么回事啊？

甲　一出前门，快到大栅栏，前边有个三轮儿。

乙　嗯。

甲　他要靠边儿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噌！上便道啦。

乙　嗯。

甲　正撞上一老头儿；前轱辘正撞老头儿后腰上，也搭劲猛一点，"通"一下子，把老头儿给撞药铺里去了。

乙　好家伙！

甲　药铺里边儿人吓一跳呀："老先生，您买什么呀？"老头儿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乙　多玄！

甲　老头儿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哎哟！老大爷，您瞧这怎么说话，您瞧，我把您撞了，我……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把您给撞了，您看这不是更耽误工夫儿了吗？"老头儿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吗给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儿，软点儿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啊。"嘿，老头走了。嘿……可乐不可乐？

乙　你就别乐了，为了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儿命啊？！

甲　到那儿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乙　白赶了。

甲　啊，回去吧。

乙　回去你别骑那么快啦。

甲　是啊，没想骑快，不行啊，它逗气儿。

乙　谁逗气儿呀？

甲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呀——

乙　嗯。

甲　后边来辆大汽车，他"嘀——嘀"直按喇叭。他什么意思？

乙　你走马路当间儿啦？

甲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乙　那是快行路！

甲　是啊，我骑得也不慢哪！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啦。

乙　怎么啦？

甲　空车。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乙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它呀。

甲　噢，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哇？休想！你越按喇叭我越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乙　这是玩命哪。

甲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儿上骑，结果把它放过去了。

乙　人家是怕出危险。

甲　放过去！好啊，我后边儿追你！咱们俩赛赛，倒瞧谁跑得快！

乙　是逗气儿。

甲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乙　嗯……废话！

甲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它追上。

乙　你这管什么呀。

甲　绿灯一变，它走我就盯着它，一步儿不落。

乙　还追？

甲　紧追着你呀！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儿红灯儿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乙　汽车撞人啦？

甲　哪儿啊，我撞汽车啦。

乙　你怎么撞车上啦？

甲　它站住我没站住啊。

乙　你捏闸呀！

甲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乙　那你怨谁呀！

甲　嗯，这下子可把我给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乙　嗯。

甲　等汽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给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乙　摔的这样你还乐哪？

甲　就是我刚才撞那老头儿。

乙　嘿！这巧劲儿的啊。

甲　老头儿一瞧“噢，你呀！又跑这儿玩命来啦？你打算把汽车也弄药铺里头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戗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乙　你要干吗？

甲　让他赔我车！

乙　噢，让人家赔你车？

甲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他啦。

乙　对呀。

甲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说：“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撞坏了！”“噢，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还是在汽车后头走？”“我……我……我在汽车头里走啊”。“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坏了呢？”“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乙　还问人家哪？

甲　“哼哼，别问啦，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乙　怎么办？

甲　我说：“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吗。”

乙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甲　推到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哪，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乙　你瞧。

甲　我刚骑上车，走了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乙　你又骑快了吧？

甲　不快呀，成心找碴儿呀！

乙　怎么？

甲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吗用？

乙　夜间行车，必须点灯。

甲　我不是没有吗！

乙　你买呀。

甲　你给钱？

乙　对啦……我凭什么给钱呢？

甲　有钱也不买那玩艺儿。

乙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拾掇车哪！

甲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磨电灯？

乙　干吗买磨电灯，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甲　不是有灯就行吗？

乙 啊。

甲 买个纸灯笼。

乙 纸灯笼那不好拿！

甲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

乙 你瞧这别扭劲儿！

甲 五分钱买个纸灯笼，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乙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甲 一手拿灯笼。

乙 他净干这玄事儿。

甲 我刚骑上，一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呆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你瞎子，瞧不见这是灯？他还嚷："着啦！"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乙 不着着那吗？

甲 连袖子都着了。

乙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甲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哇？

乙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甲 我钻胡同！

乙 哎、胡同里没灯更危险！

甲 不管它那一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儿又来了个警察。

乙 那你快下来吧。

甲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抹回头来一拐弯儿，"嗞溜"一

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啦。

乙　你到家了？

甲　掉沟里啦！

# 买猴儿

何迟

乙　（恍然大悟似地，象是遇见老朋友）是你呀！

甲　（没有想起来，但不得不招呼）喔！

乙　（很亲热地）一晃有半年没见啦！哎呀，你比以前可瘦多啦！

甲　（心想我并不认识他呀）喔！（握手）恕我眼拙，您是……

乙　（肯定而热情地）咱们是老朋友啦！

甲　（仍怀疑）喔！

乙　咱们早就认识，你忘啦，去年夏天我结婚，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双心牌的暖水瓶。

甲　哦？

乙　我送给你五块六角钱。

甲　（想，自言自语）我送给他一个暖水瓶，双心牌的，这么大的，他送给我五块六角钱。（问乙）这是在哪儿啊？这是……

乙　（不在意地）在百货公司啊！

甲　嗐！那是你花五块六角钱买了我们一个暖瓶。

乙　（严肃地）那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啊！

甲　我亲手交给你的？嗯，我是得亲手交给你。那年我正在百货公司暖瓶柜当售货员哪。你花钱买暖瓶，我不交给你交给谁？那是买不是送。

乙　哎，这么说不显着亲热吗！

甲　没这么说的！

乙　真格的，从我买了那个暖瓶以后就没见过你。

甲　后来我当采购员出差办货去啦。

乙　喔，办了批什么货哪？

甲　你猜吧！

乙　暖瓶？

甲　不是。

乙　绸缎？

甲　不是。

乙　自行车？

甲　不是。

乙　那我猜不着哇！

甲　（沉默一会儿）我呀，买了一批猴儿！

乙　什么？

甲　猴儿！

乙　猴儿？

甲　对啦，猴儿。

乙　噢，皮猴儿吧？

甲　不，活的，猴儿嘛！去年九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差

刚由外边回来，白天交了货，晚上刚躺下，就听见外边砸门，我老婆出去一看，我们科长派通信员给我送来一个紧急通知，信封上印着三个大红字：急！急！急！

乙　那是有要紧事。

甲　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这是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上面盖着我们科长的戳子。我一想，别睡啦，赶紧走吧！

乙　是啊！紧急任务嘛！

甲　赶紧到公司领钱，到车站买了票，开介绍信，到东北完成买猴任务。

乙　等等，我说你们百货公司买猴儿干什么用啊？

甲　是啊！我也是纳闷啊！百货公司也用不上猴儿啊。我这么一想：猴儿……猴儿能看家。

乙　（顺着他说）对啦！百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好几层楼，那么多科，那么多柜台，存着上千累万的国家财产，哪部分看家不用个猴儿啊！（马上推翻自己的见解）没听说过，那么大的百货公司用猴儿看家！

甲　我想也是。要不然就是猴儿……能耍，耍猴儿嘛！戴上花脸，穿上戏装，一敲锣，当当当当，耍猴儿。

乙　对啦，百货公司业务一扩大，买几十只猴儿一训练，添个耍猴部，到南市啊，鸟市啊一耍，多一笔收入。（马上推翻自己的看法）没听说过，百货公司兼营耍猴儿！那不成马戏团啦！

甲　可也是。我想要不然是用猴毛儿织毯子、打毛线……

乙　对，这还着点边儿，猴毛儿织毯子结实，织毛衣暖和。（又推翻）没听说过，那得多少猴儿啊！没听说过。

甲　（反倒向乙发急）那你说买猴儿能干什么？

乙　要依我说啊……我知道你们买猴儿干什么呀？我看八成是通知写错啦！

甲　我原先也这么想过，后来又一想，决不能啊！他已经调走啦！

乙　谁调走啦？

甲　我们科从前那位文书马先生，马大哈。

乙　叫什么？

甲　马大哈。

乙　马大哈？

甲　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乙　好名字！

甲　外号叫马大哈，真名不叫马大哈。先在我们科当文书，这位同志是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班净打电话，碰上我们这位科长是针尖儿大的事也得书面通知。有一天，我们科长要派王文元同志出差，叫马大哈写通知，两点上班，都三点三刻了，马大哈才迈着方步上班来啦。

乙　好，迟到了一点三刻钟。

甲　科长说："你又来晚啦！赶紧给王文元写个通知吧！"科长告诉他，这个通知这么这么写，科长说完，马大哈提笔就写，写了没几个字电话来啦！（学一个女人和老

马打电话）“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看场电影去吧！”“看什么片子啊？”“《冷酷的心》。”“不行，我正上班哪！”“唉！我好心好意请你看电影，你泼了我一头冷水，你也太冷酷啦，你……”“好，去吧！”“好吧，老马呀，我四点一刻在光明电影院门口等你。”

乙 得，马上得走，三点三刻上的班，四点一刻就得见面，才干十五分钟工作。我说来电话的这位同志是谁呀？

甲 马大哈正搞恋爱哪！

乙 喔！

甲 马大哈三下五除二，大笔一挥，通知写好，拿着通知到科长室，科长也没细看，叭，就盖了个章。马大哈跟科长说："科长，我肚子疼，得到医务所去。"

乙 开三联单吧！

甲 马大哈开好三联单以后就……

乙 直奔医务所。

甲 直奔电影院。

乙 好劲！

甲 出差的那位王文元同志接到通知一看："今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望明日办妥。"王文元一看离锦州一千来里，明日要办妥，可急坏啦！赶紧领出差费、开介绍信、取提货单、买火车票，慌手忙脚地到了锦州。到锦州找锦记货栈，找遍了锦州也没找着。从锦州往天津给科长打电话一问不要紧，敢情是通知上少写一个字。马大哈把

“派你到锦州道锦记货栈提货”写成了“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啦！

乙 好，拉了个“道”字，把这位王同志罚到锦州去啦！那么锦州道在哪啊？

甲 就在我们百货公司旁边。

乙 失之毫厘。

甲 谬以千里。

乙 甭问，这回准是又写错啦！

甲 不能，从那回起，马大哈调动工作啦！

乙 千万别当文书啦！

甲 当收货员啦。

乙 这回出不了问题啦！

甲 啊！问题就更大了。有一天仓库进货：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

乙 我说你们百货公司怎么什么都卖呀？

甲 你看，百货俱全嘛。

乙 有你的。

甲 仓库来了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那天正赶上马大哈值班儿，桶的模样儿差不多，仓库主任一看说：“老马，可别弄错了，桐油可没法吃。这么办吧，老马，你用红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桐油俩字，贴在桐油桶上。用蓝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香油俩字，贴在香油桶上。”这么一来呀！

乙 可就分开啦！

甲　可就弄拧啦！

乙　那怎么回事？

甲　你听啊！老马一听，说，好吧，赶紧裁纸写字，纸也裁完啦，字也写好啦。马大哈打一碗浆子，把红标签拿过来，刷上浆子。

乙　桐油标签。

甲　把蓝标签也刷上浆子。

乙　香油标签。

甲　马大哈拿起标签将要往桶上贴，就听屋里当啷啷……电话响啦，马大哈进屋接电话。（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得，还是她！

甲　“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听场戏去吧！”“听谁呀？”“鲜灵霞今儿个演《杜十娘》。”

乙　爱听评戏。

甲　“不行，我正值班哪！”“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值班儿，我就知道你跟李甲似的，对我不忠实。”“别生气呀，好，我去！我去！”“我六点钟在陆记面馆楼上等你，请你吃炸酱面。”老马一看表五点四十。

乙　还有二十分钟。

甲　赶紧撂下电话，洗了洗手，围上围巾，系上口罩，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了大门，上了电车，才上电车又下来啦！

乙　怎么？

甲　标签还没贴哪！赶紧往回跑，摘下帽子，脱了大衣，解下围巾，拿下口罩，端起浆子碗，心想快点贴，贴完好上陆记面馆，吃完炸酱面好听《杜十娘》。越想越乐，“（哼评剧音乐过门）冬根儿龙冬一根儿龙得儿龙得儿龙。”叭叭叭叭……一百张标签一会儿就贴完啦！一看表五点四十五。

乙　真快，连出门带进门加上贴标签，才五分钟。

甲　贴完之后，马大哈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一边走一边系口罩，跑出了大门，跳上了电车，当得啷当一当一当当啷……

乙　（用京剧韵白念法）陆记面馆吃面去了！

甲　（同上念法）百货公司可就乱了！

乙　怎么？

甲　马大哈一忙不要紧，把桐油的标签贴在香油桶上啦，把香油的标签贴在桐油桶上啦！

乙　那还不乱！

甲　第二天货物出库。第三天一清早，糕点厂厂长来啦，提拉着两包大八件，两包鸡蛋糕。

乙　送礼来啦！

甲　讲理来啦！是桐油大八件、桐油鸡蛋糕。

乙　那没法儿吃！

甲　正搞乱哪，南开大学伙食管理员也来啦！提拉着一个大食盒，那天南开大学会餐，是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桐油炒鸡丁儿、桐油煎鲤鱼。

乙 这些菜叫马大哈吃去！

甲 正热闹着哪，家具公司来啦，扛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是香油油的桌子，香油油的椅子。

乙 真热闹。

甲 事儿闹大啦！经理亲自道歉，赔偿损失，给人家换货这才算完。

乙 马大哈哪？

甲 写了检查，又调动工作啦！

乙 可别当收货员啦！

甲 调到传达室去啦！就在我们科旁边，常见面。

乙 也得留神。这么一说你们科里文书不是他啦！

甲 早就换啦！换的这位文书，字写得又好又快，人又仔细，就是一样，身体不好，有胃病，常闹肚子。

乙 那不算毛病。

甲 我一想这回通知决错不了，既然是紧急通知，就得快点走。

乙 对，坚决完成任务。

甲 我赶紧爬出被窝儿，穿好衣服到公司找值班的领钱，开信，买票上车，第二天下午到了沈阳。

乙 得找商业局。

甲 我一去就先到了商业局，进门登了记，交了介绍信，给我让到会客室。

乙 按手续办事。

甲 没喝碗茶的工夫，进来了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介绍信，

我赶紧站起来握手，“请坐，请坐。”“贵姓？”“沈。”“噢！沈同志。”“贵姓？”“×。”“喔，×同志。”人家把我让到沙发上，给我倒了碗茶，递了一根大生产牌的烟卷儿。

乙 挺客气。

甲 我说：“我是天津百货公司的，上级派我到东北来办一批货，请多帮助！”“那没问题，你们打算办什么货呢？”我说：“我们公司打算买五十只猴儿。”人家说：“买什么？”我说：“买猴儿。”“什么？”我说：“猴儿。”“什么猴儿？”我说：“就是浑身上下有毛的那种猴儿嘛！”

乙 人家听着是新鲜。

甲 那位同志直抽凉气，右手拍脑门儿：“猴儿！你们买猴儿……”人家也没问干什么用，说：“好吧！买猴儿此地没有，到长白山下某县某村去买许有，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我拿这封信到那个村见了村长，村长一看信，也直抽凉气。

乙 有困难。

甲 说：“长白山倒是有猴儿，可销路不大又难抓，猎户们谁也不愿意打猴儿啦！”我说：“这也是国家任务，村长多帮忙吧！”村长想了半天说：“要非买不可，我家里倒有两只，可就是老点儿！”我一听挺高兴，心想只要有，老点就老点吧！我说：“多少钱一只啊？”村长说：“我留着也是没用，老猴儿啦！国家既有用，我捐

献啦！”

乙　真痛快！

甲　村长领我到他家一看，好，这两只猴牙都掉啦！

乙　别要啦！

甲　要吧，是太老啦！不要吧，哪找去呀！村长看我也直抽凉气，说：“这么办得啦，今天晚上咱们召开个猎户合作社社员大会，由你把买猴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讲一讲，动员一下，社员们要愿意上山打猴儿呢，更好，要是不愿意呢，再商量。”我一想，好吧，反正任务是非完成不可。到晚上，在村政府开了个买猴儿动员大会，到的人还不少，男男女女足有三四百口子。

乙　村里工作不错。

甲　村长先讲话：“老乡们！上级政府介绍这位×同志到咱村买猴儿，希望咱们响应上级号召上山打猴儿，咱们欢迎×同志把买猴的重要意义及重要性对大伙儿说说，欢迎啦！”大伙一鼓掌，我往桌子后头一站。

乙　讲讲吧！

甲　（作首长报告姿态）老乡们！

乙　（鼓掌）

甲　同志们！

乙　（鼓掌）

甲　（咳嗽）我……（咳嗽）我……（咳嗽）我……（问乙）我要说什么来着？

乙　你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甲　同志们，上级派我来，到咱村买猴儿，这猴儿有什么用处呢？这猴……（问乙）你说有什么用？

乙　我说——我知道猴儿有什么用处？

甲　（喝水）这猴儿有什么用呢？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我们要进行建设，猴在建设过程当中……具有……具……具……

乙　怎么？没词啦？

甲　我认为，猴是很聪明的，（咳嗽）不好抓……人，人不就是它们变的吗？我想，大家……要问猴儿的作用在哪里，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关心，我就非说不可。

乙　真麻烦，谁不让你说啦？

甲　我一定说。

乙　你说呀！

甲　我马上说。

乙　你倒是说呀！

甲　（急）你忙什么？你（擦汗）同志们，要说猴儿的作用……第一，猴儿能看家；第二，猴儿能演戏，对文化娱乐有不少贡献；第三，猴儿毛能打毛线……这几条虽然不全面，可再说，我们土地改革以后生活改善啦！谁家不养个猴儿啊！

乙　没听说过！

甲　大伙一听我说得实在……

乙　实在有理。

甲　实在可乐，说咱们赶紧……

乙　抓猴去吧！

甲　睡觉去吧！会也散啦，啥猴儿也没买着。

乙　这怎么办呢？

甲　我一琢磨，走。

乙　哪儿去？

甲　广东。

乙　广东？

甲　你没听说过，广东吃猴儿头吗？

乙　广东猴儿多。

甲　我先把两个老猴送回天津，搁在家里，嘱咐我老婆小心喂着，坐火车到塘沽，再坐轮船到广州，到广州一打听……

乙　卖猴的多啦！

甲　吃猴的少啦，从“三反”“五反”以后提倡节约嘛。呆了半个多月才买了二十只。

乙　还差二十八只，

甲　又一琢磨，走。

乙　哪儿去。

甲　四川。

乙　四川有猴儿？

甲　你没念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吗？

乙　唐诗。

甲　赶紧由铁路上把二十只猴儿寄回天津，交给我老婆收养

着，我就从广州坐粤汉路火车到汉口，坐轮船走长江，过三峡到重庆，由重庆坐成渝铁路火车到成都，到那又买了二十八只猴儿。

乙　任务胜利完成。

甲　我做了个大笼子，把二十八只猴装到一块儿，一路平安回到天津，我到家一看，我们家挤了一院子人。

乙　出什么事啦？

甲　看猴儿来啦！我老婆一见我拉着我的手就哭啦！说："唉！你一出门半年多连个信也没有，我还当你叫猴儿给咬死啦哪！"我一看家里二十二只猴儿又肥又胖。我说："别哭啦！我也平平安安地回来啦！猴也又肥又胖的就都放心啦！"我老婆说："猴儿倒是胖啦！你瞧我……"

乙　也胖啦！

甲　"瘦得成猴儿啦"！跟老婆说了两句话儿，赶紧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乙　干什么？

甲　拉猴儿，大卡车开到公司门口下车，工友们往下抬笼子，我赶紧去见科长，科长一见我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啦！"科长说："你上四川干什么去啦？"我说："买猴儿去啦！"科长说："谁叫你买猴去啦？"我说："你叫我去的。"一边说我一边把有他盖章的那个通知拿出来，我说："你看！"科长一看脸都白啦，说把王文书找来。王文书一进门，科长说："这是你写的吗？"王文书拿过来一看："今天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

个。”王文书一边看一边跺脚说：“马大哈呀，马大哈！你害苦了我啦！”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是这么回事，那天科长将要出门开会，走以前叫王文书给我写通知，已经五点四十啦！剩二十分钟就下班了！科长告诉王文书说：“给××写个通知，叫他到东北角某工厂买猴儿牌肥皂五十箱，快点，写完马上给他家送去，我开会去啦。”王文书一边听一边赶快打个草底，他看科长要走，说：“科长先别走，你走没法盖章啦！”科长说：“不行，等我开会哪！这么办吧，我先盖上戳儿，你后写。”王文书递给他个空白条，科长盖上戳儿就走啦！王文书坐下赶紧就写，心想不快点写，一下班可就没人给送信啦！一看表五点五十。

乙　剩十分钟。

甲　王文书赶紧找了个通信员来，叫通信员在旁边等着，写好就送走，王文书拿笔就写：“××同志：今派你……”写到你字这儿，就觉得肚子疼，勉强又写了三个字“到东北……”实在坐不住啦！非上厕所不可，一看表五点五十六。

乙　剩四分钟。

甲　通信员在旁边直催：“王文书，快点写呀！”这会马大哈一推门进来啦！王文书说：“好，老马，我正想你哪！来，赶紧替我写几个字，我这有草底，你照着写吧。”老马说：“好吧！交给我吧！”坐下就写。一看上面写

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马大哈操起笔来看了看草底心里想词儿："今派你到东北角火速买猴牌肥皂五十箱。"想好了刚要接着东北的北字儿写，就听电话响，通信员接电话："老马找你。"马大哈一接电话就听里面说：

甲乙 （同时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还是她！

甲 可不还是她嘛！"老马，咱们看场京戏去吧！""好，去吧！看谁呀？""中国戏院李少春的闹天宫。""猴儿戏。""七点半我在中国戏院门口等你。"马大哈撂下电话，心一高兴，扯了个"云手"，起"四击头"，"仓仓登崩仓另仓"，坐在椅子上操笔就写。"火速买猴儿五十个"。他老先生把东北角的角"角"还有"牌"跟"肥皂"四个字拉下了。"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在盖好的图章上面写上我们科长的名字，通信员送到我手里，可不就成了"××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了吗！

乙 他拉了四个字，你跑了半拉中国，你们科长还不火吗？那五十只猴儿怎么办？

甲 卖给谁也不要，送给土山公园啦！

乙 马大哈呢？

甲 喂猴儿去啦！马大哈到公园工作以后，经过一番反省，是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毛病也改啦！把猴儿喂得又肥又胖。有一天我到公园玩去，远远儿的就瞧见马大哈啦！

他一见我直害臊，我赶紧过去握了握手。我说："老马，别看你罚我走东北，到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我还得谢谢你！"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说，这回幸亏是"猴儿牌肥皂"，要是，"白熊牌香脂"，我非跑北冰洋去不可。

乙　那你游遍全世界啦。

# 阴 阳 五 行

## （原名《五红图》）

侯宝林 整理

乙　这回我说段相声。

甲　啾，您是一位艺术家。

乙　不敢当，我是一个演员。

甲　不，您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

乙　……

甲　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吗？

乙　我看不出来。

甲　咱们是一家子。

乙　一家子？

甲　您是艺术家，我是科学家。这不都是一个“家”字吗？

乙　啾，您是一位科学家！

甲　你知道中国科学院吗？

乙　您在那儿工作？

甲　从那门口儿走过。

乙　那管什么呀，我当您在科学院工作呢。

甲　什么工作？

乙　研究科学。

甲　你不懂，科学院以下分很多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一个所研究一门，你想那么多人研究一门儿，研究出成绩来算谁的？

乙　啊？（对观众）怎么还有这样的思想呢？

甲　都算大伙儿的，那我搁在哪儿？

乙　您不上算！

甲　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我是个单干户的科学家。

乙　（对观众）这位还没到互助组啦！

甲　我研究的不是一门儿，是全门儿。我一个人研究的包括他们所有的各门，我这叫综合科学。

乙　啊，这我不懂，什么叫综合科学？

甲　这么说吧，我所研究的是包罗万象。自从混沌初分，海马献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阴阳金木水火土……

乙　行啦，您甭说了，您怎么还研究这个呢？

甲　怎么啦？

乙　现在是原子时代，人类都飞上天空去了，到宇宙空间去了。人家研究原子、核子、电子、离子……

甲　这我懂，原子、电子、饺子、包子……

乙　包子？……

甲　你不懂，他们研究的所有问题，那也出不去我说的几个字！阴阳金木水火土，我这几个字能包括世界万物。

乙　不见得吧？

甲　没错儿。

乙　什么都行？

甲　当然啦。

乙　那么您说这桌子有没有阳阴金木水火土？

甲　有哇，桌子面儿就为阳、那面儿为阴。

乙　噉，就这么简单？

甲　这是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乙　这桌子有金木水火土吗？

甲　有。

乙　桌子哪儿来的金呢？

甲　这桌子……当初没做成桌子的时候，它不是桌子。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当初它是木材。

乙　那我懂，经过木工把它做成桌子。我问你，桌子哪儿有金？

甲　木工用什么工具做桌子呢？

乙　锛凿斧锯呀。

甲　锛凿斧锯是什么的？

乙　铁的。

甲　“铁”字儿怎么写？

乙　“金”字边儿……

甲　这不是有金了吗？

乙　“金”字边儿就算啦？

甲　金、银、铜、铁、锡为五金，懂吗？

乙　噘，金木。木呢？

甲　这桌子是什么的？

乙　木头的。

甲　有木了。

乙　水呢？

甲　有木就有水呀！

乙　怎么？

甲　没水树木怎么长大的？

乙　噉——那么火哪？

甲　火？

乙　啊，您不是说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甲　你问这个火是不是？

乙　桌子哪有火呀？

甲　当然有哇，它这个——桌子——它不是能劈了烧火吗？

乙　象话吗？挺好的桌子劈了烧火？

甲　你要知道，桌子的原料是木材。

乙　这我知道，木材原来是树。我没问这个，我问你桌子跟火有什么关系？

甲　哎，有关系，在原始时代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

乙　多新鲜哪！

甲　可有钻木取火，木能生火。

乙　可找着根据了。

甲　不是，讲深奥了你不懂，这得根据你的水平，这就麻烦啦。

乙 啊，那土？

甲 桌子是木头的，木头原来是树，树在哪儿长着？

乙 地下呀。

甲 地是什么呀？

乙 土地呀。

甲 这不结了吗！石头上能长树吗？

乙 不能。

甲 记住，回去以后在日记本上写上，这叫理论，懂吗？

乙 我长点知识。

甲 这就是科学，懂吗？这你就知道我研究的是多么深广多么渊博啦！

乙 行了，您先甭美。吃的也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甲 随便你问什么也离不开我研究的阴阳金木水火土，你说你吃的什么？

乙 你说苹果，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甲 苹果呀，苹果这东西算是……鲜货之类的东西，多吃一些水果儿倒是没什么坏处……”

乙 谁问你这个啦？我问你苹果哪儿来的阴，哪儿来的阳？

甲 你听着，这苹果一面儿红，一面青；红的那边儿为阳，青的那边儿为阴。因为晒着的那面儿把它晒透了它就红了，没晒着的那就是阴哪，决不能说太阳转着弯儿晒那苹果呀。

乙 嗯，阴阳有了，苹果有金吗？

甲 你这人太糊涂。

乙　嗯？

甲　苹果在哪儿长着？

乙　苹果树上啊。

甲　怎么掉下来的？

乙　拿剪子往下剪哪！

甲　剪子是什么的？

乙　铁的。

甲　“铁”字怎么写？

乙　“金”字边儿……

甲　（急促地）有金啦。

乙　有……（对观众）一动铁的，一沾金字边儿，他就有的说了。

甲　五金嘛。

乙　木呢？

甲　苹果树不是木的吗？

乙　水呢？

甲　一咬就流水儿。

乙　流水儿也算……

甲　那不是水儿吗？

乙　噉，苹果有火吗？

甲　火啊？

乙　啊，钻苹果取火，对吗？

甲　哎呀，你想的多天真哪！（对观众）怎么能够钻苹果取火呢？

乙　是呀，我这人不懂“科学”，这不是跟您请教吗？您说苹果哪儿有火？

甲　苹果的火呀——这个——

乙　（对观众）这是想通俗的讲法呢，讲深奥了怕我不懂。

甲　苹果是水果儿的一种，特别是小孩儿应该常吃。

乙　是呀，多吃点苹果去火。

甲　哎，有火啦。

乙　嘿，我给他送去啦。土哪？

甲　苹果树在哪儿长着？

乙　唉，土地上。再问点儿别的还行吗？

甲　行。

乙　您说咱们吃的那红果儿，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甲　啊，这个好讲了，这面儿是红的，这面儿（恍然大悟）也红的啊？

乙　整个儿全是红的。

甲　啊，红的就为阳啊。

乙　那么哪儿为阴哪？

甲　它是——你掰开瞧里边儿什么色儿？

乙　白的。

甲　那就为阴。

乙　嘿！（对观众）外边儿没辙啦，跑里边儿打主意去啦！阴阳有了，红果有金吗？

甲　这不是更简单了吗，红果在树上长着，熟了以后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乙　我，拿竹竿儿把它打下来。

甲　（呆愣）

乙　一拿剪子又有词儿啦，咱们不动五金。

甲　噉，拿铜棍儿把它打下来？

乙　不，不是铜棍儿，竹竿儿。

甲　噉，竹竿儿呀？

乙　啊，红果有金吗？

甲　这个红果儿也叫山里红。

乙　嗯，广甸儿卖的那个大挂山里红嘛。

甲　是用麻线儿穿起来，小孩买了挂在脖子上。

乙　是呀。

甲　你说，那麻线儿你是怎么穿过去的哪？

乙　我，我是拿竹签儿插过去的！

甲　竹签儿？

乙　啊，红果儿有金吗？

甲　你等会儿，竹签儿你拿什么修的哪？

乙　我，拿玻璃碴儿刮的。

甲　可是那尖儿你得用刀子修哇！

乙　不，我在石头上蹭的。

甲　嗯，有办法。

乙　当然有办法。

甲　红果还可以做糖葫芦儿。

乙　是呀。

甲　还有夹馅儿的。

乙 （警惕地听着）嗯。

甲 把红果拉开一个口儿，把核挖出来，唉，那口儿你是用什么拉的啦？

乙 那口儿呀？我是拿线勒的。

甲 （旁，自言自语）拿线勒的。

乙 红果儿有金吗？

甲 那核儿拿什么挖的哪？

乙 拿竹批儿。

甲 嗯！糖葫芦儿它得蘸糖啊！

乙 当然啦，没糖它怎么叫糖葫芦儿呢？

甲 那么你用什么熬糖呢？

乙 我用——砂锅！

甲 砂锅熬糖？

乙 啊，铜锅铁锅都不用。

甲 砂字儿怎么写？

乙 “石”字边儿一个“少”字儿。

甲 锅呢？

乙 “金”字边儿……

甲 有金啦！

乙 嗐！

# 对 春 联

侯宝林 整理

甲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首先说得有文化。

乙 那是呀！你看我们天天都在学习嘛！

甲 你念过书吗？

乙 我念过两天。

甲 什么学校毕业？

乙 咳！我念的还是过去那个经书哪。

甲 “五经”、“四书”、“十三经”啊。

乙 是呀！

甲 那些书我也念过，什么“三字文”、“百家经”、“千字姓”……

乙 什么叫“三字文”？

甲 不是……三眼井。（北京地名）

乙 还三里河哪！

甲 对啦！三里河。（北京地名）

乙 什么呀！“三百文”、“百千姓”……我也乱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甲 对啦！你说念完这几部书念什么？

乙　念念《大学》。

甲　念完大雪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

乙　叫你在这儿背历书哪。

甲　你不说念大雪吗？

乙　我说念《大学》。

甲　对……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念完《大学》念什么？

乙　《中庸》。

甲　念完中用念不中用，等你念到废物点心就算毕业啦。

乙　那我就没用啦。我说念《中庸》。

甲　念完《中庸》、念《论语》、《孟子》、《礼记》、《春秋》。

乙　对了。

甲　这些书光念不行？得会讲，不会讲就不能开笔做文章。比如你吟个诗、对个春联，都要从书中寻章摘句才行。

乙　那到是。

甲　你看我这个人没事儿最喜欢对春联，最近在家中我搜集到几副绝对儿。

乙　绝对儿？

甲　就是有上联没下联，谁也对不上来，我走过多少个地方，访问过多少个大文豪，结果一个对上来的也没有，这几副绝对儿太好了，我准备登报。

乙　登报干吗？

甲　征求下联。

乙　你这绝对儿是什么词句呀？

甲　怎么？你打算对呀！

乙　我不是打算对，我想听听。

甲　大文豪都没对上来，就阁下您听了有什么用啊！

乙　你可不能那么说，绝对儿碰巧了对得才妙呢？

甲　好，我说一说你听听，你可别胡对呀！

乙　当然啦！

甲　不明白就问我。

乙　当然向你请教。

甲　第一副："买卖兴隆通四海"。

乙　完啦？

甲　啊。

乙　我当什么绝对儿呢？（故意作假谦虚）我给你对对行吗？

甲　我这儿正找不着下联呢？

乙　可我对的也不一定恰当。

甲　没关系，你对吧！

乙　你那上联是什么？

甲　"买卖兴隆通四海"。

乙　我给你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甲　哎呀，高才。

乙　这也不是我的高才，过去我们家对过煤铺就贴这么一副对联。

甲　好，你再听这第二副："根深叶茂"。

乙　“本固枝荣”。

甲　嗯：“开市大吉”。

乙　“万事亨通”。

甲　你听最后这一副：

乙　你说。

甲　“忠厚传家久”。

乙　“诗书继事长”。

甲　（无可奈何）我完啦。

乙　就这个呀，这叫什么绝对儿啊？满都是对子本上的。

甲　这是开玩笑，我真喜欢对春联。

乙　对春联的规矩你懂吗？

甲　那我懂，对春联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濛濛，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苏东坡有一句话：“天下无语不成对。”

乙　当什么讲？

甲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只要你对得恰当巧妙，那再好也没有了。

乙　是、是！

甲　你譬如有这么两句俗语就是一副对联。

乙　哪两句？

甲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是上联。

乙　下联呢？

甲　“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你听这两句虽然不够工整（摇头），可是很好玩（读玩念重音，表现出文绉绉的）。

乙　咱们俩人连连句怎么样？

甲　可以呀！

乙　我出个上联。

甲　我对个下联。

乙　譬如我说：“上”。

甲　我对：“下”。有上就有下嘛！

乙　我说：“天”。

甲　我对：“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濛濛，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乙　“言”。

甲　我对：“醋”（甲把“言”误为“盐”了）。

乙　醋？

甲　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乙　“好”。

甲　我对：“歹”。好好歹歹分得清楚。

乙　“事”。

甲　我对：“炮”（甲把“事”误为“士”了）。

乙　炮？那对得上吗？

甲　你支士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

乙　咱们这儿下象棋来啦！

甲　连句有什么啊！

乙　我这五个字凑在一块是个对子的上联："上天言好事。"

甲　那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

乙　你等等，你刚才不是这么对的。我说："上"。

甲　我对："下"。

乙　我说："天"。

甲　我对："地"。

乙　我说："言"。

甲　我对："醋"。

乙　我说："好"。

甲　我对："歹"。

乙　我说："事"。

甲　我对："炮"。

乙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甲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乙　你这当什么讲啊。

甲　谁叫你不一块说啦！你要说："上天言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吗？

乙　这还怨我啦？

甲　当然啦。

乙　好，你听这俩字的："笔筒"。

甲　在桌上放的笔筒？

乙　对啦。

甲　我给你对：“箭囊”。

乙　就是装宝剑的那个。

甲　不！那是剑匣。我说的是拉弓射箭的那个皮兜子。

乙　我这笔筒是文的。

甲　我这箭囊是武的；一文一武咱们二位是文武全才。

乙　我可不敢当，再听这个：“羊肉。”

甲　我给你对：“萝卜”（要读成“罗巴”）。

乙　那对得上吗？

甲　羊肉汆萝卜焖点干饭……

乙　这位没吃什么哪。“绸缎”。

甲　“萝卜”。

乙　萝……我们这是绸缎你也对萝卜？

甲　啊！绸缎包萝卜。

乙　没听说过，我那是穿的绸子和缎子。

甲　是呀！我说的也是穿的绫罗绸缎的罗，呢绒布匹的布——“罗布”。

乙　噢！罗布听不出来就是萝卜。再听这个“钟鼓”。

甲　“萝卜”。

乙　我说是撞的钟打的鼓。

甲　我是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乙　行了行了！你再听这个：

甲　（顺口而出）“萝卜”。

乙　我还没说呢？

甲　我先说下搁着。

乙　急性子：“马牙枣”。

甲　“大萝卜”。

乙　我这是仨字的啦。

甲　我这也仨字：“大萝卜”。

乙　我要四个字呢，你“好大萝卜”；我五个字，你“好大个萝卜”；你这筐萝卜全卖给我啦？不行。重对。

甲　你刚说的什么？

乙　“马牙枣”。

甲　我给你对：“羊角葱”。

乙　我这有：“马牙”。

甲　我这有：“羊角”。

乙　“枣”。

甲　“葱”。

乙　我能加字。

甲　我能添字。

乙　“马吃马牙枣”。

甲　“羊啃羊角葱”。

乙　我这“吃”。

甲　我这“啃”。

乙　好哇！我这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甲　我这羊角葱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题，虽不中不远矣！”

乙　你就别犯酸了。

甲　怎么样？

乙　行！听这个："山羊上山"——两头山。

甲　我给你对："水牛下水"——两头水。

乙　我能加字。

甲　我能添字。

乙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甲　碰脚啦。

乙　不！犄角。

甲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啦（"没"读末，淹过去的意思）！

乙　我还能加字。

甲　我还能添字。

乙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学羊叫）咩呀……"

甲　这怎么回事儿？

乙　碰疼啦。

甲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学牛叫）哞儿……"

乙　（学羊叫）咩呀……（学两次）

甲　（学牛叫）哞儿……（学两次）

乙　咱们到屠宰场啦！

甲　谁叫你叫唤来着？

乙　"三塔寺前三座塔，塔、塔、塔"。

甲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
　　（学打小锣声音）

乙　他又开戏啦："大妈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甲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乙　“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捞酪”。（落读烙）

甲　“舅舅架鸠，鸠飞舅舅揪鸠”。

乙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甲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前面的拧字读去声，后面的拧字读阳平声）

乙　啊！绕口令也来啦。

甲　你说什么我给你对什么。

乙　我说“南”。

甲　我对“北”。

乙　我说“东”。

甲　我对“西”。

乙　我说“上”。

甲　我对“下”。

乙　你听这个：“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甲　你怎么都给占上啦。

乙　这叫抻练抻练你。

甲　好！你听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乙　你对得上吗？

甲　当然对得上。

乙　“北雁南飞。”

甲　“前车后辙”。

乙　“双翅东西”。

甲　“两轮左右”。

乙　“分上下”。

甲　“走高低”。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虽不中不远矣！

乙　嘿！这份儿酸哪。

甲　这叫气气你。

乙　咱们不定谁气谁哪！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甲　嗬！我给你对：“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乙　好！你再听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甲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乙　这是个孔子的典故，又是个对子上联。

甲　还有这么一个典故哪！

乙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天走到某处，忽然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没处藏，没处躲，可巧道旁有一棵树，里面是空的，孔子一想这里可以藏藏躲躲，这就叫空树藏孔。

甲　孔进空树呢？

乙　孔子进了空树啦，孔进空树。

甲　空树孔？

乙　空树里面有孔子，空树孔。

甲　孔出空树？

乙　雨过天晴，孔子由空树里面出来啦，孔出空树。

甲　空树空？

乙　空树里面就没有孔子啦，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

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做喘不上气的样子）我差点没放炮。

甲 听我的：“悠，叭哒、当、哗啦、噗腾腾、唉哟哟，嗖嗖嗖、吱吱吱”。（悠读阴平声）

乙 我说你这是什么呀？

甲 你那是什么呀？

乙 我这是列国典故。

甲 我这是本人实事。

乙 典故可以对实事，可是你那有多少字啦？

甲 你那多少字啊？

乙 我这是十八言。

甲 咱们数数。

乙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一十八个字儿。你呢？

甲 我这也十八个呀。

乙 我听着三十多啦！

甲 不信你数着：“悠、叭哒、当、哗啦、噗腾腾、唉哟哟，嗖嗖嗖、吱吱吱。”

乙 也十八个字。可是当什么讲啊？

甲 那年北京打仗，我正在床上躺着哪，就听：悠——飞过来一个枪子儿。

乙 叭哒？

甲 撞墙上啦：“叭哒”。

乙 当？

甲 落院里一个炮弹“当”。

乙 哗啦？

甲 房坍啦：“哗啦”。

乙 噗腾腾？

甲 我由床上掉下去啦，“噗腾腾”。

乙 唉哟哟？

甲 碰了我腰了：“唉哟哟”。

乙 嗖嗖嗖？

甲 当时掉了三根头发。

乙 吱吱吱哪？

甲 轧死仨老鼠。

乙 嘿！

# 绕 口 令

郭荣起 整理

甲 （方言）您这是做嘛的？

乙 我们是说相声的。

甲 噢，说相书的，知道。说书的老先生，说个《三国》呀，《列国》呀；说个宋朝的《杨门女将》，佘太君、老令公、杨宗宝、穆桂英、烧火的姑娘杨排风；《西游记》孙悟空，保着唐僧去取经，还有“三打白骨精”。说书的！

乙 您没听明白，您说的那是说长篇书的，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甲 噢，笙啊！吹笙的，好艺术。这我可懂得，吹个《送公粮》，吹个《新货郎》，各种曲调。

乙 您说的不对，您说的那是民间乐器，笙、管、笛、箫，我们不会那种艺术，我们说的是相声，这是大家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哎，简单说吧，就是逗乐的。

甲 逗乐的？怎么乐呀？是大乐是小乐？是文乐是武乐？是一点一点的乐呀，是一次全乐完呀？有个乐样子么，你拿出来我看看。

乙　没地方给你找乐样子去。

甲　你没乐样子，我怎么就乐了呢？

乙　我们说到可乐的地方，自然你乐了。

甲　噢，自然我就乐了。乐完了对我有嘛好处吗？

乙　当然有好处啦！

甲　虱子不叮，跳蚤不咬？有臭虫、蚊子往别的屋里跑，不咬我了？

乙　你拿我当蚊子香了。

甲　哎，你不说有好处吗？

乙　有点小好处，比如说，您有点闷得慌……

甲　我怎么闷得慌？

乙　好比你心里烦。

甲　我怎么烦了？

乙　您不高兴。

甲　我为嘛不高兴啦？

乙　你跟人家抬杠了。

甲　我跟谁抬杠了？

乙　你跟我抬杠了！怎么说他也不明白。比如说，你吃完饭出来了……

甲　我吃嘛了？

乙　怨不得他这么大火哪，敢情还没吃饭哪。可没吃您就说吃了。

甲　噢，没吃我得说吃了。

乙　还得说是吃好的，吃的包饺子、捞面。

甲　噢，没吃我说吃了，还得说吃包饺子、捞面。

乙　哎，对了！

甲　我对得起我肚子吗？

乙　这位还真实心眼。不管你吃嘛没吃嘛吧，……你呀，短人家二十块钱。

甲　嘛？我短谁二十块钱？你要反了！我在这儿站了没十分钟，就短了人家二十块钱。是你给借的？是你的保人？帐主子在哪儿啦？你找出来我问问他！

乙　你先别着急。实际上你不短人家钱，假装短人家钱。

甲　我吃饱了撑的，找个帐主子追着我玩？

乙　没人跟你要。

甲　要我得给呀！

乙　没这么回事！

甲　那你说它做嘛呀？

乙　你不是不明白吗。

甲　我明白了，钱就没了。

乙　你先别言语……

甲　你这是法院？

乙　你告诉我的。

甲　你是原告呀？

乙　他这打官司来了。你先听我说这意思，你该人家钱，还不起人家……

甲　还不了我别借呀！

乙　他比我还明白。你呀，不短人家钱，假装短人家钱，人

家老追着你要，你没钱还给人家，你心里就腻味，出来哪，上我这儿来了……

甲　你给我还了。

乙　我呀？没听说过，你听我一段相声，我还管还帐哪。我们这相声是逗乐的，你听我们一段相声，哈哈这么一乐，就把短人家钱这事给忘了……

甲　噢，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乙　可明白了。

甲　我不短人家钱，假装着短人家钱，人家老找我要呀，我还不了人家，心里腻味了没地方去，就上你这来了，听你两段相声，逗得我哈哈一乐，把短人家钱这档子事就忘了……

乙　唉，对了！

甲　我出了门，帐主子还等着我哪！

乙　你还人家钱去吧。听一段相声还管你一辈子。

甲　我知道您这是说相声的，这不是跟您说笑话吗。我这么聪明的人，不知道您这是说相声的？

乙　你还聪明？

甲　我还聪明？我就是聪明。

乙　看不出来。

甲　我打小就聪明。

乙　由哪表现你聪明？

甲　我五、六岁的时候，玩小孩玩艺儿，就是那一上弦就跑的小汽车，刚买来，我就把它拆了，一件一件摆在那里，

全看明白了。

乙 再把它装上？

甲 装是装不上了。

乙 你那叫聪明？你那叫拆。说句不好听的你是败家子。

甲 这是怎么说话？那不是小的时候吗，长大了还是这么聪明。不管嘛事，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街坊邻居夸俺，这个孩子真是个大聪呀！

乙 没叫你大蒜呀！

甲 什么叫大蒜？

乙 你不说叫大葱吗？

甲 大了聪明。现在六十多了，老了……

乙 你是老葱了。

甲 那你是干姜了。你这是怎么说法，谁是老葱？

乙 你着什么急呀，这不是跟你说句笑话吗！

甲 噢，这是跟我说笑话？

乙 就许你跟我说笑话，不许我跟你说笑话？我还告诉你，我们这个行业，讲究说个笑话，说个大笑话，小笑话、字意、灯谜、反正话、俏皮话，告诉您，最拿手的是说绕口令。

甲 绕口令？我懂得。

乙 说什么他懂什么，他又懂得。

甲 什么叫又懂得？我就听过嘛，绕口令嘛，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准有腿……

乙 多新鲜哪，没腿那是面板。你说的那是西河大鼓唱的那

个绕口令。

甲　对呀，我听过。

乙　那是唱，我们这是说，说的比唱的难。

甲　有嘛难的，没嘛。

乙　你老是没什么，看着容易做着难。我说一个你就学不上来。

甲　你说一个我要是学不上来，我拜你为师傅。

乙　好，你听着。

甲　这难不住我，你别瞧不起人。（……叨念）

乙　你听我说这个：“打（音jie）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崩白的白拐棒棍。”

甲　说，

乙　说完了。

甲　你说嘛了？

乙　他没听见。我这说，你那唠叨，那还听得见。这回你可听着啊：“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崩白的白拐棒棍。”

甲　说呀！

乙　说完了！

甲　就这个。来个老头拄拐棍，你说它做嘛呀？这有嘛新鲜的？到了年岁拄个拐棍这有嘛呢？

乙　我们说的这是绕口令，甭管他年岁，你说！

甲　行，你听着。打哪边来的？

乙　他还没听清楚。打南边。

甲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有八十多岁了吧？

乙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嘛？

甲　我想它这个意思呀，白胡子八十多岁，他要是黑胡子，不就五十多岁吗？

乙　你甭解释了。

甲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拄着个崩白老头。这有嘛？

乙　啊？拐棍拄老头，受得了吗？

甲　你不是这么说的么。

乙　我说的是老头拄拐棍，你说的是拐棍拄老头。

甲　噢，我给反个了。再来：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奶油冰棍。

乙　什么奶油冰棍，奶油的？还水果的哪！

甲　水果的三分，奶油的五分，你来个奶油的吧。

乙　什么的我也不吃。不对！手柱着崩白的白拐棒棍。

甲　拄的是拐棍，不是冰棍。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的棍，白胡子老头拄着，手拄着崩……老头蹦……蹦，老头蹦三蹦。

乙　老头吃多了，消食哪！没事他蹦什么？

甲　老头练过太极拳呀。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拄着蹦……棍……蹦，老头蹦，拐棍蹦，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

乙　我招他惹他了，给我一棍？

甲　老头尽力蹦，还不着急？给你来一棍子吧！

乙　说你不行吧！听着容易，说不上来了。你要说上来，我可真拜你为师。

甲　这可是你说的呀，听着："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崩白的白拐棒棍。"说上来了吧，收你这个小徒弟。

乙　这算你蒙上来的，我再说一个你就说不上来了。你听啊："隔着墙头扔草帽，也不知道草帽套老头，也不知老头套草帽。"你说这个。

甲　他哪来这么些老头呀？你听着：隔着墙头扔老头……

乙　什么，扔老头？那不把老头摔死了。

甲　扔嘛呀？

乙　扔草帽。

甲　还隔着墙头。隔着墙头扔墙头。墙头怎么扔啊？隔着墙头扔砖头……

乙　好吗！没把老头摔死，拿砖头也把老头开了。隔着墙头扔草帽。

甲　隔着墙头扔草帽，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不戴草帽。

乙　为什么不戴哪？

甲　穿皮袄戴草帽，象样子嘛？这是什么月分啦，怪冷的，戴个皮帽子得了。

乙　他说不上来老有词。说皮帽子就不绕嘴了。

甲　非得草帽？你听着：隔着墙头扔草帽，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草帽过来了，往后一退步，往前一探身、两膀这么一晃，脖子这么一挺，"啐"草帽就戴上了。

乙　您这不是戴草帽，这是练杂技。

甲　对了，这是杂技团的老头，要不他这么大的功夫。得了，你再说个别的吧。

乙　看事容易，做事难。你说不上来了吧！再听这个："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了个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冲南。"你再说说这个。

甲　好、听我的！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你这个艺术不值钱了。

乙　怎么不值钱了？

甲　我问问你、南门外大街是怎么个方向？

乙　南北大街呀！

甲　对呀，南北大街，它这个面铺怎么冲南呀？盖在马路当中了？汽车怎么过呀？拆了得了。

乙　这倒干脆，他说不上来胡挑毛病。南门外地方大了，就南门外大街呀？我说的是南门外往西拐过去菜桥子那儿的面铺。

甲　还是的，你说明白喽。菜桥子是往西拐的，往西这么一拐不是有个小百货店吗，百货店旁边就是豆腐房、豆腐房旁边有个小酒馆、酒馆门口还有个摆鲜货摊的，对过还有个修拉锁的、修拉锁的旁边是那个面铺了。

乙　对，可找着了。

甲　说南门外菜桥子的小百货店，百货店旁边豆腐房，豆腐房旁边的小酒馆，酒馆门口摆个鲜货摊，对过修拉锁，旁边那个面铺……

乙　你听这乱不乱呀？

甲　够乱的，差点转了向了，这该咋办哪？

乙　你甭添那么多零碎，就南门外。

甲　好，就南门外吧。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单的？夹的？棉的门帘子。

乙　棉的。

甲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了个蓝……棉……蓝、帘，蓝蓝蓝的棉，挂个蓝的多难看，你挂个红的吧！

乙　哪个商店挂个大红帘子，就要蓝的。

甲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挂个蓝布棉门帘，摘了南门脸儿，你看难不难？

乙　南门脸儿？那是够难的。摘了棉门帘。

甲　噢，摘门帘，不是门脸儿。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了个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挂上蓝布棉门帘……摘了挂，挂了摘。你老摘它做嘛呢？没挂坏全让你摘坏了。

乙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甲　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向南，摘下面铺……不是，摘下面铺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里有三袋面，八元钱，掌柜的唉声叹气真为难，眼看这个买卖就算完。

乙　他把这买卖给说黄了。得了，别费这劲了，你再听我一个：“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甲　烙饼多费事呀，蒸锅馒头不完了吗。

乙　你甭管吃嘛，你说！

甲　说一盆皮面……

乙　什么叫一盆皮面呀？一平盆。

甲　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你这玩艺儿不合乎情理了。

乙　又来了。怎么不合乎情理哪？

甲　你想啊，一盆面和好了，连半盆也烙不出来，甭说烙一盆了。那怎么会平盆了哪？

乙　你甭管烙多少，叫你说绕口令。

甲　行，多少甭管它了。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的饼，饼，盆，饼、平，饼盆平，盆……盆的饼，烙饼……拿大顶。

乙　烙饼拿大顶？得，练杂技的又来了。

甲　你再说个别的吧。

乙　再说个别的你也说不上来。去年腊月，我买几块豆腐放在院子里，我忘了，第二天一看，全冻上了。我就拿这冻豆腐说了个绕口令："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混充炖我的炖冻豆腐，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甲　闹两块豆腐，瞧这个麻烦劲儿的。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你、你不会，你别动我的豆腐。

乙　谁动你豆腐了。

甲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你炖，

我炖，这两块豆腐全折腾碎了。

乙　谁叫你折腾了？

甲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动豆腐……又到这儿了，你不会炖我的豆腐，你别动我的豆腐，你假装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我会炖，你不会炖、炖、炖，顿顿炖豆腐，你非得炖，你不会熬着吃吗？

乙　又改了熬豆腐了。

甲　你再说个别的吧。

乙　又说不上来了，你再听这个，有一个挑水的扁担，有一条坐的二人凳。

甲　就是俩人坐的二人凳。

乙　对，长条的。用这两样东西说个绕口令："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甲　你绑它做嘛呀？吃饱了撑的，一边坐会儿去多好啊。扁担是长的，不用你说，哪位全明白，板凳当然是宽的喽！说扁的长……什么叫扁的，还圆的哪。

乙　不全是你自己说的。

甲　扁担，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绑、绑在了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乙　怎么净是扁担了，板凳哪？

甲　板凳搬走开会去了。

乙　搬回来。

甲　板凳搬回来哪！

乙　你就别嚷嚷了！

甲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扁得了扁得了扁，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乙　好吗，改山东快书了。你呀，别受罪了，我说一个好说的给你转转面子，你就走吧！

甲　我怎么的了？我走不了。崩白的白拐棒棍，我没说上来？

乙　那是蒙的。你再来这个吧："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甲　哎呀，俺娘呀，这叫绕口令呀？俺街坊邻居小孩也会说这个。

乙　你甭管你们街坊小孩，你说个试试。

甲　你听着：说吃平头……

乙　什么吃平头，还吃背头哪！

甲　说吃背头……

乙　什么吃背头？

甲　不是你说的吗。

乙　吃葡萄。

甲　吃葡萄？这个月份有葡萄吗？

乙　你管它有没有哪。

甲　葡萄可贵呀，苹果贱，你来二斤苹果吧！

乙　苹果干嘛，葡萄。

甲　噢，就葡萄。你再说说。

乙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甲　噢，行了。说吃皮条，……说皮条咬得动吗？说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来包仁果仁。

乙　哪来的仁果仁呀！葡萄皮。

甲　你再来来。

乙　你仔细听着啊，我说多少遍也是这么利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甲　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得你捉摸这个意思，吃这个葡萄，葡萄皮别吐出去，在腮帮那儿搁着。……

乙　这是个猴呀，腮帮子有个嗉子。

甲　吃下一个，呸！这个皮吐出去了，这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哪说上来了，嘴皮子这么一崩劲儿，就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对吧？“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

乙　行了！

甲　这好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乙　好说就没完了。我再说一个难说的，让你下不了台！

甲　把我吓傻了？我是半不遂了？把你那压箱底的拿出来，你把我难住。

乙　好，你听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嘛……”

甲　喇嘛是嘛？

乙　这是口外的出家人，喇嘛僧。

甲 噢，出家人——喇嘛。

乙 手里提拉着五斤鳎目。

甲 什么是鳎目？

乙 鳎目鱼。

甲 怎么不说鳎目鱼哪？

乙 说鳎目鱼就不绕嘴了。

甲 鳎目鱼好吃吗？

乙 你管好吃不好吃呢？

甲 带鱼可好吃，来五斤带鱼吧。

乙 甭带鱼，就鳎目鱼。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鳎目，打北边来个哑巴，

甲 哑巴？就是那不会说话的，啊……啊。

乙 你就别学了。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喇嘛、鳎目、哑巴、喇叭要说个绕口令。

甲 听你的。

乙 "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鳎目，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边提拉鳎目的喇嘛要拿鳎目换北边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喇嘛的鳎目，喇嘛非要换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喇嘛抡起鳎目抽了别喇叭哑巴一鳎目，哑巴摘下喇叭打了提拉鳎目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拉鳎目的喇嘛抽了别喇叭哑巴一鳎目，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打了提拉鳎目的喇嘛一喇叭。喇嘛炖鳎目，哑叭嘀嘀哒哒吹喇叭。"

甲 明儿见吧！

乙 哎，别走啊！

甲 怎么这么长啊？

乙 全象“吃葡萄”那个敢情好说了。

甲 没嘛！这还吓住我呀，听着，打……打哪边来的？

乙 吓傻了，打哪边来的全不知道了。打南边来的。

甲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拉七、八斤鳎目……

乙 七、八斤干嘛呀？五斤！

甲 五斤够吃的吗？

乙 你管他够吃不够吃的！

甲 你着什么急呀，不多不少，就五斤。

乙 就五斤。

甲 行，依着你。打南边来个喇嘛，提拉着五斤哑巴……

乙 啊？！

甲 哑巴让提拉着吗？哑巴打北边来的。打南边来个喇嘛提拉五斤鳎目，清楚不？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边提拉鳎目的喇嘛，要拿这五斤鳎目换哑巴……不，换哑巴的这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呀，

乙 为什么哪？

甲 他那鳎目不够五斤哪。

乙 噢，哑巴看出来了？

甲 看出来了，哑巴不乐意换……哑巴不乐意换……哟，你看忘了吧！

乙 怎么办哪？

甲 打头来吧。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鳎目，打

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提拉鳎目要拿鳎目换哑巴的这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喇嘛抡起鳎目抽了别喇叭的这个哑巴这儿一鳎目，哑巴拿喇叭打了喇嘛一鳎目……一喇嘛……一喇叭。

乙　好嘛，打起来了。

甲　喇嘛这个性子太暴了，哑巴也死心眼，你换给他不就完了吗。哑巴非不换，喇嘛非要换，喇嘛这个意思你知道？

乙　我哪知道啊！

甲　喇嘛……喇嘛……你看又忘了吧。

乙　嘿，瞧这劲儿费的！

甲　你老搭茬做嘛呢？

乙　他说不上来老怨我。得，我不言语。

甲　打头来吧。打南边来个喇嘛，提拉五斤鳎目，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提拉鳎目的喇嘛要拿鳎目换哑巴的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哑巴也死心眼，你换给他不就完了……

乙　又来了。

甲　哑巴不乐意换，喇叭这个脾气太暴咧，喇嘛抡起鳎目照哑巴"叭"这么一鳎目，哑巴可就说了……

乙　啊？哑巴说话了，

甲　哑巴能说话吗？哑巴那意思要说没说出来哪，心里说，我不换你打我做嘛呀？哑巴，哑……哎，你看又忘记了呗！

乙　嚯—哦！

甲　再打头来吧。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拉五斤鳎目，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南来提拉鳎目的喇嘛要拿鳎目换哑巴的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可就急了，喇嘛这个脾气太暴咧，喇嘛抡起鳎目照哑巴“叭”这么一鳎目，哑巴可没说，没说心里可不服呀，心里说，我不换，你打我做嘛呀？哑巴站在那里吹喇叭，喇嘛在那炖鳎目吃……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

乙　又来了！

# 猜　　字

侯宝林 整理

甲　人不论干什么也得有学问。

乙　那倒是呀！

甲　我的学问就不小。

乙　谁呀？

甲　我呀！

乙　您哪！

甲　念书念得多啊，字认识得多。

乙　好嘛！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往外说的。

甲　我恐怕人家不知道。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乙　啊！

甲　明白这句话吗？

乙　这句话我不太明白，怎么讲啊？

甲　就是说，我呀，有本事人家不知道，没关系。

乙　噢！

甲　这就是不患人之不己知。

乙　患不知人也？

甲　我所忧患的就是人家对方有什么学问我不知道，这就成为忧患——患不知人也。明白这意思吗？

乙　就是那样，人家孔子也没说自己有学问哪！

甲　那我这有学问为什么往外说哪？

乙　是啊！那您为什么往外说哪？

甲　我是替对方设想。

乙　您不必了。

甲　你怎么样，念过书呀？

乙　我没念过书。

甲　你也不认识字？

乙　字吗！还认识几个。

甲　认识字？

乙　唉！

甲　那能行，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乙　可以。

甲　我考你一个字。

乙　您考我一个字？您可别考那太深的。

甲　当然了，你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可别瞎蒙。

乙　当然了。

甲　我拿手就这么一来（在眼前横着画一道儿）！念什么？

乙　念“一”呀！

甲　说死了，别含糊其辞。

乙　念“一”。

甲　肯定了？

乙　啊！

甲　肯定吗？对了！

乙　对了。

甲　这怎么能算文盲哪？

乙　我就认识一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甲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乙　念“二”呀！

甲　再加一横？

乙　念“三”哪！

甲　这文化不浅哪！行，当中加一竖。

乙　出头不出头？

甲　不出头。

乙　三横一竖，这念“王”呀！

甲　王字都认识。

乙　啊！

甲　哪里有秘书工作，我给你找找。

乙　就这个呀！

甲　王字加一点，念什么？

乙　念“玉”。

甲　这边再加一点？

乙　还念玉呀！这个“玉”字是古写。

甲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可以做大学教授。

乙　我呀？

甲　王字加两点这个“玉”他都认识！王字加三点念什么？

乙　那我就不认识了。

甲　王麻子。

乙　王麻子呀！那李字要加三个点就是李麻子了。

甲　你这学问长多了。真认识字？

乙　跟您这么说吧，我认识字倒是不太多，可用字不错。

甲　哈，这话够大呀！

乙　这话不大。

甲　识字不多，用字不错，那就是说，这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乙　没念错过。

甲　没念错过？我考你个字。

乙　您考吧！

甲　火字旁，这边一个某字。

乙　哪个某啊？

甲　某人的某，上边一个甘字，底下一个木字，念什么？

乙　这字念"煤"啊！生火用的那个煤呀！

甲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乙　念"炭"哪！

甲　错了。

乙　哪个错了？

甲　全错了。

乙　怎么？

甲　一个也没对。

乙　怎么会不对哪？

甲　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念炭那个字应该念煤。

乙　啊！您说那个煤应该念炭，炭应该念煤？

甲　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乙　煤在山底下。

甲　还是的，山底下的灰，那不是煤吗？炭是什么烧成的？

乙　木头烧的。

甲　还是啊，火，干（甘）木头一烧，不是炭吗？

乙　哎呀！您这么大才学，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哪？

甲　嗐！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乙　谁忽略了！您这么念不行。

甲　那怎么不行？

乙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甲　我这违反了广大群众的习惯？

乙　可不是嘛！

甲　好吧！算我没说，再考你一个字。

乙　那好，你考吧！

甲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乙　这我不认得。

甲　念“众”啊！

乙　哪个众啊？

甲　群众的众。众字不三个人字吗？

乙　有点意思。那我考你一个。

甲　可以。

乙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甲　没这字。

乙　有这字，这字念“口”啊！

甲　口？

乙　那不吗：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甲　好。再考你一个：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乙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甲　你猜吧！

乙　这也是个字啊？

甲　哎！

乙　这字不认识。

甲　人参的“参”字，老写“參”，上边仁拐弯，加三点，底下一个人字，底下三撇。

乙　这怎么能一勾一勾又一勾？

甲　可不是嘛！你看：这不是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乙　有这么写字的吗？我再考尔一个：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甲　他这也够乱的。

乙　这字念什么？

甲　不认识。

乙　那念“亚”，亚洲的(亞)亚，可不是简写的那个。

甲　那怎么一横一竖。

乙　先写半边儿啊：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再写这半边：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甲　我再考你一个：李字去了木。

乙　哪个李啊？

甲　姓李的李—十八子，上边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

乙　这个字念“子”啊！

甲　不对了！念“一”。

乙　怎么念一呀？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吗？您把那个木字去了，不就念“子”吗？

甲　念“一”。我说李字去了木，是去了那了和上边那个木，可不就剩一道了吗。

乙　连那个了字都去了？那可不就剩下一了嘛。

甲　再说一个字您猜猜。

乙　什么？

甲　一人能做，两人不能做，大伙儿全能做，不能瞧着做。

乙　这我不认得。

甲　“梦”。

乙　梦？

甲　做梦的“梦”。

乙　做梦的梦，那怎么会一人能做，两人不能做？

甲　是啊！做梦是一个人做，哪有两人商量好了做梦的：“老张，你今儿不出门，咱们躺下做梦玩儿吧。”那见得着吗？

乙　见不着。

甲　还是啊。

乙　那么“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呢”？

甲　是啊，谁都能做，哪有瞧做梦的，一人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瞧着做梦？做梦的什么样？

乙　没瞧见过。我再考你一个。

甲　可以啊。

乙　“大姑娘的妹妹”这是一个字，念什么？

甲　大姑娘的妹妹——二姑娘。

乙　二姑娘——那是三个字，这是一个字。

甲　一个字？不知道。

乙　这字念“姿”——姿容秀丽的姿字。

甲　姿，两个点，一个欠字，一个女字，那怎么是大姑娘的妹妹？

乙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二姑娘不是次女吗？次女就是这个姿字。

甲　这有点意思。我再说一个字。

乙　你说吧！

甲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乙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这字我猜不着。

甲　“人”。

乙　哪个人哪？

甲　一撇一捺。

乙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是个人字哪？

甲　你看着！这个字可深了，我给你解释解释：一年四季，

三月为一季；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算是哪季？

乙　是春季呀！

甲　对呀！你看那春字怎么写：一横一横一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字。

乙　对呀！

甲　我说的是小尽；小尽嘛，一个月就短一天，三个小尽哪？

乙　短三天。

甲　是啊！春字除去那个三，再除去日字，就剩下：一撇一捺。

乙　有点意思。

甲　再说一个，你猜猜：笔帽儿摘下来不用套上。

乙　噢！这个字念“干”——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你不套上，一会儿笔头就干了。

甲　那不念“坏”吗！一干了就坏了？不对。

乙　那么这个字念什么？

甲　念“肆”。

乙　哪个字？

甲　一二三四大写的那个肆。

乙　那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会扣个肆字？

甲　你看那笔(筆)字怎么写：竹字头底下一个聿字；那套字怎么写：大字底下好象一个长字似的；那两个字搭在一块儿——笔帽摘下来——就是把那竹字头拿下来；不用

套上——不用套字上半截——俩下半截不就是肆字吗？

乙 这个字实在费解。

甲 我再给你说个简单的：“正午对时”——一个字。

乙 这字念“准”。

甲 怎么念准？

乙 一到那时它总打“当当当。”

甲 那它不好念“当”吗？不对。

乙 那么这个字念什么？

甲 念“斗”。

乙 斗？正午对时，怎么是个斗字？

甲 你看这斗字怎么字：一个点，两个点，一横一竖。

乙 对呀！

甲 正午对时是几点？

乙 十二点。

甲 对呀！你瞧这斗字：十，二点！

乙 咳！

甲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你猜猜：一竖一边一点。

乙 这谁还不知道念“小”啊！

甲 错了！念“卜”——姓卜的卜啊——一竖一点。

乙 您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啊！

甲 是啊，姓卜的卜不是一竖一边一点吗？

乙 那边哪？

甲 那边没点。

乙 嗐！

# 武 松 打 虎

侯宝林　整理

甲　唱戏呀，不管是文戏是武戏，哪样也得有功夫。

乙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甲　现在你看戏，台上很少出事故。

乙　演员对艺术负责。

甲　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也没出过。

乙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甲　这是很难讲的，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那就坏了。

乙　或者有个什么事给差忽了。

甲　还有的时候演员精神高度集中，也能把词忘了。

乙　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

甲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乙　紧张啊！

甲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角色了。

乙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甲　你看这演员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

怎么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夸张。

乙　在艺术上还是很复杂了。

甲　你比如《武松打虎》……

乙　这是武戏。

甲　精神高度集中了，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乙　是啊？

甲　那老虎不是真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呀！

乙　那是一个演员钻虎形嘛。

甲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乙　怎么样？

甲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乙　过去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啊？

甲　过去这《武松打虎》，武松的话不多，这老虎可够累的。

乙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甲　象夏天儿就够呛，钻到虎形里边去，满头大汗。

乙　真是。

甲　还没上去哪，就吃两包仁丹了。

乙　噢！都热晕了。

甲　就是呀！那只老虎还得来个走场呀。

乙　噢！还有走场呀！

甲　单有这么一场戏，上阴锣，“呛呛呛”——老虎就遛达出来了。

乙　他也得露一面啊，在景阳冈上露一面啊！

甲 这老虎走场呀，出来之后这边瞧瞧，那边瞧瞧，回头摸摸痒痒，喝点水呀，打个滚儿啊，完了以后，一看那边有人，下去了。

乙 啊，这是过场。

甲 等武松上来以后，想坐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了，景阳冈碰上那老虎，嗐，这老虎也不怎么瞧见这武松就站起来了。

乙 老虎要吃他嘛！

甲 过去演戏就到这点虎形站起来，两个人开打，过来过去，叉，一二三，打，一腿踢翻了，抓住了，有的还揪住老虎尾巴转两圈，有的是按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乙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打虎就算结束。

甲 猎户们上来把这个老虎捆好，抬走。

乙 这戏就算完了。

甲 这场戏就完了。现在演哪，比那会儿简单了。

乙 现在怎么演？

甲 老虎不往起站了，合理了。

乙 不往起站。

甲 老虎不能往起站，象狗熊似的两人打仗。

乙 这倒也是。

甲 现在艺术夸张都有根据，有生活的根据，不能胡来，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过去就讲究露这武松，那虎就是配搭，弄两下，

论能耐比那狗大不了多少。

乙　反正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甲　你看不出劲来，那会儿有一回我看《武松打虎》，演出也出错了。

乙　演《武松打虎》也至于出错？

甲　这事都让我赶上了。

乙　这也是奇遇。

甲　这武松也够棒的。

乙　演得好。

甲　演虎形的，那天喝醉了。

乙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就不能喝酒呀！

甲　自已知道，今儿我喝了酒了。

乙　喝多了。

甲　今儿还[illegible]

乙　好嘛！

甲　今儿酒是真好嘛！

乙　是啊！

甲　我得早点下后台。

乙　早点去。

甲　别耽误事。

乙　这还不错。

甲　到后台还有俩戏没上哪！

乙　他哪？

甲　他就扮上了。

乙　钻了虎形了。

甲　唉，对了，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躺到旮旯那儿就睡了。他本想：我来了，谁还看不见吗？我扮上了，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乙　这话也对。

甲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稍微打一个盹。一迷瞪就过来。

乙　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甲　想得挺好啊，武松都上去了，那儿还没醒哪！

乙　这盹儿够多长。

甲　“谁的虎形？噢，噢，这儿哪！”

乙　噢，瞅见了。

甲　“哎，哎，别睡了！打虎的上去了！”“噢，怎么？到了吗？”这就上去了。

乙　上去了。

甲　你想啊！他正睡着哪！酒又喝多了，临时这么一叫他，“噌”下子就起来，“嗡”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乙　麻烦了。

甲　到台上糊涂了——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乙　好嘛，这老虎。

甲　站着来。这会儿台下看戏的也特别。

乙　是啊。

甲　“好啊！今天这对有意思。”

乙　怎么？

甲　“你看人家演得不俗啊！”

乙　怎么不俗哪？

甲　“今儿这虎不是爬着来的，站着来的。”

乙　老虎有两条腿走来的？

甲　“这老虎晃悠点好，怎么哪，它新鲜。”

乙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哪！

甲　武松这么一瞧他，瞧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喝醉没喝醉，那就打吧。

乙　打吧。

甲　过来过去，两个人就叉上了，一二三，这么一打，“叭”，这么一脚。

乙　给踢翻了。

甲　这跟头应该虎形自己翻，他喝得晕头转向的，酒就上来了。

乙　怎么样？

甲　没转过身来，这脚就踢上了，“啪嚓”就倒下了。

乙　也没翻跟头。

甲　武松就过去了，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三拳两脚就打完了。

乙　武松一亮相，这就演得满好，得了。

甲　台底下看戏的说：“这戏呀，不大好，这老虎不大得劲，这老虎没劲，显不出武松的本事啊，你看，你看这武松还费了挺大劲似的，不就一脚吗？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

乙　真是。

甲　这儿看着武松哪！那老虎啊，晃晃悠悠起来了。

乙　老虎又起来了，这是什么毛病呀！

甲　瞧这武松，“哗”，一个敞笑儿！

乙　那还不乐呀！

甲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呀，心想：我这亮相没有什么可乐啊！怎么……往那边一瞧，坏了，心说：他怎么又起来了。

乙　老虎又起来了。

甲　怎么不死啊！

乙　就是啊！

甲　台底下看戏的也琢磨呀……这怎么回事？

乙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甲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乙　没打死嘛！

甲　那位还给这位解释：“不是没打死，他这玩艺儿……它又缓过来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缓过来不行，这和书上不一样啊，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乙　给他捆上抬走。

甲　“嗐，你怎么抬这个杠啊，书上三拳两脚将它打死，那不是猎户来就把它捆上了吗，就给抬走了吗？所以它就缓不过来了，这不打死它没捆吗！所以就缓过来了。”

乙　那也不行呀！

甲　武松这么一瞧，既然你活过来了，那还得打呀！

乙　还得打呀！

甲　唉，又比划上了，一二三，过来过去，又一脚，又给叉上了，它又趴下了，过去一撩，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乙　这回算完了。

甲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哪！

乙　多打一回。

甲　瞧我赚钱赚得多，瞧我的戏太轻省了。

乙　是啊！

甲　让我多打一回。

乙　瞧瞧。

甲　下来我就得跟他说，我找后台老板，这出戏怎么演的，哪有这么一回呀！

乙　就是。

甲　这虎它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乙　他怎么又起来了。

甲　武松心说：戏也甭上了，咱们俩包圆儿了。咱们就打吧！打到哪儿算哪儿，没完了。

乙　好嘛！

甲　过来过去，打，这个气呀！

乙　那还不生气。

甲　这不过来过去吗！武松趁着俩人一错的功夫对他说：

“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虎形这才明白，“噢，早死了。”恍然大悟，“啪嚓”一下倒下去了，武松回头一看……这戏又砸了。

乙　他不死了吗？

甲　没打就死了。

# 顺 情 说 好 话

彦授家　述

甲　先生您是哪里人氏？

乙　我是北京人。

甲　北京好哇，大帮之地，文化之区，千万别搬家，住着好。

乙　住着好哇，我又搬啦。

甲　搬哪儿去了？

乙　搬到通州去了。

甲　好哇。

乙　怎么好法儿哪？

甲　一京、二卫、三通州，除去北京、天津，就得属通州了住着好，别搬家了。

乙　我又搬了。

甲　又搬哪里去了？

乙　我又搬唐山去了。

甲　好哇！唐山烧煤最贱，夏天你们在小山这么一说相声多么好哇！别搬啦。

乙　我搬了。

甲　你吃耗子药啦！又搬哪儿去了？

乙　我搬山海关去了。

甲　好哇！

乙　怎么好法儿哪？

甲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住着好，别搬了。

乙　我搬了。

甲　搬哪儿去了？

乙　搬到沈阳去了。

甲　好哇！

乙　怎么好法儿哪？

甲　沈阳是九门九关。出三宗宝：人参、貂皮、靰鞡草。别搬家，住着好。

乙　搬啦！

甲　又搬哪儿去了？

乙　我搬到保定去了。

甲　好哇！

乙　怎么好哇！

甲　保定府是北京的大道。保定也有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别搬家、住着好。

乙　搬啦！

甲　又搬哪儿去了？

乙　我搬回北京来了。

甲　好哇！您是故土难离，水流千遭归大海。好哇！您高寿了？

乙　我五十五了。

甲　好哇！不象五十多岁的。

乙　我象多大岁数的。

甲　象四十多岁的。跟前有几个少爷？

乙　我有六个儿子。

甲　好哇！一个儿子一天给您两块钱，一天就是十二块钱。好哇！

乙　好什么呀，死了五个了！

甲　好哇！

乙　还好哪？六个儿子剩下一个了，还好哪？

甲　你不懂呀！常言说得好："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

乙　咳！这一个儿子也没落住。

甲　怎么没落住哇？

乙　前些日子我们家里着火了，烧在里头了！

甲　好哇！这您过得可旺盛啦！

乙　还好哪？我们都家破人亡啦！

甲　好哇，那您就干净啦！

乙　象话吗？

# 菜 单 子

侯宝林 整理

甲 咱们哥儿俩老没见。我听说您最近出趟门儿，您多咱回来的？

乙 我上礼拜回来的。

甲 今天您没事吧？

乙 没事。

甲 我请您吃个便饭，一半给您接风，一半咱们哥儿俩谈会子。

乙 那何必叫您花钱呢？

甲 无所谓。咱们哥儿俩啊，老没见了，聊会子，小肚子上弦——弹弹（谈谈）心。

乙 好吧。

甲 您说咱们哪儿吃去好？

乙 客随主便，您说哪儿，咱们就哪儿。

甲 请您上我家吃去怎么样？

乙 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家里有什么吃什么。

甲 你想吃什么？

乙 随便，吃什么全行。

甲　咱们吃炖肉吧。

乙　炖肉解馋哪。

甲　给您炖点猪的，要二道豚肩，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加里头一只肥母鸡，再搁上点栗子；随便再配几个凉菜，就酒；烙点儿萝卜丝饼，焖点儿大米饭，吃完了给您来杯糖水，去去油腻。怎么样？

乙　太好啦！

甲　那么，明天早晨吧，请您就到我家，您可千万赏脸！我走啦——（作掏钱状）您这儿哪儿有钱铺啊？

乙　您找钱铺干什么呀？

甲　我换俩零钱儿，我这儿净是两块五一张的。

乙　哪儿有两块五一张的？

甲　哦，那是当票儿；我净是五块一张的，把它破开，我好坐车。

乙　咳，您换钱干什么呀？我这儿有两块零的，您拿走！够不够？

甲　那我可不能拿。我这儿刚说请您吃饭，还没吃哪，我先拿您两块钱走，让人一想，我这不是要您便宜吗？

乙　没关系，就是您不请我吃饭，您把这两块钱拿走，也没什么啊。

甲　好吧，等明儿您到我家的时候，我再还您。

乙　没关系。您还在那儿住吗不是？

甲　您不是上我们那儿去过吗——××胡同。

乙　明天我什么时候去？

甲　早十点，怎么样？

乙　行。我十点以前准到。

甲　那我就走了，明天您一准去！啊？您若是有事，您预先通知我一个话儿，我就不等您了，咱们改天再吃。

乙　好吧，我若没事一准去。

甲　再见吧！（作欲下状）

乙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甲　（回来）先生，咱们甭吃炖肉啦。

乙　怎么不吃炖肉啦？

甲　炖肉哇，恐怕一时半会儿都炖不烂；这肉您若不炖烂了，它不好吃啊。

乙　不要紧哪，咱们多炖会儿呀，哪会儿烂了咱们哪会儿吃。

甲　那多耽误时间哪，为吃这顿饭，回头再把您事儿给耽误喽！咱们吃包饺子吧。

乙　包饺子啦？

甲　咱们包点儿羊肉白菜的；猪肉韭黄的；再包点儿三鲜馅儿的——薄薄的皮儿，大大的馅儿——煮得了饺子咱们躺着吃。

乙　干吗呀？

甲　有这么句话嘛："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倒着吃饺子，又好吃又舒服。

乙　没这么吃过。

甲　咱们是吃十个煮十个，饺子就酒，没饱没醉；随便炒几个菜；咱们是一边儿吃着，一边儿聊着，吃完了给您来

碗饺子汤——这叫“元汤化元食”。怎么样？

乙　好吧，咱们就饺子啦。

甲　还是明天早十点，您可千万去啊！（作欲下状）

乙　（自言自语）饺子我也吃他一顿。

甲　（回来）先生，咱们甭吃饺子了。

乙　您不是说了顶好吃饺子吗，怎么又不吃了？

甲　饺子费事啊。

乙　我看若不吃还省事。

甲　有这么句话嘛：“好厨子还怕包饺子呢”——又和面，又剁馅儿，又擀皮儿，又包，多费事啊。

乙　那咱们吃什么呢？

甲　咱吃面吧。

乙　又面啦？好嘛，这回连肉都没了。

甲　给您炸点儿八宝榛子酱，再给您打点儿三鲜卤，卤、酱您随便用，来点菜码儿：黄瓜、豌豆、豆芽菜、青蒜末儿、香椿；炒几个菜就酒。咱们就吃面啦。

乙　好吧，咱们就吃面吧。

甲　（欲下又回）先生——

乙甲　咱们甭吃面啦！

乙　我就知道又吹了嘛，咱们吃什么呀？

甲　咱们吃窝头吧。

乙　吃什么？

甲　窝头啊。

乙　若吃窝头，您就甭请我啦，您到我家吃去吧，我那儿每

天两顿儿，不改样儿。

甲　您吃那窝头，是什么样儿的？

乙　什么样儿啊，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儿。

甲　您跟我吃的不一样；我那儿的窝头，是底下一个尖儿啊，上头一个窟窿儿。

乙　嗬！掉过来啦？您这不是拿人开心吗？有拿窝头请客的？

甲　我这个窝头啊，有个别名儿；叫八宝儿窝头——伏地大槽糕——是拿棒子面儿、小米面儿、糜子面儿、栗子面儿四样儿面，拿糖水把它和在一块儿，里边儿搁上瓜子儿、榛子仁、核桃仁儿、杏仁儿、花生仁儿、青丝、红丝、玫瑰、木樨，搁点儿"启子"往起一发，蒸得了，又暄腾，又柔软；咱们再来他一碗八宝粥，换换口味——咱们吃甜的啦。您说怎么样？

乙　好哇。这么一说，比炖肉、饺子可好吃多了。那咱们就窝头了。

甲　窝头了。咱们明天见。（作欲下状）

乙　（自言自语）窝头我看还不准怎么样呢。

甲　（回来）……

乙甲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啦。

乙　我就知道嘛，那咱们吃什么啦。

甲　咱们喝点煤油吧。

乙　去你的吧。你把那两块钱还（读hái）给我吧，闹了半天你这儿拿我开心哪！又吃这个又吃那个的。

甲　我这是啊，拿您打哈哈。我真请您吃饭，甭上我家吃去了。我请您下馆子。

乙　下哪馆子呀？自来水管子——拿凉水灌我。

甲　干吗自来水管子呀，若不我请您下庄子。

乙　噉，下庄子（指兽医庄）给我灌点黄连——拿我当牲口？

甲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请您下饭庄子。

乙　下饭庄子！咱们到饭庄子门口，咱们先迈哪条腿进去呀？是先迈左腿呀？还是先迈右腿呀？是两条腿儿一块儿迈呀？咱到里头那儿，咱吃什么呀？

甲　我请您吃满汉全席。

乙　什么？满汉全席？你给我来领炕席怎么样？满汉全席里头有烤白薯吗？

甲　你这是看不起人，你以为我没吃过哪？

乙　这么样儿吧，你先说一说，满汉全席里都什么菜？你只要说对了几样儿，你甭请我，就自当我吃了。

甲　好吧，我若没吃过，我说不上来。

乙　那您就说吧，都是什么菜？

甲　有蒸羊羔没有？

乙　有，真有。再往下说？

甲　有蒸羊羔儿、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炉猪、炉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酥盘儿、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

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腰丝儿、烩鸭腰儿、烩鸭条儿、卤牲口、清拌腰丝儿、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鲇鱼、锅烧鲤鱼、炓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卤煮寒鸦儿、麻辣油卷儿、熘鲜蘑、熘鱼脯、熘鱼肚儿、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儿、烩鸽子蛋、烩白蘑、烩什件儿、炒银丝儿、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烩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儿、烩虾仁儿、熘腰花儿、烩海参、炒蹄筋儿、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耳、炒肝尖儿、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禽、炸汁儿、炸排骨、清蒸江牙柱、糖熘芡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鱼、糟熘鱼片、熘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倭瓜、炒丝瓜、酿冬瓜、熘鸭掌儿、焖鸭掌儿、焖笋、炝茭白茄干晒炉肉、鸭羹、蟹肉羹、鸡血汤、三鲜木须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氽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饸饹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晒炉肉、炖肉、黏炓肉、炓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熏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蜜腊肘子、锅烧肘子、扒肘条、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炸卷骨儿、烩散淡儿、烩酸燕儿、烩银丝儿、熘白杂碎、氽节子、

烩节子、炸绣球、三鲜鱼翅、栗子鸡、氽鲤鱼、酱汁鲫鱼、活钻鲤鱼、板鸭、筒子鸡、烩肠脐肚、烩南荠爆肚仁儿、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肝尖儿、烧肥肠儿、烧心、烧肺、烧紫菜儿、烧莲蒂、烧宝盖儿、油炸肺、酱瓜丝儿、山鸡丁儿、拌海蜇、龙须菜、炝冬笋、玉兰片、烧鸳鸯、烧鱼头、烧槟子、烧百合、炸豆腐、炸面筋、炸软巾、糖熘饹炸儿、拔丝山药、糖焖莲子、酿山药、杏仁儿酪、小炒螃蟹、氽大甲、炒荤素儿、什锦葛仙米、鳝鳗鱼、八代鱼、海鲫鱼、黄花鱼、鲥鱼、带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鸭决儿、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油泼肉、酱泼肉、炒虾黄、熘蟹黄、炒子蟹、熘子蟹、佛手海参、炸烹儿、炒芡子米、奶汤、翅子汤、三丝汤、熏斑鸠、卤斑鸠、海白米、烩腰丁儿、火烧慈姑、炸鹿尾儿、焖鱼头、拌皮渣儿、氽肥肠儿、炸紫盖儿、鸡丝豆苗、十二台菜、汤羊、鹿肉、驼峰、鹿大哈、插根儿、炸花伴儿、清拌粉皮儿、炝莴笋、烹芽韭、木须菜、烹丁香、烹大肉、烹白肉、麻辣野鸡，烩酸蕾、苏脊髓、咸肉丝儿、白肉丝儿、荸荠一品锅、素炝春不老、清焖莲子、酸黄菜、烧萝卜、脂油雪花儿菜、烩银耳、炒银枝儿、八宝榛子酱、黄鱼锅子、百菜锅子、什锦锅子、汤圆锅子、菊花锅子、杂烩锅子、煮饽饽锅子、肉丁辣酱、炒肉丝儿、炒肉片儿、烩酸菜、烩白菜、烩豌豆、焖扁豆、氽毛豆、炒豇豆、外加腌苤兰丝儿。

乙　嗄！这菜可真不少。

甲　你爱吃不爱吃啊？

乙　爱吃啊。

甲　好吃不好吃啊？

乙　好吃啊。

甲　我也得有钱啊？！

# 扒马褂

刘宝瑞　侯宝林　孙玉奎　整理

甲—逗哏。艺人。　　乙—捧哏。帮闲者。

丙—腻缝。少爷“秧子”。

乙　这回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甲　对！咱们仨人说一段。

丙　不！这回我唱一段。

甲乙　（同拦丙）你唱什么呀？净是俗套子，还唱哪？

丙　这回我唱新鲜的。

甲　你有什么新鲜的？不就是太平歌词吗？

丙　不是老调儿的，是新调儿的。

甲　成啦！新调儿的也别唱了，只顾您嗓子痛快了，你知道人家耳朵受得了受不了啊！你打算把大伙儿都气跑了是怎么着？

丙　合着我一唱就把人家气跑了！好！我不唱了！我走啦！让你行不行！

甲　你走也没关系，我们俩人说！

丙　你也别说了，你也得跟我走！

甲　我不走！

丙　你不走？好！把马褂给我脱下来。（扒甲的马褂）

甲　嗳……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乙　嗳……二位！二位！有话慢慢儿说，怎么回事啊？（把二人分开）

丙　要马褂！

乙　你要他马褂干嘛呀？

丙　干嘛？这马褂是我的。

乙　（问甲）这马褂是他的吗？

甲　是啊！

乙　那就给人家吧。

甲　你干嘛！帮凶！

乙　什么叫帮凶啊！穿人家的衣裳为什么不给人家哪？

甲　我不能给他。

乙　为什么哪？

甲　我怕他卖喽！

乙　咳！他扔了你也甭管哪！

甲　你说那个不行啊！我给他，我穿什么呀？

乙　这叫什么话呀？我问你这马褂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甲　啊！不错！是他的，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乙　跟谁手里借的？

甲　跟他妈手里借的。

乙　那也是他的东西呀！

甲　虽然是他的东西，咱不白穿啊！

丙　噢！你给拿过利钱？

甲　别看没拿利钱，可比拿利钱强。（向乙说）有一天，我出门有点儿事想借他的马褂穿穿。我就上他那儿去了。我说："大哥在家吗？"他妈打里边出来了："噢！老二呀！你大哥没在家，有什么事啊？"我说："大妈，我想借我大哥马褂穿穿。""噢！我给你拿去。"把马褂拿出来了，他妈跟我说："老二呀！你得照应你大哥点儿，他这人说话老是云山雾罩，没准谱儿，又爱说大话，一来就让人家问住。在外边呕了气，回到家里也找寻我们。如果他要叫人家问住的时候，你要在旁边，你可想着给人家解释解释，想主意给往圆满里说。"这马褂怎么是白穿哪？这比给他拿利钱强啊！

乙　噢！是这么回事。（向丙说）人家穿你这马褂也不白穿啊，人家还帮你的忙哪！

丙　帮忙？我刚一说唱一段，他说我打算把人家气跑了。

乙　说句笑话，您何必往心里去哪？这么办！您要愿意唱您就唱。

丙　唱什么呀？都叫他把我气晕了，说吧！

乙　嗳！说可是说，您可别云山雾罩！

丙　这叫什么话呀？就凭我这学问，怎么能云山雾罩哪！他刚才说我叫人家问住，那不是问住，因为我这人学问太大了，我说出话来，那些人不懂，成心要跟我抬扛。我一看那些人不懂哪，我赌气了就不理他们啦，这样就好象我叫人家问住了，其实不是。再说，就凭我这学问，

能叫人家问住吗？您说什么事情咱不知道啊。就拿昨天说吧，我说得刮风，结果半夜里就起风了。

乙　倒是有点儿风。

丙　有点儿风？风可大了，整刮了一宿啊。嗳！我家里有一眼井您知道吗？

乙　不就靠南墙那个吗？

丙　是啊！您就知道那风多大了，一宿的工夫，把井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乙　什么？

丙　把井给刮到墙外边去了。夜里我正睡觉哪，愣叫大风给吵醒了。我听着咣噔咣噔的，溅了一窗户水。天亮我这么一瞧，院里井没了，开大门一瞧，井在墙外头哪！

乙　没听说过。

丙　这我能说瞎话吗？你若不信，你问他去（指甲）。

乙　（问甲）跟您打听点儿事，您说风要刮得太大了，能把井刮到墙外边去吗？

甲　象话吗？井会刮到墙外边去了？

丙　（扒甲马褂）你把马褂脱下来吧！

甲　嗳！你不是不要了吗？

丙　不要啊！我家里那眼井刮到墙外边去了，你怎么说不知道哪？（要扒甲马褂）

甲　噢！（向乙说）他家里那眼井啊？

乙　是啊，

甲　不错，是刮出去了。

乙 是刮出去了？那就问你吧，怎么刮出去的？

甲 你听着呀，不是他家里那眼井吗？井，你懂吗？就是里头有水！

乙 废话！井里怎么会没水呀，我问你怎么刮出去的？

甲 怎么刮出去的？你听着呀！他不是……他这个……啊！他那个井啊！横是水浅了，压不住了，刮出去了！

乙 不象话！就算是干井也刮不出去呀？

甲 你说刮不出去，眼睁睁的刮出去了！

乙 怎么刮出去的哪？

甲 你听着呀！你不是问他家那井怎么刮墙外边去了吗？因为他家那墙太矮了！

乙 墙矮也刮不出去呀？

甲 他家那墙不是砖墙。

乙 土墙也刮不出去呀？

甲 是篱笆墙，篱笆你懂吗？

乙 篱笆我怎么不懂啊！

甲 懂？啊！懂就完了！

乙 什么就完了？我问你这井怎么会刮到墙外边去了？

甲 还没明白哪？

乙 你说什么啦？

甲 你不是问这井吗？噢！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家那篱笆墙年头儿太多了，风吹日晒的，底下糟了，离着这井也就有二尺来远。那天忽然来了一阵大风，篱笆底下折了，把墙鼓进一块来，他早起来这么一瞧，困眼朦胧的："哟！

怎么把我这井给刮到墙外边去了？”就这么给刮出去的。

乙　噢！这么回事？

甲　嗳！你明白了吧？（摆手叫丙）过来吧！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丙　我说话不是爱抄近吗？

甲　你抄近？我可绕了远啦！你瞧出这脑袋汗。

丙　（指乙）这人也死心眼。

甲　也没有你那么说的呀！这马褂怎么样？

丙　你再穿半拉月。

乙　（自言自语）嗬！这马褂可真有好处，明儿我也得多做俩马褂。

甲　（向丙说）你说话可留点儿神吧。

丙　我知道啊！（向乙说）这不是说瞎话吧？墙进来了，井可不就出去了。

乙　没有象你这样说话的。

丙　修理修理这墙，花了好几十！这挡子事刚完，跟着又一挡子事！

乙　什么事哪？

丙　上月我买个菊花青的骡子，您大概听说了？四百多块！您说这不是该着倒霉吗，那天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乙　是云山雾罩！那么大个儿骡子会掉茶碗里烫死啦？骡子多大，茶碗多大呀？

丙　大茶碗！

乙　大茶碗还有房子那么大的茶碗？没这个事！

丙　这我能说瞎话吗，有人知道啊！

乙　谁呀！

丙　他！（指甲）

乙　（问甲）嗳！问你一档子事，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给烫死了，你说有这事吗？

甲　你还没睡醒哪？骡子会掉茶碗里……

丙　（扒甲的马褂）把马褂脱下来吧！

甲　嗳！……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再穿半拉月吗？

丙　半拉月，半年都没关系，我那骡子掉茶碗里给烫死了，你为什么装不知道哪？

甲　噢！他那骡子掉茶碗里给烫死了，不错！有这么回事。

乙　这马褂劲头儿真足啊！有这么回事？好！那干脆问你吧？这骡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烫死了？

甲　这我知道啊，我看见啦！

乙　怎么烫死的哪？

甲　是这么回事，你不是问他这骡子怎么掉茶碗里烫死的吗？告诉你！因为他那骡子讨厌，他也没有留神，所以掉茶碗里烫死了！

乙　不象话！那茶碗多大？那骡子多大？那能烫得死吗？

甲　嗐！你这人真糊涂，它不是尽烫啊，它是连淹带烫，这么死的。

乙　更不象话啦！那茶碗连个骡蹄子也下不去呀？

甲　这不是巧劲儿吗？

乙　没听说过！越说越不象话啦！

甲　你认为这不象话，那可就没办法啦！总归一句话，也是这骡子命该如此！

乙　什么叫命该如此？他那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你不是瞧见了吗？我问你茶碗里怎么会烫死骡子？

甲　咳！什么骡子呀，你听错了，他说的是螺蛳，是吃的那螺蛳，那要掉茶碗里还不烫死啊！

乙　（问丙）噢！您说的是螺蛳？

丙　不是！是骑的那骡子哟！

甲　骑的那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丙　啊！

甲　（自言自语）骑的那骡子？噢！我想起来了。什么茶碗呀，大概是唐山那边有个地方叫茶碗。

丙　不对！是喝茶的那茶碗。

甲　嗬！真要命！喝茶那茶碗烫死骡了？

乙　怎么烫死的哪？

甲　他是这么回事，噢，我想起来啦！对啦！这就对啦！

乙　什么对啦！怎么烫死的呀？

甲　您知道有个冯四爷吗？

乙　哪个冯四爷？

甲　草垛儿冯家。

乙　我问你怎么烫死的骡子，你跟我说冯四爷干嘛呀？

甲　你别忙呀！他这骡子与冯四爷有关系。那天，冯四爷生

旧。（指丙）他去了，骑着他那新买的骡子。冯四爷说：“噢，您来了，给车钱了吗？”他说：“我骑着骡子来的。”冯四爷说：“对啦！我听说你新买一个骡子挺好？”他说：“脚程还挺快。”冯四爷说：“我瞧瞧！”出来一瞧：“嗬！这骡子好啊！”冯四爷这么一夸好，他这人也挺外场：“好啊，四爷！你知道我干嘛来了？就为给你送骡子来了，这算送给您啦。”冯四爷说：“那可不成！君子不夺人之美，我不要。”他当时直起誓！冯四爷说：“好！……那就这样办啦，我书房里的东西，你随便拿一样吧，你要不拿我可不要。”他这人也挺直爽：“好！我拿一样。”到书房一瞧，桌上摆着一个蝈蝈葫芦，真是：“沙河刘”本长儿，带金丝胆，里边这个大蝈蝈碧绿。“我就要你这个啦！”四爷说：“你带起来吧，”他就揣起来了。吃完饭回家，走在半道上他渴啦，一瞧有一个茶馆儿，到里头沏了一壶茶，他倒上一碗。茶馆儿里什么人都有，也有养鸟的，也有养蛐蛐的，有一个人拿着一个蝈蝈：“二哥您瞧我这蝈蝈，新买的，两块呀！您瞧瞧。”他在旁边瞧着直生气！心说：“你那个干嘛呀！瞧我这个。”把葫芦掏出来，一打盖儿，把里边的胆给带出来了，这蝈蝈在里头闷了半天啦，这一见亮，往外一蹦，正蹦到茶碗里。刚倒上的热茶，那还不烫死吗？就这样掉茶碗里给烫死啦！

乙　他说烫死的骡子！

甲　嗬！你这人可真糊涂，他拿骡子换的蝈蝈，烫死蝈蝈不就跟烫死骡子一样吗？

丙　嗳！是这么回事，你明白了吧？

甲　（问丙）你这是怎么说话哪？这叫我怎么说呀？

丙　行！你真有两下子！

甲　这马褂怎么样啊？

丙　再穿一个月！

甲　你说话留点神吧，别云山雾罩啦。

丙　好……（向乙说）您听明白了吧，我这人从来就没说过瞎话！就这骡子四百多块，刚买来就烫死啦！您说这不是倒霉吗？好在我也不在乎这个，咱们拿钱不当钱啊！

乙　当命！

丙　当命？你是没跟我一块走过，你是不知道，我前几天请客就花了一百多。

乙　你请谁呀？

丙　冯三爷、王四爷、李五爷、张六爷。

乙　这些位我都不认识呀。

丙　当然你不认识呀，你跟这些位交不到一块儿啊。我跟这些位是莫逆，常在一块儿吃吃喝喝，就前几天我们吃这顿饭，一百多，我给了。

乙　哪儿吃的？

丙　前门外，都一处。

乙　就是鲜鱼口把口路东那小饭馆呀！

丙　啊！

丙　花个百八十的倒没什么，那天呕了一肚子气。

乙　为什么哪？

丙　咳！别提了！那天我们在楼上吃，正挨着窗户。我们坐下一瞧，楼窗关着哪，我让跑堂的把窗户打开，跑堂的不打，说："怕进苍蝇！"说完了他就出去拿菜牌子去啦。一赌气我把窗户打开了。大伙儿坐下想菜，正想着哪，就在这功夫，就听楼底下，扑楞扑楞！扑楞扑楞！顺着楼窗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啪！正落到桌上。我赶紧就按住啦，一瞧，好，没脑袋！大伙就说："咳！这是飞来凤呀，吃吧！"一吃，还挺热火。

乙　哎……您先等会儿吃罢，烤鸭子会飞，我头一回听说，这象话吗？

丙　怎么不象话呀？要不信你问他去呀。（指甲）

乙　他知道？（指甲）

丙　当然啦！

乙　（问甲）哎！我问你，有几个人在楼上吃饭，顺楼窗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你说这是怎儿回事情哪？

甲　你这都是哪儿的事啊？烤鸭子？活鸭子也不会飞呀？

丙　（扒甲的马褂）脱下来！脱下来！

甲　嗳……怎么回事！不是说再穿一个月吗？

丙　再穿一年也没关系。那天跟冯三爷一块儿吃饭，顺着楼窗飞下一只烤鸭子来，你忘了？

甲　噢！你说咱们那天吃饭飞上一只烤鸭子来！不错！有这么回事。

乙　又有这么回事啦！那我问你吧，这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哪？

甲　是这么回事，那天我们在……啊……(问丙)哪儿吃的？

丙　前门大街，都一处啊！

甲　嗳！对啦！啊……你知道吗？都一处是在前门大街，一拐弯儿可就是鲜鱼口，口里不是有个卖烤鸭子的便宜坊吗？因为他那儿卖烤鸭子，是从他那儿飞出来的。

乙　没听说过！卖烤鸭子就满处飞烤鸭子！卖烧饼哪，就满处飞烧饼？

甲　那你说这话不对，烧饼没翅膀，鸭子有翅膀呀！

乙　废话！烤鸭子也有翅膀？再说这鸭子没脑袋呀，没脑袋的鸭子能飞吗？

甲　您说它不能飞，现在它就飞上去啦！

乙　这更不象话啦！

甲　你一听就象话啦，这是个巧劲儿。

乙　巧劲儿？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哪？

甲　你听着呀！烤鸭子，这个……烤鸭子你看见过没有？

乙　废话！烤鸭子谁没看见过呀？

甲　烤的时候你看见过吗？

乙　不知道！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甲　告诉你，烤鸭子是这么一个炉，就跟小房子似的，上头是铁条，底下是火，这鸭子有拿钩儿挂脖子烤的，有拿叉子举着烤的。他说这个就是拿钩挂着脖子烤的，底下一烧，把这鸭烤得直流油啊，这鸭子烤得就这样啦，憋

得出不来气儿了，这鸭子："哎哟！哎哟！……这可太热喽！实在受不了啦！"鸭子这么一想"我呀，飞了飞了吧！"这不是就飞了吗？这您明白了吧？

乙　我呀？更糊涂啦！宰的鸭子，又煺了毛，已经是死的了，让你这么一说，烤着半截儿这鸭子又活了？哎呀！这马褂给人家在意点儿穿吧！（给甲撣马褂）

甲　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烤鸭子不是还是鸭子吗？

乙　就是鸭子，我问你，甭管死活，它没有翅膀，能飞不能飞？

甲　噢！是这么回事！那天我们坐到楼上还没要菜哪，楼底下就出事啦。

乙　出什么事啦？

甲　施家胡同孙五爷家里在便宜坊叫了一只烤鸭子。烤熟了，小徒弟给送去，要是两只鸭子好办，用扁担挑着，这是一只鸭子就得拿小扁担窝着。小徒弟出了鲜鱼口往南一拐，没留神，这扁担正杵在人家腮帮子上啦："嗳！你往哪儿杵啊？""没看见，对不起！""没看见，你长眼是干嘛的？"小徒弟也不会说话："啊！碰一下也不要紧啊！""什么不要紧啊？"袖子一卷，拳头一晃，朝小徒弟脑袋上打来。小徒弟急了，抡起扁担就打。他忘了，后边还挂着一只鸭子哪。他这么一抡扁担，鸭子脑袋掉了，把鸭子给抡出去了。我们这儿坐的那地方正是临街的窗户，顺着楼窗正把这只鸭子抡进来。啪！正掉在我们这张桌子上，还热着哪。大家就说："嗳！烤鸭

子会飞上来了！”你明白了吧！

乙　那怎么叫飞上来的哪？那是抡上来的呀！

丙　嗳！对……就是这么回事！

甲　（拉丙）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哪？烤鸭子会飞吗？越说越不象话了！

丙　你真成！

甲　这马褂怎么样啊？

丙　再穿仨月，没关系！

甲　那你说话也得留点神，干脆咱们走吧？

丙　这就走，再说两句。（向乙说）吃完饭，有人约我去听戏。我说：“不行，这两天我净熬夜，困得厉害，今天我得早点睡。”“分手以后，我就回家了。到家里喝了点儿水就睡了，刚睡着，外边把我吵醒了。

乙　怎么啦？打架的？

丙　不是！我听我们院里石头台阶底下，“嘟儿嘟儿”蛐蛐叫唤。我最喜欢这草虫啊，把我媳妇叫醒了，我说：“咱们拿灯照照。”她端着灯，刚到台阶那儿，就听这蛐蛐“嘟儿嘟儿”没在台阶底下，跑了！

乙　跑哪儿去了？

丙　跑车站去了。追到车站，再一听，这蛐蛐“嘟儿嘟儿”到杨村了！我们两口子又追，追到杨村，一听，这蛐蛐“嘟儿嘟儿”到天津了！追到天津，一听，这蛐蛐“嘟儿嘟儿”到唐山了！追到唐山小山那儿，就听“嘟儿嘟儿”在那儿叫哪。我们两口借来镐头就刨啊。刨呀！刨

呀！一直挖到山海关，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往外一蹦，我一瞧啊，嚄！这个儿太大了！这脑袋，比这屋子小不了多少！连须带尾够十四列火车那么长！（甲解马褂钮扣，一边解一边听）这两根须，就跟两根电线杆子似的！俩眼睛，就跟两个探照灯似的！

乙　结果怎么样哪？

丙　怎么样啊！逮着了！弄线儿拴回来了。（甲脱马褂搭在丙的肩膀上，丙不知道还说）明儿你到我们家里瞧瞧去，叫唤的可好听了，"嘟儿嘟儿"。

乙　行啦！行啦！你说的这都不象人话了！哪儿有这事啊？

丙　又不信啊！不信你问他去。（指甲）他看见了。

乙　（问甲）问你一档子事情？

甲　有个蛐蛐连头带尾十四列火车那么长？两根须跟电线杆子似的？俩眼睛象探照灯似的？

乙　噢！看见了？

甲　没这事，胡说八道！

丙　（问甲）嗳！我说的。

甲　你说的也不知道！

丙　怎么哪？

甲　马褂给你啦！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优秀相声选
作者=本社编
页数=265
SS号=10124432
出版日期=